

第七章、邊地佛教之發展

第一節、佛教的向外發展

第一項、佛教中國與邊地

(p.397~p.403)

上開下仁法師指導
釋振宗敬編
2011/10/31

一、佛教的中國與邊地

佛教廣大流行起來，在佛化的區域內，首先出現了佛教中國（Madhyadeśa janapada）與邊國（pratyanta janapada）的分別。

（一）邊地佛教與中國佛教形成之原由

大迦旃延（Mahākātyāyana）遊化到阿槃提¹（Avanti），教化億耳（Śroṇakoṭikoṭikarṇa）出家，因為當地的出家人少，得不到十師而延遲了受具足戒的時間。受戒後，億耳到舍衛城（Śrāvastī）來見佛，佛才方便的制定：邊地可依五師受具足戒。²

※從此，佛教有了中國與邊地的分別。

（二）依佛陀有沒有遊化到的區域定義「中國」與「邊地」

依佛教的定義，

◎佛陀在世遊化到的區域，是「中國」。

◎佛不曾到達，沒有佛法或佛法經弟子們傳來的區域，是「邊地」。

二、佛教的文化中心區—「佛教中國」區域的界定

（一）佛教中國的概念乃延用當時婆羅門之用法

婆羅門教舊有中國的名稱，是婆羅門教的教化中心區；佛教也就以佛的遊化區為中國——佛教的文化中心區，並由此而向外延申出去。

（二）佛教中國的界限

1、敘述前田慧學之看法

佛教中國的界限，出於律典而略有不同³：

¹ 印順導師著，《以佛法研究佛法》p.25~26：「阿槃，即阿槃提，十六國中也有，尤為佛教界熟悉的地方。阿溼波與阿槃提，本為兩國，十六國中也如此。他雖是同源異流，但確已分為兩國，分頭發展到彼此不通了。上座系的律師們，把阿溼波與阿槃提看作一處……詳考律家的本意，阿槃提即阿波蘭多迦，不但不在旁遮普以西，而且還應該遠在孟買的東北。」

² 《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卷 21(大正 22，144a13-b4)；《四分律》卷 39(大正 22，845b7-29)。

³ [原書 p.402 註 1] 《銅鑠律》〈小品〉(南傳 3，348~349)。《十誦律》卷 25(大正 23，181c~182a)。《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皮革事》卷上(大正 23，1053a)。《四分律》卷 39(大正 22，846a)。又 Divyāvadūna 所說，與《皮革事》大同。

	《銅鑠律大品》	《十誦律》	《根有律皮革事》	《四分律》
東	Kajaṅgala mahāsālā 以外	伽郎婆（娑？）羅聚落	奔茶林奔茶水	白木調國
東南	Sallavatī nadī			
南	Setakaṇṇika nīgama	白木聚落	攝伐羅佛底水	靜善塔
西	Thūṇa Brāhmaṇagāma	住婆羅門聚落	鄒波罕吐奴婆羅門村	一師梨仙人種山
北	Usīraddhajapaddata	優尸羅山不遠蒲泉薩羅樹	喞尸羅山	柱
東北		竹河		

比較不同的傳說，《十誦律》與《銅鑠律》最相近，只是《銅鑠律》多一東南方，《十誦律》多一東北方。

（1）東方的邊界

東方的 Kajaṅgala，

◎即《大唐西域記》的羯朱喞祇羅國，在瞻波⁴（Campā）以東四百餘里⁵，推定為現在的 Rājmaḥāl，地在恆河右岸。

◎《根有律皮革事》作「奔茶水奔茶林」，那顯然是越過恆河，到達《西域記》所說的「奔那伐彈那」（Pūrṇavardhana）⁶，或譯分那婆陀那（見《阿育王經》）了。

（2）西方的邊界

西方的「住婆羅門聚落」，

◎推定為現在的 Sthaneśvara，即《西域記》所說的薩他泥溼伐羅國⁷，地在摩偷羅⁸（Madhurā）附近。

◎傳說佛沒有入摩偷羅城，因為摩偷羅城有五種過失：1、地不平正，2、多塵，3、狗兇猛，4、夜叉暴惡，5、乞食難得⁹，所以摩偷羅在中國邊緣以外。

（3）北方的邊界

北方的優尸羅山，推定為現在 Haridwar（哈里瓦）以北的 Usira-giri 山。

（4）南方的邊界

南方的地點不明。

2、導師之看法

（1）近代研究成果，大致可信

⁴ [1]印順導師著，《以佛法研究佛法》p.20～p.33：「恆河下流，東南向流入大海。在恆河西南岸，有瞻波大城，這是古代央伽國的首府。釋尊時代的瞻波，約在現在的 Bhāgalpur 附近。」

[2]印順導師著，《印度之佛教》p.29：「釋尊教化凡四十五年，其足跡所及，東至瞻波，西至拘睢彌及摩偷羅，南至波羅奈，北至迦毘羅衛；猶不出恆河流域。」

⁵ 《大唐西域記》卷 10（大正 51，927a2-3）。

⁶ 《大唐西域記》卷 10（大正 51，927a13-14）。

⁷ 印順導師著，《以佛法研究佛法》p.37：「《西域記》（卷 4）說：薩他泥溼伐羅國的大城四周，稱為「福地」；此福地，即拘羅。」

⁸ 印順導師著，《佛教史地考論》p.144～p.145：「恆河下流的東方系，如華氏城，毘舍離，央伽，都是大眾系的化區；而西方上座系，以恆河上流的摩偷羅為中心；拘舍彌（Kauśāmbī）舍衛（Śrāvastī），阿槃提等，也是屬於西方的。」

⁹ [原書 p.402 註 2]《增支部》〈五集〉（南傳 19，356）。《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卷 9（大正 24，41c）。

這是近代研究所得的一般結論¹⁰，大致可信。

〔2〕對南方之考察提供看法

但佛教中國的南方，經中佛與舍利弗（Śariputra）、阿難（Ānanda）、富蘭那（Purāṇa）等，都有從南山（Dakṣiṇāgiri）到王舍城（Rājagṛha）的記錄¹¹。南山不會遠在阿槃提，應在王舍城以南，遠也不會越過赤道線。¹²

〔3〕肯定前田慧學之考究成果

《原始佛教聖典之成立史研究》，對「佛陀教化及其地區」，從經律中所說的遊歷路線，聖典所載的說法處所，成道後安居的地點，歸納出佛陀遊化的地區，大致與佛教中國相合¹³。

〔三〕佛陀遊化往來路線

1、赤沼智善的看法

赤沼智善《原始佛教之研究》，所說佛陀遊化往來路線：

〔1〕向東遊歷路線

如從舍衛城出發，經沙祇（Sāketa）、阿荼脾（Aṭṭvī）而到拘睢彌¹⁴（Kauśambī）。從此向東，經波羅奈¹⁵（Bārāṇasā）到王舍城。

〔2〕向北遊歷路線

王舍城北上，經巴連聚落（Pāṭaligāma）——後來的華氏城，渡河到毘舍離¹⁶（Vaiśālī）。向北經波婆（Pāvā）、拘尸那（Kusinagara）¹⁷，

〔3〕向西遊歷路線

轉西到迦毘羅城（Kapilavastu），再進又回到了舍衛城¹⁸。

2、導師的歸納：佛陀遊化的地區是恆河中下流域，以此而向外擴展

這一主要的遊行圈，從王舍城到舍衛城，東西兩大重鎮，包括當時的主要化區。

◎從王舍城向東，到瞻波，更東到羯朱唵祇羅¹⁹。

◎從王舍城向南，到南山。

◎從拘睢彌（或舍衛城）向西，到摩偷羅附近，或向西北到拘留（Kuru），那是現在的Dehli（德里）一帶。

¹⁰ [原書 p.402 註 3]前田慧學《原始佛教聖典之成立史研究》所引(p.90~92)。

¹¹ [原書 p.402 註 4]赤沼智善《印度佛教固有名詞辭典》(p.142)。

¹² 按：印度並未有赤道線經過，以理推之，此應指北迴歸線。

¹³ [原書 p.402 註 5]前田慧學《原始佛教聖典之成立史研究》(p.55~88)。

¹⁴ [1]印順導師著，《佛教史地考論》(p.293)：「在聲聞乘的經律中，敘到佛教僧團內部的糾紛，一致說開始於拘睢彌。釋尊在世的時候，已有過律師與三藏的大爭論，甚至不肯接受釋尊的勸解。所以拘睢彌成為是非爭執的象徵；檢讀廣律，即可明白。」

另可參閱《摩訶僧祇律》卷 12(大正 22, 327b19-328a16)；《四分律》卷 43(大正 22, 882c23-883c2)。

[2]《大唐西域記》卷 5(大正 51, 898a1-5)。

¹⁵ 《大唐西域記》卷 7(大正 51, 905a29-b8)。

¹⁶ 《大唐西域記》卷 7(大正 51, 908a28-b5)。

¹⁷ 印順導師著，《印度佛教思想史》p.15~16：「釋尊八十歲那年，在毘舍離安居。身體衰弱有病，自己說如「朽車」那樣。安居三月終了，率領阿難等比丘，向北方遊行。在波婆，受純陀的供養飲食，引起病勢的急劇變化。勉力前進到拘尸那，就在這天半夜裏，釋尊在娑羅雙樹間般涅槃(parinirvāṇa)了。」

¹⁸ [原書 p.403 註 6]赤沼智善《原始佛教之研究》(p.391、p.443)。

¹⁹ 《大唐西域記》卷 10(大正 51, 927a4-14)。

※佛陀遊化的地區，是恆河流域，主要是中下流域。佛教以這一地區為中心，而向外擴展開來。

三、佛教向邊地的擴展—「佛教邊地」發展的重心

（一）佛法不一定在都市，但高文明的都市，對教化的開展有著重要的意義

- ◎在佛陀的遊化區域中，東方摩竭陀（Magadha）的王舍城，西方拘薩羅（Kośalā）的舍衛城，是佛化的兩大重鎮。
- ◎佛法不一定在都市；依後代的佛教史所見，佛教的力量源泉，並不在都市。但文化高，經濟繁榮地區，尤其是政治重心的都市，對教化的開展來說，到底是非常重要的。

（二）佛教中國的向外開展

1、北、南、東方環境限制，發展不易

- ◎佛教中國的向外開展，北是希馬拉耶山區（Himalayan），南是南山，在當時是文化經濟的落後地區，離政治中心又遠，所以向南北發展是不容易的。
- ◎向東，渡過恆河是奔那伐彈那；再向東又是大河，那是遠從西藏方面流來的布拉馬普特拉河（Brahmaputra）。大河障隔，那邊的文化經濟都落後，所以佛教向東發展的，是沿恆河而下到海口；再沿海岸向南，或乘船到海外。

2、向西方發展為重心

- ◎東、南、北，受到環境的限制，所以佛教的向外發展，重心放在向西——恆河上流而推進。
- ◎釋尊時代就有大迦旃延的開化阿槃提，富樓那（Pūrṇa）的教化西方輸盧那（輸那西方 Sunāparantaka），積極的向西方邊地推進了。

（三）向西的開展，形成邊地佛教與中國佛教的對抗

在佛教向西開展中，出現了中國與邊國，邊地佛教與中國佛教對抗的事實。

1、佛世時的對立傾向

（1）佛晚年定居西方的舍衛城

據釋尊四十五年安居的傳說，在成佛二十年以後，一直都在舍衛城安居（末年在毘舍離）²⁰。傳說阿難侍佛二十五年²¹。這可以理解出：在釋尊教化的後半期，定居舍衛城的時間多，而早期宏化東方的王舍城，反而少去了。²²

（2）恆河東方的信樂苦行

- ◎恆河南岸（東方）的「摩竭、鴛伽²³二國人，皆信樂苦行」²⁴，這也許是提婆達多

²⁰ [原書 p.403 註 7]《僧伽羅刹所集經》卷下（大正 4，144b）。前田慧學《原始佛教聖典之成立史研究》所引南傳資料（70～72）。

²¹ [原書 p.403 註 8]《中阿含經》卷 8〈4 未曾有法品〉（大正 1，473b19-c9）。

²² 印順導師，《印度佛教思想史》p.14：「釋尊一直在恆河兩岸，平等的施行教化。五十多歲後，體力差些，雖也遊行教化，但多住在舍衛城。」

²³ [1]印順導師著，《以佛法研究佛法》（p.29）：「鴛鴦，即鴛伽或央伽，為恆河下流的大國，瞻波城是他的首府，所以《典尊經》說『鴛鴦瞻婆城』。如《西域記》（卷 10）的伊爛拏鉢伐羅，瞻波，羯朱嚙祇羅等國，釋尊的時代，都泛稱『央伽人間』。」

[2]印順導師著，《以佛法研究佛法》p.64：「從毘舍離南行，渡過恆河，就是摩竭陀國，首府是王舍城。恆河下流，有央伽國，首府是瞻波城。但在釋尊的時代，央伽已附屬摩竭陀了。這一區域，經中沒有說到他的種種民族，但泛稱為摩竭人間，央伽人間。摩竭與央伽，似乎都是種族名而化為國名的。」

(Devadatta) 的「五法是道」²⁵，摩訶迦葉²⁶ (Mahākāśyapa) 的「頭陀行」，受到相當推重的原因！

(3) 後來西方系與阿毘達磨密切相關之原因

◎佛多住舍衛城，舍利弗與大目犍連 (Mahāmaudgalyāyana)，成為協助教化的「雙賢弟子」²⁷，被稱為眾比丘的生母與養母²⁸。舍利弗與大目犍連的學風，是與阿毘達磨 (Abhidharma) 密切相關的²⁹。

2、佛滅後對立傾向的形成

(1) 第一次結集—已逐漸形成東(重法)西(重律)二大系

◎到了佛入涅槃，王舍城舉行結集：大迦葉是上座，阿難集出「經」³⁰，優波離 (Upāli) 集出「律」，成為佛教界公認的大德。

◎後來，阿難留在華氏城 (Pāṭaliputra) 與毘舍離宏法；而重律的，卻與西方(論法)系融合而向西發展。

※東方是重法(經)的，西方是重律而又重阿毘達磨的，兩大系逐漸形成。

(2) 第二次結集—東西二系的明顯分化

A、為東方比丘的受取金銀而發生爭端

◎佛滅百年³¹ (一世紀中)，為了毘舍離跋耆 (Vṛjī) 比丘³²的受取金銀，引起西方與東

²⁴ [原書 p.403 註 9]《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卷 25 (大正 22, 164b1)。

²⁵ [1]《毘尼母經》卷 4(大正 24, 823a17-19):「提婆達多破僧有五法:一者、盡形壽乞食,二者、糞掃衣,三者、不食酥鹽,四者、不食肉魚,五者、露坐。」

[2]《大毘婆沙論》卷 116 (大正 27, 602b26-c4):「如提婆達多言我是大師,非沙門喬答磨五法是道,非喬答磨所說八支聖道。所以者何?若能修習是五法者速證涅槃,非八支道。云何五法?一、盡壽著糞掃衣,二者、盡壽常乞食,三者、盡壽唯一坐食,四者、盡壽常居過露,五者、盡壽不食一切魚肉血味鹽酥乳等。」

²⁶ 《增壹阿含經》卷 20 (大正 2, 647c4-9):「諸有頭陀之行具足法者,無有出尊迦葉上也。世尊亦說,我弟子中第一比丘頭陀行者,所謂大迦葉是。今長者快得善利,乃使賢聖之人來至此間乞食,我觀此義已,故作是言,善自護口,莫誹謗賢聖之人,言作幻化,此釋迦弟子皆有神德,當說此語。」

²⁷ [原書 p.403 註 10]「雙賢弟子」,見《銅鑠律》〈小品〉(南傳 3, 77)。《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卷 16 (大正 22, 110b)。《四分律》卷 33 (大正 22, 799a)。《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出家事》卷 2 (大正 23, 1028a)。

²⁸ [原書 p.403 註 11]《中部》(141)〈諦分別經〉(南傳 11 下, 350)。《中阿含經》卷 7〈分別四諦經〉(大正 1, 467b15-20):「舍梨子比丘廣教、廣示此四聖諦,分別、發露、開仰、施設、顯現、趣向時,令無量人而得於觀,舍梨子比丘能以正見為導御也。目犍連比丘,能令立於最上真際,謂究竟漏盡。舍梨子比丘生諸梵行,猶如生母;目連比丘長養諸梵行,猶如養母。」

²⁹ [原書 p.403 註 12]拙作《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p.56~59)。

³⁰ 《摩訶僧祇律》卷 32 (大正 22, 491b29-c20):「長老阿難,汝但集法藏,如法者隨喜,非法者臨時當知。時尊者阿難即作是念,我今云何結集法藏?作是思惟已,便說經言:如是我聞,一時佛住鬱毘羅尼連河側菩提曼陀羅,尊者阿難適說是語,五百阿羅漢德力自在者,上昇虛空咸皆喟歎,我等目見世尊,今已言聞,悉稱南無佛已還復本座。爾時阿難說此偈言:『勤修習正受,見諸法生滅,知法從緣起,離癡滅煩惱。勤修習正受,見諸法生滅,知法從緣起,證諸法滅盡。勤修習正受,見諸法生滅,知法從緣起,摧伏諸魔軍。勤修習正受,見諸法生滅,知法從緣起,如日除眾冥。』尊者阿難誦如是等一切法藏,文句長者集為長阿含,文句中者集為中阿含,文句雜者集為雜阿含。所謂根雜、力雜、覺雜、道雜,如是比等名為雜。一增、二增、三增乃至百增,隨其數類相從,集為增一阿含。」

³¹ 印順導師著,《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p.28:「毘舍離結集:『佛滅一百年,佛教界發生嚴重的論諍。持律者耶舍(Yāsa),在毘舍離遊行,見當地的跋耆(Vṛjī)比丘,在布薩日,接受信眾金銀的布施。耶舍以為非法,提出異議,因而受到毘舍離比丘的擯逐。據上座部(Sthavira)系各律所說,當時跋耆比丘的非法,共有十事;但受取金銀,仍看作引起紛爭的主因。』」

³² 印順導師著,《以佛法研究佛法》p.57:「跋耆比丘的說辭中,有值得注意的話:『大德!彼波夷那,波

方的大爭論。當時舍衛國佛教，已失去領導地位；西方系的中心，已移到摩偷羅。

◎三菩陀——商那和修（Sāṇavāsi）在摩偷羅教化；西方的支持者，波利耶（Patheyya）比丘，阿槃提、達瞿（Dakṣiṇa）比丘。

◎當時的論爭，跋耆比丘宣說：「一切諸佛皆出東方，長老上座莫與毘耶離中國比丘鬥爭」³³！這是東方與西方，也是中國與邊地佛教的抗爭，而勝利屬於邊地的西方。

◎勝負的關鍵，在拘舍彌的離婆多³⁴（Revata）。商那和修他們，想獲得他的支持，遠遠的來訪問他，他聽見就先走了。一直追蹤到薩寒若（Sahajāti）³⁵，離婆多為他們的熱誠所感動，加入了西方陣營³⁶。從他起初一直走避來說，顯然並不想參預雙方的爭執。

◎在地理上，拘舍彌是佛教中國的西部，可說在東西之間。國名跋蹉（Vatsa. P. Vamśa），即「犢（子）」。

B、此時佛教分頭發展之情勢

佛教發展到七百結集時代，由於佛教的分頭發展，區域遼遠，師承不同，分化的情勢已逐漸表露出來。

◎如華氏城、毘舍離一帶的東方系，是大眾部（Mahāsaṃghika）的前身。

◎跋蹉的拘舍彌一帶，後來的犢子部（Vātsīputriya），就依此而發展出來。

◎摩偷羅是西方：由摩偷羅而南下的，阿槃提、達[貝+親]比丘，是分別說部（Vibhajyavādin）的前身。

◎摩偷羅與拘舍彌，有過長時期的融合；其後由摩偷羅而向西北發展，成為說一切有部（Sarvāstivādin），犢子部也就分離了。

※這一形勢，就是佛教破散為三眾或四眾的實際意義³⁷。

四、總結：邊地佛教的發展為部派分化的重要原因

邊地佛教的發展，為重法與重律——部派分化的重要原因。

梨二國比丘共爭；世尊出在波夷那，願大德助波夷那比丘」（四分律卷 54）。《十誦律》（卷 60）說：「毘耶離比丘是有法語；阿槃提、達瞿那、婆多國諸比丘不是法語。一切諸佛皆出東方，長老上座莫與毘耶離中國比丘鬥爭」。「佛出東方」，「佛出波夷那」，這是毘舍離諸跋耆比丘（即波夷那比丘）的所以自信為更能窺見釋尊真諦的地方。當時東方系比丘《五分律》（卷 30）作「毘舍離諸跋耆比丘」；《四分律》（卷 54）作「毘舍離跋闍子比丘……波夷那比丘」；《十誦律》（卷 60）與《僧祇律》（卷 33）作「毘舍離諸比丘」。波夷那比丘，是毘舍離一帶的跋耆族比丘，確實無疑。」

³³ [原書 p.403 註 13]《十誦律》卷 60（大正 23，452b）。

³⁴ 印順導師著《華雨集第三冊》（p.65～66）：「離婆多代表了中間（偏西）系，所以為東西雙方所極力爭取的大德；在這次會議中，有左右教界，而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³⁵ 印順導師著，《華雨集第三冊》，p.65：「依《增支部》（6·46；10·24、85）所說，薩寒若屬支提國，支提與拘舍彌為鄰；拘舍彌在今 Allāhābād（阿拉哈巴德）西南三十一哩的 Kosam 村。支提在拘舍彌以西；現有 Bewt 河，應即《四分律》說的婆呵河。薩寒若應在該河流入閼浮那河處附近，因為離婆多從此沿河而下毘舍離；毘舍離的跋耆比丘，也曾由水道來見離婆多。離婆多遊化的中心區，在拘舍彌附近的薩寒若。」

³⁶ [原書 p.403 註 14]印順導師《論毘舍離七百結集》（海潮音 46 卷 6、7 月號）。

³⁷ [原書 p.403 註 15]破為三眾，如《十八部論》（大正 49，18a）。破為四眾，如《部執異論》（大正 49，20a）。《異部宗輪論》（大正 49，15a）。

第二項、阿育王與佛教的隆盛

(p.404~p.417)

一、阿育王對佛教的護持與貢獻

◎阿育王 (Aśoka) 時代，佛教在相當發展的基礎上，因阿育王的誠信佛法，印度佛教進入了世界佛教的時代。在佛教史上，這是最珍貴的一頁！

◎阿育王灌頂於西元前 271 年（姑依此說）。灌頂第九年，征服羯陵伽 (Kaliṅga)。由於深感戰爭的殘酷，加深了佛法的信仰。

※阿育王曾巡禮佛的聖跡；修建佛舍利塔；派正法大臣去鄰邦；推派佛教大德去各方宏布佛法：這都是可信賴的事跡。在佛教史中，這是重要的環節，對當時及未來分化的意義，應該多加注意！

二、佛教自身對阿育王的記載問題

◎不幸的是佛教自身，南方錫蘭所傳的《島史》、《大史》、《善見律》等；與北方罽賓 (Kaspara) 所傳的《阿育王傳》（《阿育王譬喻》）³⁸，《大唐西域記》等，所說幾乎完全不同。

（一）導師擷取其著作有關南北所傳阿育王事跡之差異

二十多年前，我為此曾寫過〈佛滅紀年抉擇譚〉，作比較的研究。以現在看來，寫得並不理想，但重要的觀念，還自覺得不錯。如說：

1、《阿育王傳》以阿育王及優波鞠多的並世護法為中心

「育王及優波鞠多的並世護法，為本傳（《阿育王傳》）中心。

（1）阿育王——王統

◎阿育王——王統部分：

- 一、如來授育王記。
- 二、育王以前的王統。
- 三、育王的光大佛教事業。
- 四、育王卒。
- 五、育王以後的王統，與弗沙蜜多羅的毀法。

（2）優波鞠多——法統

◎關於優波鞠多——法統部分：

- 一、如來授優波鞠多記。
- 二、鞠多以前的法系。
- 三、鞠多的弘法事業。
- 四、鞠多付法入滅。
- 五、未來三惡王毀法³⁹，與拘舍彌法滅的預言⁴⁰。」⁴¹

³⁸ [原書 p.415 註 1] 《阿育王傳》卷 7，西晉安法欽譯；《阿育王經》卷 10，梁僧伽婆羅譯；《雜阿含經》卷 23、25，均先後同本異譯。又部分與 Divyāvadāna 相同。

³⁹ 《阿育王傳》卷 6（大正 50，126c1-2）：「未來之世當有三惡王出：一、名釋拘。二、名閼無那。三、

2、北方罽賓與南方錫蘭所傳之差異

(1) 罽賓所傳—阿育王護法史與西方上座系的傳法情況

「罽賓所傳的阿育王傳，是譬喻集。罽賓學者……纂集的主要事情，是阿育王的護法史，西方上座系傳法的情況，並非為了（宣揚）罽賓的佛教而編集。

(2) 錫蘭所傳—結合分別說系、阿育王家與錫蘭佛教

錫蘭所傳……的目的：

一、將王舍城第一結集，毘舍離第二結集，華氏城第三結集（這是主要目的），以為結集的重要人物，都是自宗的師承，以表示銅鑠部——錫蘭佛教的正統性。

二、育王因兄子泥瞿陀出家而信佛；⁴²

王弟帝須以分別說者的曇無德為師；⁴³

王子摩哂陀以分別說者的帝須為師；⁴⁴

⊙錫蘭佛教由阿育王兒女傳去；錫蘭的菩提樹，是阿育王命女兒送去。

※分別說系，阿育王家，錫蘭佛教——三者的密切結合，是《善見律》等編輯的主要目的。……

3、小結

所以從作者的心境說，罽賓所傳比錫蘭所傳，要客觀得多！」⁴⁵

(二) 論究南北傳對於優波鞠多和目犍連子帝須說法之妥當性

1、舉日本學者的意見

(1) 優波鞠多為北方中心人物

北方傳說的中心人物，是優波鞠多（Upagupta），住摩偷羅（Madhura）優樓漫荼山（Urumanḍa）的那羅跋利寺（Naṭabhaṭikā）。因東方上座雞頭摩寺（Kukkuṭārāma）耶舍（Yaśa）的推薦，受阿育王的迎請到華氏城（Pāṭaliputra）；鞠多教王修塔，並巡禮聖跡。

(2) 目犍連子帝須為南傳的中心人物

南傳的中心人物，是目犍連子帝須（Moggaliputta Tissa），華氏城人。育王的兒子摩哂陀（Mahinda），從目犍連子帝須出家。

帝須知道華氏城佛教要發生諍論，避到（摩偷羅的）阿休恆伽山（Ahogaṇḍa）去⁴⁶。後受阿育王的迎請（迎請方式，與優波鞠多一樣），到華氏城息滅諍論，舉行了第三結集，並推派大德到各方去傳教。

(3) 從迎請一事完全相同，推論二者為同一人

名鉢羅擾，害百姓破壞佛法。」

⁴⁰ 印順導師著，《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7章，p.427：「《阿育王傳》中，敘述了三惡王的破壞佛法，接著說到拘舍彌（Kauśāmbī）法滅的預言。在律典中，拘舍彌是僧伽首先諍論分部的地方，看作佛法衰危的主要原因。面對三惡王的侵擾，佛教內部派別的紛歧，於是結合了『滿千年已，佛法欲滅』的『正法千年』說，拘舍彌諍論說，三惡王入侵說，作出拘舍彌法滅的預言，以勉勵佛弟子的護持佛法。」

⁴¹ [原書 p.415 註 2]編入《妙雲集》下編九冊《佛教史地考論》（p.115）。

⁴² 《善見律毘婆沙》卷1〈3 阿育王品〉（大正 24，680c7-14）。

⁴³ 《善見律毘婆沙》卷2〈3 阿育王品〉（大正 24，682c13-683a2）。

⁴⁴ 《善見律毘婆沙》卷1〈3 阿育王品〉（大正 24，681c16-26）。

⁴⁵ [原書 p.415 註 3]編入《妙雲集》下編九冊《佛教史地考論》（p.183~184）。

⁴⁶ 《善見律毘婆沙》卷2〈3 阿育王品〉（大正 24，682a27-b7）。

這裡面，特別是迎請一事，完全相同，所以或推想為目犍連子帝須，與優波毬多為同一人，只是南北的傳說不同⁴⁷。

2、導師的評議

(1) 阿育王迎請者眾，而各系獨推自宗傳承的大德

◎這是未必如此的！阿育王禮敬的大德，那裏只是一人？不過佛教各系，以自宗傳承的大德，傳說為育王迎請的唯一人而已！

◎如南傳所表示的，分別說者（Vibhajyavādin）、阿育王家、錫蘭佛教緊緊的聯結在一起，以表示其正統性；如超越宗派的立場，是難以信受的。

(2) 反駁二尊者為同一人的意見

A、檢視日本學者對文獻的解讀

(A) 日本學者的文獻依據

◎傳說的目犍連子帝須，日本學者舉出《舍利弗問經》的話，而推定為就是優波毬多⁴⁸。經上這樣（大正 24，900c）說：「目犍羅優波提舍，起曇無屈多迦部」。

(B) 導師的解讀

a、法藏部所宗大師，記載不同

曇無屈多迦（Dharmaguptaka），就是法藏（或譯法護）部。

(a) 《部執異論》一目犍連

在《部執異論》中，作「此部自說勿伽羅是我大師」⁴⁹。目犍連子帝須，自稱「分別說者」，法藏部正是分別說所分出的。勿伽羅——目犍連是我大師，實指佛陀時代的大目犍連（Mahāmaudgalyāyāna）。

(b) 《舍利弗問經》一大目犍連與舍利弗

《舍利弗問經》的「目犍羅優波提舍」，優波提舍（Upatisya）是舍利弗（Śāriputra）的名字，所以目犍羅優波提舍，就是大目犍連與舍利弗——阿毘達磨論師。

b、分別說者所宗大師，可能被傳說為目犍連弗（子）帝須

法藏部遠推這二位為宗祖；法藏部所傳的論，與《舍利弗阿毘曇論》相近。這麼說來，分別說者所宗的「目犍羅優波提舍」，被傳說為目犍連弗（子）帝須，是很有可能。⁵⁰

B、導師認為確有與優婆塞多等並列的「帝須」

◎不過，我以為當時的確有一位叫帝須的大德，如《大悲經》卷 2（大正 12，954a）說：「摩偷羅城優樓蔓荼山，有僧伽藍，名那馳迦。於彼當有比丘，名毘提奢，有大神通，具大威力，正智得道，多聞無畏。持修多羅、持毘尼、持摩多羅迦。於諸梵行，示教

⁴⁷ [原書 p.415 註 4] 木村泰賢、干潟龍祥《結集史分派考》（日本國譯大藏經、論部卷 13，《異部宗輪論》附錄 p.22）。

⁴⁸ [原書 p.415 註 5] 木村泰賢、干潟龍祥《結集史分派考》（日本國譯大藏經、論部卷 13，《異部宗輪論》附錄 p.44~45）。

⁴⁹ [原書 p.416 註 6] 《部執異論》（大正 49，20b）。

⁵⁰ 印順導師著，《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p.37：「優波提舍（Upatisya），是舍利弗（Śāriputra）的名字。銅鑠部（Tāmraśāṭṭiya）傳說：阿育王時，有 Dhammarakkhita 大德，曾奉派去阿波蘭多迦（Aparāntaka）宏法。當時的領導人物，名目犍連子帝須（Moggaliputta tissa）。這位 Dhammarakkhita，漢譯《善見毘婆沙律》，就直譯為曇無德。這麼看來，以目犍連（優波提舍）為大師的曇無德，顯然就是目犍連子帝須所領導的曇無德；目犍連子帝須，也就是目犍羅優波提舍的別名。」

利喜，說法不倦。」

「毘提奢」比丘，在《大悲經》中，與優波鞠多等並列，是一位了不起的大德。

◎南傳作帝須的，如阿育王弟帝須，北傳作「毘多輸柯」⁵¹，或義譯為「盡憂」。所以這位「毘提奢」（毘提輸），可能就是南傳的帝須。

※這位毘提奢，與傳說的「目犍連優波提舍」相混合，而演化為目犍連子帝須。傳說目犍連子帝須，是梵天帝須的轉生，也許暗示這一意義吧！⁵²

（三）考察南傳有關摩哂陀傳法至錫蘭之合理性

1、相傳摩哂陀傳法到錫蘭，但北方典籍及中國遊僧並無記載

傳為阿育王的兒子，傳法到錫蘭的摩哂陀，

◎在北傳典籍，特別是《阿育王傳》，竟沒有說到。唯有《分別功德論》，說到摩呾提到師子國興隆佛法，但以摩呾提為阿難（Ānanda）的弟子⁵³。

◎唐玄奘在南印度，訪問從錫蘭來的大德，說摩醯因陀羅（Mahendra）是阿育王弟⁵⁴。印度大陸佛教界，對傳法去錫蘭的摩哂陀，是這樣的生疏！

◎法顯從師子國回來，也沒有傳來摩哂陀的故事。

2、引烈維的研究以論摩醯因陀羅的原意

玄奘說到的摩醯因陀羅，實在是錫蘭神山的名字，如烈維（Sylvain Lévi）《正法念處經閻浮提洲地誌勘校錄》（馮承鈞譯商務本 21、65）說：

「經：『過羅剎渚，有一大山，名摩醯陀。……於閻浮提六齋之日，四天王天住此山上，觀閻浮提……。如是四天王於摩醯陀羅山，觀閻浮提。』」

（1）摩醯因陀羅山的位置

◎考校：「摩醯因陀羅山⁵⁵，必為錫蘭島中央之高峰，今名亞當峰者是。據史頌[乙丙本]：猴使賀奴末（Hanumat），置跳板于摩醯因陀羅山上，由大陸一躍而至楞伽。此山在古事集中，原為Bhāratavarṣa七山系之一，即今自Orissa（奧里薩，即烏荼）達Gondvana諸山也」。

（2）摩醯因陀羅與摩哂陀的關係

◎摩醯陀、摩醯陀羅、摩醯因陀羅，顯然從因陀羅（Indra）得名。因陀羅是印度的大神，即佛教的帝釋（Sakra devānam indra）。山名大因陀羅，是四王天在此觀察人間善惡，而報告帝釋的大山。在羅摩（Rāma）故事中，猴使從大陸此山一躍而到楞伽（Laṅkā）。後來，錫蘭傳說的佛遊錫蘭而留足跡說，摩哂陀飛騰虛空而入錫蘭說，都受到這一神話的影響。

◎摩醯因陀羅——摩哂陀，應為從印度傳入錫蘭的因陀羅的人化。

摩醯因陀羅——從印度傳來的神與山，受到錫蘭人的尊敬。

⁵¹ 《阿育王經》卷3〈3供養菩提樹因緣品〉（大正50，141b10）：「阿育王弟毘多輸柯」。

⁵² 詳參《善見律毘婆沙》卷1〈3阿育王品〉（大正24，678b1-679a2）。

⁵³ [原書p.416註7]《分別功德論》卷2（大正25，37b）。

⁵⁴ [原書p.416註8]《大唐西域記》卷11（大正51，934a）。

⁵⁵ 印順導師著作《佛教史地考論》（p.152～153）：「摩醯因陀羅山，必為錫蘭島中央之高峰，今名亞當峰（Adam）者是。據史頌（乙丙本），猴使賀奴末（Hanumat）置跳板於摩醯因陀羅山上，由大陸一躍而至楞伽。……史頌唯說：因陀羅（即佛教的帝釋）於六齋之日，常至此山，未言其原因也。而念處經乃以帝釋受天使之報告。（考證）」

佛教從印度傳入錫蘭，也就傳說為摩醯因陀羅傳來的了。

3、導師的看法

- ◎將佛教傳入錫蘭的「摩醯因陀羅（指帝釋）」，與摩醯因陀羅山（及神），是那樣的巧合！這可能與目犍連子帝須一樣，當時確有一位叫帝須的分別說者，但名字是經過傳說演變的。
- ◎摩哂陀這一名字，是神話化的；但將佛法傳入錫蘭的，是帝須弟子的比丘，應該是有，也許名字與摩醯因陀羅有點類似。

三、阿育王時代部派的發展

（一）依阿育王的法敕，發現當時有評論與破僧的事實

依古代傳記，近代發現的阿育王石刻銘，經學者的研究，對阿育王時代疆域的廣大，為佛教——正法的熱誠，已有充分的、明確的知識。

- ◎在當時的佛教界，有評論與破僧的事實，如Sārnāth法敕⁵⁶、Kosambi（拘睢彌）法敕、Sañci法敕，都有所說到，這近於南傳華氏城沙汰⁵⁷賊住比丘的傳說。大抵是佛教隆盛了，供養豐裕了，就有外道混入佛教僧團中來⁵⁸。
- ◎然在佛教自身，阿育王所希望的，當然是僧伽的和合與健全；但在不同區域，不同布薩，而對佛法有些不同的意見，也是不可避免的。

（二）當時分化的可能情形

1、可能已分三部，但仍保持佛教大體的和合

（1）從摩哂陀依三個部派的大德受戒，或有懷疑部派是否存在

- ◎南方傳說：摩哂陀以目犍連子帝須為和尚，摩訶提婆（大天Mahādeva）為阿闍黎，出家而受十戒；以摩闍提（Majjhantika, Madhyantika）為阿闍黎而受具足戒⁵⁹。
- ◎目犍連子帝須是分別說部，大天為大眾部（Mahāsaṃghika），摩闍提為說一切有部（Sarvāstivādin），摩哂陀都從之出家受戒，所以或懷疑當時有否部派的存在。

（2）導師的看法

- ◎部派的分化，多數是區域性的，師承不同的，經一時期的發展而形成，決非弟兄分居或國家分裂那樣。
- ◎以中國佛教為例：慧可、慧思、慧布，是同時人。慧布與慧可、慧思相見，談得非常投機。但在宗派上，**慧可**是禪宗二祖，**慧思**是天臺宗，**慧布**是三論宗。在宗派形成時，都會向上追溯，將與自己有關的祖德，列入自宗。
- ※在當時，雖有多少不同，卻不一定對立得難以和合。不同部系的三位，都是摩哂陀的師長，應從大一統的時代，佛教大體和合的意義去理解。

⁵⁶ 《漢語大詞典》卷5，p.457：【敕】〔chí ㄔㄧˊ〕2.古時自上告下之詞。

⁵⁷ 《漢語大辭典》卷5，p.949：【沙汰】亦作“沙汰”。淘汰；揀選。

⁵⁸ [1]《善見律毘婆沙》卷2〈3阿育王品〉（大正24，682a24-b3）。

[2]印順導師著，《佛教史地考論》，p.178~179：「《善見律》說：育王的姪子泥瞿陀，七歲出家作沙彌。育王見了，生起信心。育王本供養六萬外道；這時才供養比丘，從二比丘、四比丘，到一切都供養比丘。育王每日以錢一千供養泥瞿陀。外道都投入佛法中，作賊住比丘。」

⁵⁹ [原書p.416註9]《島史》（南傳60，54）。《大史》（南傳60，192）。《一切善見律注序》（南傳65，66）。《善見律毘婆沙》卷2（大正24，682a）。

2、阿育王時，大天、摩闍提、目犍連子帝須為佛教三方代表

(1) 七百結集已有三大系

◎七百結集時代，有東方毘舍離（Vaiśālī）系，西方摩偷羅（Madhurā）系，而西南的阿槃提（Avanti）、達[貝+親]（Dakṣiṇāpatha）地方，佛教已相當隆盛。

(2) 阿育王時，三大系的代表人物

到阿育王時，大天、摩闍提、目犍連子帝須，正是這三方面的代表。

A、大天—東方毘舍離系的代表

東方華氏城，是孔雀（Maurya）王朝⁶⁰的政治中心；這裡的佛教（東方系），力量是不容忽視的。阿育王時代的大天，就是這一系的大師。

B、目犍連子帝須—西南方阿槃提系的代表

◎阿育王早年，曾出鎮優禪尼（Ujjayinī），這是阿槃提古國的首府。阿育王在這裡，娶了卑提寫（Vedisa）的女郎提毘（Devī），生了摩哂陀與女兒僧伽蜜多（名字都不像在家本名）（Saṅghamittā）。

◎阿育王以優禪尼的力量而得到王位；妻兒都生長在這裡（阿育王登位，住華氏城，但提毘一直住在故鄉，似乎是王妃而不受寵幸的）；兒女都從這裡的佛教——分別說系出家。

◎這裡的佛教，與王家多少沾有關係，所以是當時佛教有力的一系。不過到華氏城來，對於東方的佛教，是不能不容忍而合作的。

C、摩闍提—西方摩偷羅系的代表

◎摩闍提是說一切有部，以傳教到罽賓（Kāśpīra）而受到重視。在《阿育王傳》優波鞠多的法統中，原是沒有摩闍提的；大概由於傳教罽賓的關係，傳說為阿難弟子而附在傳內⁶¹。

◎優波鞠多出於摩偷羅（西方）系統，雖有受阿育王尊敬的傳述，但不是唯一的受尊敬者。

(3) 摩偷羅系與分別說系、東方系的處境並不理想

從當時的情形來說，分別說系（西南系）與東方系的大天，合作得很好，而摩偷羅系的處境，卻並不理想。

A、從摩偷羅系對二系的態度可以發現

可舉二點來說：

(A) 對分別論者的敵視

一、分別說——「毘婆闍婆提」，本是阿毘達磨論「法歸分別」的特徵。但在說一切有部的論書，如《大毘婆沙論》等，對「分別論者」而自稱「應理論者」，以「分別論者」為一切不正惡邪分別的別名。那樣的敵視「分別論者」，應有使說一切有者感到痛心的事實。

⁶⁰ [1]印順導師著，《佛教史地考論》，p.99～100：「釋尊入滅已，下訖佛元四百年，佛教以孔雀王朝之崇信，漸自恆河流域而分化各方。」《佛教史地考論》（p.116～118）、（p.162～163）。

[2]印順導師著，《印度之佛教》p.86：「孔雀王朝大業之成，外由希臘文明之輸入，而得力於佛教者尤多。」

⁶¹ [原書 p.416 註 10]印順導師著〈佛滅紀年抉擇談〉（編入《妙雲集》第九冊《佛教史地考論》p.154）。

(B) 對大天的極度厭惡

二、大天：《大毘婆沙論》說他犯三逆罪，說五事是佛教⁶²。

a、大天犯三逆罪

《阿育王傳》晉譯也說：南天竺有一男子，犯三逆罪而出家，讀誦三藏，徒眾很多。他來訪問優波鞠多，優波鞠多竟不與他說話⁶³。

b、評大天五事而分為二部

《異部宗輪論》說：阿育王時，因評大天五事而分為二部。分化到南方的制多部（Caitika），因賊住大天，重評五事而分派⁶⁴。說一切有部對大天的深惡痛絕，可以想像出來。

B、從文獻記載發現阿育王有不同立場

(A) 北傳說一切有部（北方系）—受到阿育王的打壓

《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 99（大正 27，510c～512a）說：

- 1) 「大天……造第三無間業已，……遂往雞園僧伽藍所，……出家」。
- 2) 「大天聰慧，出家未久，便能誦持三藏文義，言詞清巧，善能化導，波吒梨城無不歸仰。王聞，召請數入內宮，恭敬供養而請說法」。
- 3) 「大天昇座說戒，彼便自誦所造伽他（五事）。……於是竟夜鬥諍紛然，乃至終朝朋黨轉盛。……王遂令僧兩朋別住，賢聖朋內，耆年雖多而僧數少；大天朋內，耆年雖少而眾數多。王遂從多，依大天眾，訶伏餘眾」。
- 4) 「時諸賢聖，知眾乖違，便捨雞園，欲往他處。……王聞既瞋，便敕臣曰：宜皆引至殑伽河邊，載以破船，中流墜溺，即驗斯輩是聖是凡。臣奉王言，便將驗試。時諸賢聖，各起神通，猶如雁王，陵虛而往。……乘空西北而去……迦溼彌羅」。

◎《大毘婆沙論》與《異部宗輪論》相同，「波吒梨（華氏）王」，顯然的就是阿育王。《大毘婆沙論》是說一切有部中的阿毘達磨論者，與《阿育王傳》——持經譬喻者所說，略有不同。

◎《大毘婆沙論》說，阿育王時的摩偷羅學系，有受到貶抑的跡象。

《大毘婆沙論》說：雞園寺諍論不息，王派大臣用破船去沉沒他們（說一切有者）。

(B) 南方傳說（分別說系）—王勸止諍，因諍不息而殺

南方傳說：阿育王寺（即雞園寺）大眾諍論，王命大臣去勸令息諍，因諍論不息而殺死了好多比丘⁶⁵。

(4) 小結

A、國王偏袒一方，說一切有系受到貶抑

◎將這兩點結合起來，當時的諍論中，國王偏袒某一方，極可能是存在的事實。從說一切有部的敵視分別論者，醜化大天，可以想見分別說系與大眾系的聯合，而摩偷羅（說

⁶² [原書 p.416 註 11] 《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 99（大正 27，510c～511b）。

⁶³ [原書 p.416 註 12] 《阿育王傳》卷 5（大正 50，120c）。

⁶⁴ [原書 p.416 註 13] 《異部宗輪論》（大正 49，15a～b）。

⁶⁵ [原書 p.416 註 14] 《大史》（南傳 60・195）。《一切善見律注序》（南傳 65・69）。《善見律毘婆沙》卷 2（大正 24，682b）。

一切有系）系被貶抑的事實⁶⁶。

◎說一切有部（犢子部從此分出，所以傳說相近）將二部的根本分裂，歸於犯三逆罪的大天五事，只是將大天到制多山而再分派的事實，提前（因而分化為兩大天）以強調大天的罪惡而已。

B、從二系聯合，理解大陸分別說系與大眾部系思想的相近

◎南傳將阿育王寺的諍論，歸咎於賊住比丘，也只是部分的事實。《初期佛教教團史之研究》，推定阿育王時代，分別說與說一切有者相對抗⁶⁷，是非常正確的，但更應注意分別說系與大眾系的聯合。惟有這樣，大陸分別說系——化地部（Mahīśāsaka）、法藏部（Dharmaguptaka）等的思想，與大眾部系相接近，也可以得到更好的理解⁶⁸。

C、南傳的第三結集是分別說者的自部結集

◎當時的分別說者，還不能以傳入錫蘭的，深閉固拒的大寺派⁶⁹（Mahāvihāravāsin）為代表。因此，南傳的華氏城第三結集，與上二次的結集不同，不過是分別說部形成中的自部結集（與現在錫蘭所傳的三藏，也還有相當的距離）。

四、從阿育王傳道師的派遣，理解佛教當時及以後的情形

阿育王時傳道師的派遣，可以理解當時及以後的佛教情形。去各方傳教的，是⁷⁰：

⁶⁶ [原書 p.416 註 15]參閱印順導師著〈佛滅紀年抉擇談〉（編入《妙雲集》第九冊《佛教史地考論》p.145～146）。

⁶⁷ [原書 p.416 註 16]塚本啟祥《初期佛教教團史之研究》（p.259～261）。

⁶⁸ 印順導師著，《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p.415～416：「《異部宗輪論》說：法藏部『餘義多同大眾部執』；飲光部『餘義多同法藏部執』，也就是多同大眾部說。其實，化地部也還是多同大眾部執，如上所舉八則，除第四則不明外，都是與大眾部相同的。而《異部宗輪論》所說的化地部義，如：預流有退，道支無為，五識有染有離染，這也是與大眾部說相同的。《大毘婆沙論》所引的分別論者，所說也多分與大眾部義相合，如：1、心性本淨，2、世尊心常在定，3、無色界有色，4、道是無為，5、預流得根本靜慮，6、佛生身是無漏。這麼說來，化地、法藏、飲光——分別論者，與大眾部的思想非常接近，這是值得重視的問題。」

⁶⁹ 印順導師著，《印度佛教思想史》，p.211：「分別說部傳入錫蘭的一支，是赤銅鑠部。西元前 43——17 年間，因戰亂而發起書寫三藏，一向為佛教中心的大寺（Mahāvihāra），就嚴守這一次所集成記錄的。戰亂平復，毘多迦摩尼王（Vaṭṭagāmaṇi），建無畏山寺（Abhayagirivihāra），盛大供養，引起大寺與無畏山寺的不和。不久，跋耆子派（Vajjiputta）——犢子部比丘法喜（Dhammaruci），與弟子們來錫蘭，受到無畏山寺僧的禮遇共住，無畏山寺也就稱為法喜派。『大乘法』傳入錫蘭，也受到無畏山寺派的接受。無畏山寺派是『大小並弘』的，玄奘稱之為『大乘上座部』。大寺派嚴守舊傳，與無畏山寺派處於嚴重的不和狀態。」

⁷⁰ [原書 p.416 註 17]《大史》（南傳 60，230～234）。《一切善見律注序》（南傳 65，80～86）。《善見律毘婆沙》卷 2（大正 24，684c～687a）。

傳道師	傳教地點
摩闍提 (Majjhantika)	罽賓 (Kasmīra) 犍陀羅 (Gandhāra)
摩訶提婆 (Mahādeva)	摩醯娑漫陀羅 (Mahisamaṇḍala)
勒棄多 (Rakkhita)	婆那婆私 (Vanavāsa)
與那人曇無德 (Yonaka Dhammarakkhita)	阿波蘭多迦 (Aparantaka)
摩訶曇無德 (Mahādhammarakkhita)	摩訶勒吒 (Mahārāṭṭha)
摩訶勒棄多 (Mahārakkhita)	與那世界 (Yonaloka)
末示摩 (Majjhima) 等四人	雪山邊 (Himavantapadesa)
須那 (Soṇa) 與鬱多羅 (Uttara)	金地 (Suvaṇṇabhūmi)
摩哂陀 (Mahinda) 等五人	師子國 (Lankādīpa) (楞伽島)

(一) 傳教所及之處

傳教所到的地方，有些雖經近代學者的研考，也還不能決定在那裡⁷¹，今擇取一說。

地名	推定地點
迦溼彌羅	1、北傳只是罽賓。古代的罽賓，不是迦溼彌羅（如下第三節說）。
犍陀羅	2、南傳作迦溼彌羅與犍陀羅，那是符合後代的稱呼。
摩醯娑漫陀羅	應為安達羅 (Andhra) 地方。大天為大眾部，傳說大天住制多山而更分部派，可依此而推定。
婆那婆私	大概在今南印度的 North Kanara 地方。《華嚴經》善財南參，有住林國 (Vanavāsin)，可能就是此地。
阿波蘭多迦	可能與佛世富樓那 (Pūrṇa) 傳教的輸屢那 (Sunāparanta) 相同，推定為今孟買 (Bombay) 以北的 Sopārā，與北面的 Koṅkaṇ 地方。
摩訶勒吒	在今瞿陀婆利河 (Godāvari) 上流，孟買東北的 Marāṭṭha 地方。
雪山邊	應是尼泊爾 (Nepal) 一帶。
與那世界	指印度西北，敘利亞 (Syria) 人所住的阿富汗 (Afghanistan) 地方。
金地	很難確定在那裡，或說就是緬甸 (Brahmadeśa)。
楞伽島	是現在的錫蘭。

※從這傳教的區域，看出區域的遼遠，已超出阿育王統治的領域。

(二) 地名與人名的幾個特色

在這些地名與人名中，發現幾點可注意的事：

1、印度佛教與「與那人」

一、當時的印度佛教，與與那人⁷²已有相當深的關係。不但阿育王時的傳教者，要傳到

⁷¹ [原書 p.416 註 18]前田慧學《原始佛教聖典成立之研究》(p.164~167)。

⁷² [1]印順導師著，《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420：「與那人，是印度稱呼住於印度西北的希臘人。希臘名王亞歷山大 (Alexander)，征服了波斯，又進而佔領了阿富汗斯坦 (Afghanistan)、大夏 (Bactria)、喀布爾 (高附 Kabul) 河流域。在西元前三二七年，侵入印度。」

[2]印順導師著，《華雨集第二冊》，p.322：「從西元前三世紀後期起，與那人，波斯（即安息）人，賾迦人，先後進入西北印度。西元一世紀，大月氏——貴霜 (Kuṣāṇa) 王朝，又統治西北印度，並侵入

與那世界，而與那人達磨勒棄多、摩訶達磨勒棄多，已經在佛法中出家，並取得領導一方的地位。摩訶達磨勒棄多，還是阿育王弟帝須（Tissa）的和尚。可見在印度的與那人，信佛的一定不在少數。

2、四位「勒棄多」傳教於印度西方與與那人的接觸較多

二、在傳教的九人中，竟有四位名勒棄多的：¹⁾ 勒棄多（護），²⁾ 摩訶勒棄多（大護），³⁾ 達磨勒棄多（法護），⁴⁾ 摩訶達磨勒棄多（大法護）。四位中，二位是與那人。傳教的地點，都在西部（阿波蘭多迦、摩訶勒吒），西北（與那世界），西南（婆那婆私）。西南佛教中心的優禪尼，是西方——南北交通的要道。這裡近西海岸，與西方與那人間，文化、經濟有較多接觸的地方。

3、西海岸的餓鬼說與重律的勒棄多有關係

三、西海岸的餓鬼說，有特殊的意義。如（大眾部說）從富樓那，或（上座部說）從大迦旃延（Mahākātyāyāna）出家的億耳（Śroṇakoṭīkoṭīkaṇḍa），在海岸見種種餓鬼⁷³。

◎舍利弗（Śāriputra）弟子僧護（Saṃgharakṣita），入海經餓鬼界，知道餓鬼的種種業報。這些餓鬼，都是比丘、比丘尼等犯戒所得的業報⁷⁴。餓鬼說，與僧制有關，有警策出家人，守護戒律的意義。僧護，就是僧伽勒棄多。

◎在《相應部》、《雜阿含經》（弟子所說部分）中，說到大目犍連見到種種餓鬼，因勒叉那（Lakṣaṇa）的發問而傳述出來，也都是出家者犯禁戒的業報⁷⁵。勒叉那與勒棄多，雖語音小異，而解說為「護」，卻是一樣的⁷⁶。

◎所以，西方沿海地區傳說的餓鬼，起初與重律的勒棄多有關係，是非常明白的。

◎中國傳說，目連救母，是餓鬼的濟度；

◎而在南傳，卻是濟度舍利弗的母親⁷⁷。

※舍利弗與目犍連，是佛的「雙賢弟子」⁷⁸，是阿毘達磨者的根源；而沿海有關僧制的餓鬼傳說，也與這二位的學系有關。

（三）小結

◎法藏部（Dharmottarīya）自稱「目犍連是我大師」，而《舍利弗問經》作：「目犍羅優波提舍，起曇無屈多迦」⁷⁹。

◎南方所傳的達磨勒棄多、摩訶達磨勒棄多，《善見律毘婆沙》，竟譯為曇無德、大曇無

中印度。」

⁷³ [原書 p.417 註 19]《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皮革事》（大正 23，1050a～1051a）。《十誦律》卷 25（大正 23，179a～180b）。印順導師著作《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p.850）：「印度民間，有著普遍的信仰，就是天（神）與餓鬼，是人類所能見到的，在我們住處的遠處，或山間河邊。在行路時，可能因迷路而見到了天與鬼。北方所傳：僧護（Saṃgharakṣita）從海道歸來，因迷路而見餓鬼，億耳（Śroṇa-koṭīkoṭīkaṇḍa）也是這樣的，因迷道而見到餓鬼。」

⁷⁴ [原書 p.416 註 20]《因緣僧護經》（大正 17，565c～572b）。

⁷⁵ [原書 p.416 註 21]《相應部》〈勒叉那相應〉（南傳 13，377～387）。《雜阿含經》卷 19（大正 2，135a～139a）。

⁷⁶ [原書 p.417 註 22]《翻梵語》卷 2（大正 54，995b）。

⁷⁷ [原書 p.417 註 23]《小部》《餓鬼事經》（南傳 25，20～21）。

⁷⁸ 印順導師著，《佛教史地考論》，p.241：「釋尊為中心的人間教化，『雙賢弟子』是舍利弗與目犍連。在傳說中，梵王與帝釋，也逐漸取得了天國弟子中『第一雙』的地位。」

⁷⁹ [原書 p.417 註 24]《舍利弗問經》（大正 24，900c）。

德⁸⁰。曇無德是達磨耆多，就是法藏或法護⁸¹，耆多也是「護」的意思。

◎《善見律毘婆沙》的譯者僧伽跋陀羅（Saṃghabhadra），是「眾聖點記」⁸²的傳來者，為分別說部的律師。在他，是肯認阿育王時的達磨耆多，就是曇無德——法藏部部主；法藏部也確是分別說部的一派。

※阿育王時的西南系，是有力的分別說部。與與那人，有關戒律的餓鬼說有關，這是值得留意的事！

⁸⁰ [原書 p.417 註 25]《善見律毘婆沙》卷 2（大正 24，684c）。

⁸¹ 《翻梵語》卷 1（大正 54，984c11）：「曇摩耆多（譯曰法護）」

⁸² 《歷代三寶紀》卷 11，（大正 49，95b19-c17）。

第二節、政局動亂中的佛教

第一項、政局的動亂

(p.417~425)

本小節敘述自阿育王去世以來，東、南、西、北——各民族的動亂，主要是依據《劍橋印度史》《古代印度》(Ancient India)的第二章到五章⁸³。並參考《中央亞細亞的文化》、《東南印度諸國之研究》、《印度通史》⁸⁴。

一、政局的動亂，促使佛教漸漸邁入大乘佛教的時代

阿育王(Aśoka)時代(約為西元前二七一——二三二)，是孔雀(Maurya)王朝的盛世，也是佛教從印度佛教而進入世界佛教的時代。阿育王去世，南、北、東、西——各地方的政局(可能阿育王晚年)開始變動，終於政治中心華氏城(Pāṭaliputra)，也被破滅。佛教在政局變亂，民族與文化的複雜環境中，也就部派的分化加速，漸漸的邁向大乘佛法的時代。

二、中央政權的衰落

(一) 熏伽王朝的時代

1、政權的確立

阿育王的後人，平庸而又都在位不久，經四代而到毘黎訶陀羅多(Bṛhadratha)王，在西元前185年前後，為當時的軍事統帥弗沙蜜多羅(Puṣyamitra)所殺，創立熏伽(Suṅga Dynasty)王朝。那時的印度，早已四分五裂，熏伽王朝的統治區，主要為恆河(Gaṅgā)流域。

2、擊敗外強

◎當時從北而來的希臘(Yavana)軍隊，曾侵入恆河流域的摩偷羅(Madhurā)、沙祇多(Sāketa)、阿瑜陀(Ayodhyā)，連華氏城也受到威脅。幸虧弗沙蜜多羅王的抗戰，終於擊退了希臘的入侵者，保持了恆河流域的安全。

◎西元前180年，弗沙蜜多羅舉行馬祭，弗王孫婆蘇蜜多羅(Vasumitra)，率領護衛祭馬的軍隊，遠達印度河兩岸，擊敗希臘的軍隊。⁸⁵

◎佛教傳說，弗王的破壞佛教，到達北印的奢伽羅(Śākala 今 Sialkot)⁸⁶。

⁸³ [原書 p.425 註 5]民國 32、33 年間，有人帶了《古代印度》譯稿(似乎是國立編譯館譯的)，到四川北碚漢藏教理院來。我當時摘錄一部分，為今所依據。

⁸⁴ [原書 p.425 註 6]羽田亨著《中央亞細亞的文化》。高桑駒吉著《東南印度諸國之研究》。周祥光著《印度通史》。

⁸⁵ 印順導師著，《印度佛教思想史》，p.59：「弗沙蜜多羅恢復婆羅門教在政治上的地位，舉行馬祭；不滿佛教的和平精神，及寺塔莊嚴，而採取排佛運動。從中印度到北方，毀壞寺塔，迫害僧眾，如《阿育王傳》，《舍利弗問經》等說。經歷這一次「法難」，中印度佛法衰落了，佛法的重心，轉移到南方與北方。南方與北方的佛法，在動亂中成長；佛教的「末法」思想，偏重信仰的佛教，由此而興盛起來。」

⁸⁶ [原書 p.425 註 1]弗王破法緣，出《阿育王經》卷 3(大正 50, 111a~b)。並同本異譯的《阿育王經》卷 5、《雜阿含經》卷 25 等。

印順導師著，《印度佛教思想史》，p.180：「中印度的弗沙蜜多羅(Puṣyamitra)王，破壞佛教；中印度的佛教，多少受到挫折而衰落些。邊地的佛教，相反的越來越盛，也就分化為十八部，或者還多一些。」

3、小結

熏伽王朝與地方政權，在動亂不安定的狀態中，中央政權無疑是衰落了，政權延續了十代，一百餘年。

(二) 甘婆王朝的興衰

◎到西元前 73 年，在內憂外患中，為大臣婆須提婆（Vasudeva）所篡立，新成立甘婆（Kaṇva）王朝。

◎但摩竭陀（Magadha）華氏城中心的政權，越來越衰弱，終於在西元前 28 年，為南方案達羅（Andhra）部隊所滅亡。

(三) 中印度歷經幾百餘年才再度統一

中印度摩竭陀中心的王朝滅亡了，釋尊遊化的區域，不是受到外族所統治，就是陷於地方政權的據地分立狀態。一直到西元四世紀初，旃陀羅笈多第一（Candragupta I）時代，中印度才再度統一⁸⁷。

三、地方政權的異動

(一) 東南方政權

孔雀王朝衰落，地方的政權開始異動。東南有質多（Cheta）王朝與娑多婆訶（Sātavāhana）王朝的興起。

1、質多王朝

一、質多王朝，在今奧里薩（Orissa）到瞿陀婆利河（Godāvarī）一帶。

◎據哈提貢發（Hāthi-gumphā）銘文，質多王朝的佉羅毘羅（Khāravela），與熏伽王朝的弗沙蜜多羅王同時。佉王為一代的雄主，在即位第八年，擊潰了王舍城（Rājagṛha）的軍隊。十二年，兵抵恆河，戰勝摩竭陀的Puṣyamitra（即弗沙蜜多羅）王；並侵入案達羅。

◎佉王為質多王朝的第三代，可見質多朝的興起，早在阿育王死後不久。以後的情形不詳，大概是為案達羅所滅的。

2、案達羅的崛起

二、案達羅（Andhra）的崛起：阿育王死後，案達羅族即宣告獨立。

(1) 地理位置

該族的發祥地，在瞿陀婆利（Godāvarī）及訖利史那（Kṛishṇa）的兩河之間。《大唐西域記》所記的馱那羯磔迦（Dhānyakataka），也叫「大案達羅」⁸⁸，曾為案達羅的舊都所在地。

(2) 國力強盛

A、還服屬孔雀王朝的時候

◎早在西元前三、四世紀間，敘利亞（Syria）的使臣梅伽替尼（Megasthenes），駐節華氏城，就知道南方案達羅族的強盛——市府三十，步兵十萬，騎兵二千，象（軍）千頭；但那時的案達羅，是服屬於孔雀王朝的。

⁸⁷ 印順導師著，《印度佛教思想史》，p.154：「旃陀羅笈多第一（Chandragupta I），自摩竭陀（Magadha）興起，於西元 320 年，建立笈多（Gupta）王朝。」

⁸⁸ 《大唐西域記》卷 10（大正 51，930c9-10）：「馱那羯磔迦國（亦謂大安達邏國。南印度境）。」

B、阿育王死後宣告獨立，並滅了甘婆王朝

◎阿育王死後，案達羅族的悉摩迦王（Simuka，即娑多迦 Sindhuka），宣告獨立，在第三代娑多迦尼（Śrīśātākarni）王時，Vīdisā 及 Ujjain（鄔闍衍那），都屬於案達羅，領土橫跨全印。王朝的勢力，向北伸展，在西元 28 年，滅亡了摩竭陀的甘婆王朝。

(3) 西方政權的異動

◎案達羅族一直在興盛中，但西方的土地，落入了塞迦族（Saka）的叉訶羅多（Kshaharāta）王朝手中。

◎西元二世紀初，娑多婆訶王朝二十三代，名瞿曇彌子娑多迦尼（Gautamīputra Śrīśātākarni）王，從叉訶羅王朝手中，奪回蘇刺咤（Saurāṣṭra）、那私迦（Nāsik）、浦那（Pune）等地方。據那私迦銘文，瞿曇彌子自稱剷除叉訶羅多人，恢復了娑多婆訶人的光榮。

◎但其子婆悉須題子（Vāsishthīputra Pulumavi）時，又一再為叉訶羅多族所敗。到了西元三世紀初，國勢衰落下來，約亡於西元 230 年前後。

(二) 西北方政權

1、總述

在印度西北方面，有稱為與那（Yona, Yavana）的希臘人，稱為波羅婆（Pahlava）的波斯人，塞迦（Saka）人，稱為貴霜（Kuṣāṇa）的月氏人，一波又一波的，從西北方侵入印度，形成長期的動亂局面。試分別的略述於下：

2、別述

(1) 與那：希臘人

一、與那人，是印度稱呼住於印度西北的希臘人。

A、亞歷山大政權的瓦解

希臘名王亞歷山大（Alexander），征服了波斯，又進而佔領了阿富汗斯坦（Afghanistan）、大夏（Bactria）、喀布爾（高附 Kabul）河流域。在西元前 327 年，侵入印度。西元前 325 年凱旋，不久就死了。偉大的希臘帝國，也就瓦解了。

B、塞琉卡斯統治

東方波斯、阿富汗、大夏、高附一帶地方，由塞琉卡斯（Seleucus）統治。西元前 305 年前後，塞琉卡斯王與孔雀王朝的旃陀羅笈多作戰，以和平結束，將令俾路芝斯坦（Baluchistan）、阿富汗斯坦，讓於孔雀王朝，而退居興都庫斯山脈（Hindu Kush）以西，雙方維持了長期的友好關係。

C、大夏政權的動亂

◎到西元前三世紀中葉，大夏的總督提奧多圖二世（Diodotos II），脫離了本國而獨立。

◎但在西元前 230 年前後，大夏又為猶賽德摩（Euthydemus）所篡奪。猶賽德摩的勢力，似曾達到阿拉科西亞（Arachosia）、阿富汗地方。

◎西元前 175 年前後，大夏又為猶克拉提底（Eucratides）所篡奪。

D、侵入印度的兩大外族

◎這樣，猶克拉提底王家，佔有大夏、高附、健陀羅（Gandhāra）與咀叉始羅（Takṣaśīlā），

- 而猶賽德摩王家，深入印度以奢伽羅（Śākala）為首府，而統治旁遮普（Panjāb）。⁸⁹
- ◎這二家，都侵入印度。其中，猶賽德摩王家的提彌特羅（Demetrius），即位於西元前 190 年前後，占領了喀布爾，達到旁遮普。
- ◎其後有彌難陀王（Menander），就是熏迦王朝弗沙蜜多羅時，希臘人侵入中印度，直到華氏城的名王。⁹⁰

E、小結

從亞歷山大以來，希臘人與希臘文化，不斷的侵入印度，而以猶賽德摩王家（約成立於西元前 220，延續到前一世紀中），引起的影響最大！

(2) (波羅婆) 波斯人及塞迦人

二、安息人與塞迦人：

A、安息人

- ◎波斯人，印度稱之為波羅婆（Pahlava）。西元前六世紀，波斯的阿肯彌尼（Achaemenids）王朝，居魯斯（Cyrus）、大流斯（Darius）王，曾佔有大夏、罕利（Suguda），並侵入印度，征服了犍陀羅（Gandhāra）。等到亞歷山大東征，波斯王朝崩潰，成為被統治者。
- ◎西元前 248 年前後，波斯的民族英雄安爾薩息（Arsakes），反抗希臘（及其文化）的統治，重建波斯人的王國，這就是中國史書中的安息。

B、塞迦人

塞迦（Saka）人，在波斯的居魯斯王時，已出現於歷史上。

(A) 塞迦變成東北邊夷民族的通稱

- ◎凡波斯人稱之為塞迦的，敘利亞（Syria）——希臘人稱之為 Skythen。內容的部族不一，從興都庫斯山區、滂水（Oxus）——阿姆河，到藥殺水（Yaxartes）——錫爾河那邊，泛稱遊牧的邊夷民族。原始的塞迦人住地，我以為在興都庫斯山區；以後被作為東北邊夷民族的通稱。
- ◎這如中國史書的「胡」，本指北方的匈奴，其後「東胡」、「西域胡人」，被用來泛稱邊夷民族一樣。這留在下一節去研究。
- ※波斯（安息）人與塞迦人，是不同的，但時常混雜在一起。

(B) 塞迦人驍勇善戰

塞迦人是強悍而勇於戰鬥的民族，每參加波斯與希臘人的部隊。塞迦人曾編入居魯斯王的第十五營區；

- ◎而敘利亞王安都卡斯三世（Antiochus III），於西元前 209 年，討伐大夏時，也曾得到塞迦人的援助。
- ◎當安息王朝成立不久，彌提黎達斯（Mithradates）王，得塞迦人的援助，戰勝了敘利亞的塞琉卡斯二世（Seleucus II）。

⁸⁹ 印順導師著，《佛教史地考論》，p.288~289：「猶克拉提底在大夏獨立；隨後也侵入印度。在西元前二世紀中葉，猶克拉提底家佔了犍陀羅與恒叉始羅等地；猶塞德謨家，以奢羯羅為中心，統治了旁遮普，伸張勢力到南方。」

⁹⁰ 印順導師著，《佛教史地考論》，p.289：「西元前 184（或 185）年建立熏迦王朝的弗沙蜜多羅王在位時，希臘已深深侵入印度。」

◎但在西元前 128、123 年，塞迦人又一再與安息人作戰，而殺死安息的國王。

※不過大致來說，塞迦是服屬於安息，與安息人有更多的關係。

C、安息與塞迦人侵入印度的兩大方向

西元前 100 年前後，在擁戴安息王的名義下，安息人與塞迦人，紛紛侵入印度。安息人與塞迦人，都有牧伯（Kahatrapa）⁹¹制，聯合（混合）侵入，似乎並沒有統一的組合。從發展方向，大略分為二系：

（A）向西北印發展的安息、塞迦人

◎1、向西北印度發展的，有安息人，也有塞迦人。有名的茂斯王（Maues），即牟伽王（Moga）、阿吉斯（Azes）、烏頭發爾（Undopherros），或作貢頭發爾（Godophares），都是。

◎佔領的地區，介於高附河流域與旁遮普東部；犍陀羅、呾叉始羅，也都在其中。西方或稱之為印度安息人，而在中國，就是「塞種⁹²王罽賓」的事實。《漢書》（西域傳）說：「武帝始通罽賓。（罽賓）自以絕遠，漢兵不能至，其王烏頭勞，數剽殺漢使。烏頭勞死，子代立。……漢使關都尉文忠，與容屈王子陰末赴，共合謀攻罽賓，殺其王，立陰末赴為罽賓王」。

《漢書》的烏頭勞，顯然即西方所傳 Undopherros 的對音。近代人研究貨幣，以為 Undopherros，約為西元 20——40 年時在位。然《漢書》所記的烏頭勞，為漢元帝時代（西元前 48——33）。《漢書》的當時記錄，是值得信賴的。

◎印度西北的安息（塞迦）政權，後來為月氏所滅。

（B）沿印度河下游南下的塞迦人

◎2、沿印度河下流（印度河口留有塞迦島的遺跡）而南下的，以塞迦人為主。

◎摩偷羅（Mathurā）著名的「師子柱頭」，雕成波斯式兩獅相背的柱頭。石柱上刻著摩偷羅牧伯的世系，有大牧伯羅宙拉（Rājula）的名字，這是西元前一世紀中的塞迦族。

◎更向南發展的，

◎有屬於塞迦的叉訶羅多族，以那私迦為首府，佔有沿海地區——馬爾瓦（Malwa）、蘇刺陀等。為案達羅王瞿曇彌子所擊破的，就是這一族。

◎另有以鄢闍衍那為首府的牧伯，有名的盧頭陀摩（Rudradāman），約在位於西元 120——155 年，《大莊嚴論經》稱之為「釋伽（羅）王」⁹³。

◎這些向南方發展的，以塞迦族為主，而含有安息人、希臘人在內。所以瞿曇彌子擊敗叉訶羅多人，而說滅塞迦人、與那人與波羅婆人。

※此南方的塞迦族的政權，一直延續到西元四世紀中。

D、結：月氏人東來，希臘人的統治完全消失

◎希臘人、安息人、塞迦人的侵入印度，也見於《阿育王傳》⁹⁴，如說：

⁹¹ 《漢語大詞典》卷 6，p.244：【牧伯】稱州郡長官。

⁹² 《漢語大詞典》卷 2，p.1179：【塞種】見於我國古代史籍的游牧部族名…《漢書·西域傳上·罽賓國》：“昔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賓。塞種分散，往往為數國。”

⁹³ [原書 p.425 註 2]《大莊嚴論經》卷 15(大正 4，343b)。參閱印順導師著，〈釋伽羅王盧頭陀摩〉(編入《妙雲集》下編《佛教史地考論》p.407)。

⁹⁴ [原書 p.425 註 3]《阿育王傳》卷 7(大正 50，126c)。並見同本異譯《阿育王經》等。參考[1]印順導師〈佛滅紀年抉擇談〉、〈西北印度之教難〉(編入《妙雲集》下編《佛教史地考論》p.117~118、又 p.287~292)；

「未來之世，當有三惡王。……南方有王名釋拘，……西方有王名曰鉢羅，……北方有王名閼無那」。

◎南方的釋拘，即向南發展的塞迦。西方的鉢羅，即在高附河流域，犍陀羅一帶的波羅婆（安息，其中也有塞迦）。北方閼無那即與那。這一三方的動亂局勢，約遲到西元前一世紀末（50——1）。

※最遲些，月氏人接著東來，希臘人的統治，就完全消失了。

（3）貴霜：月氏人

三、月氏人：

A、住處的遷移

◎在漢初，月氏人住在中國西部的「燉煌、祁連間」。後來，為匈奴的冒頓單于、老上單于所攻破，月氏才向西遷移到伊犁地方。⁹⁵

◎約在西元前 140 頃，又被烏孫所擊破，月氏又向南避到滌水——阿姆河上流，定居下來，伸張勢力到河南，滅亡了大夏。

B、月氏的強大與發展

西元前 129 年前後，張騫到月氏，那時的月氏王庭，還在滌水以北，大夏還保有國家規模。月氏有五部翕侯⁹⁶，其中貴霜（Kuşāna）翕侯，在西元前後，統一了五部翕侯，大大的強盛起來⁹⁷。

◎貴霜的丘就卻（Kujūla，即 Kadphises I），向南發展而占領了興都庫斯山以南，阿富汗南部，高附與坎達哈爾（Kandahār），並向西攻擊安息。

◎繼任者叫閼膏珍（Wīma Kadphises），攻入印度，佔有旁遮普、犍陀羅一帶。

這二位的時代，在西元一世紀。

◎繼之而起的，是著名的迦膩色迦王（Kaniṣka），約在西元二世紀上半，囊括了北印度，以富樓沙富羅（Puruṣapura）為首都，勢力遠達中印度與西印度⁹⁸。佛教傳說，迦王曾征服了華氏城⁹⁹。迦王的時代，大乘佛教已非常興盛了。

3、小結

西北印度及阿富汗斯坦、大夏、罕利一帶，在原住民的基礎上，經希臘人、安息人、塞迦人、月氏人的一再侵入，居留與發展，為多民族複雜與合作的區域。長期的動亂，對於這一區域的佛教，留下深遠的影響！

[2]印順導師著，《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811。

⁹⁵ 印順導師著，《佛教史地考論》，p.4：「月氏族原居燉煌、祁連間，漢文帝時見逼於匈奴，乃西出忽嶺，臣服大夏，建貴霜王朝，承受當地之佛教文化而廣布之。」

⁹⁶ [1]《漢語大詞典》卷9，p.652：【翕〔xī ㄒㄧˊ〕侯】漢時烏孫、月氏、康居等部官名。

[2]印順導師著，《印度之佛教》，p.170：「翕侯，猶華言將軍」

⁹⁷ 印順導師著，《永光集》p.20：「月氏本分為五部，其中名為貴霜（Kuşāna）的，起初住在瓦罕谷（Wakhan）西部，起來統一五部，向東西發展。」

⁹⁸ 印順導師著，《印度之佛教》，p.170：「丘就卻，亦稱貴霜，於同族五部翕侯（翕侯，猶華言將軍）中特強，乃併四翕侯而為大月氏王。侵略四方，有迦濕彌羅，西達於波斯之境，東及於印度河。迨閼膏珍在位，又侵入印度內地，而有西北印度之全境。繼此而立者，即誠信佛教之名王迦膩色迦也。王約於佛元 520 年頃登位，以迦濕彌羅之迦膩色迦補羅為首都，西勝波斯，東侵波謎羅，攻于闐等地，受漢地之質子而優遇之。王初信異學，晚年乃專心佛教，此可證之於所鑄之貨幣。」

⁹⁹ [原書 p.425 註 4]《付法藏因緣傳》卷 5(大正 50, 315b)。

第二項、邊地佛教在政局動亂中成長

(p.426-436)

一、政局動亂佛教遭遇法難，故而產生法滅思想

阿育王（Aśoka）以後，印度開始了全面的動亂。佛教在政局動亂中，不免會遭遇困境，有中印度與西北印度的法難傳說。

（一）中印度的法難—熏伽王朝弗沙蜜多羅的破法

中印度的法難，是熏伽（Śuṅga）王朝弗沙蜜多羅（Puśyamitra）的破法。¹⁰⁰

1、文獻的記載

◎《阿育王傳》說到弗沙蜜多羅，「殺害眾僧，毀壞僧房」，並侵害到北印度的舍伽羅（Śākala）¹⁰¹。

◎《舍利弗問經》，也有此傳說¹⁰²。

◎法顯的《摩訶僧祇律私記》，也說到中天竺惡王的破法，「諸沙門避之四奔，三藏比丘星離」¹⁰³。

2、傳說與事實的分析

◎這一傳說，或不免言過其實，但弗沙蜜多羅，舉行婆羅門教的馬祭，在當時流行的宗教中，從孔雀（Maurya）王朝的特重佛教，而轉移為重視固有的婆羅門教，應該是可信的事實¹⁰⁴。

◎失去了王權的支持，佛教從類似國教的地位而下降，會有被壓抑與歧視的感覺，並多少有被壓迫的事實。

3、小結

依《舍利弗問經》所說：「壞諸寺塔八百餘所」¹⁰⁵，恆河中流——中國佛教的衰落，也許就是邊地佛教越來越興盛的原因之一。

（二）西北印的法難—三大勢力的先後侵入

西北印度的法難，就是與那人（Yona）、安息人（Pahlava）、塞迦人（Saka）的先後侵入。

《阿育王傳》卷 6（大正 50，126c）說：

「未來之世，當有三惡王出。……擾害百姓，破壞佛法。……南方有王名釋拘，……西方有王名曰鉢羅，……北方有王名閻無那，亦將十萬眷屬，破壞僧坊塔寺，殺諸道人」。

◎「道人」，這裡指比丘說。

¹⁰⁰ 印順導師著，《印度之佛教》，p.161~162：「迦王歿後，其子達摩婆陀那立。依耆那教徒所傳，王嘗於五印度廣建耆那寺院；其子多車王，則為邪命外道造三洞窟精舍云。佛元 204 年，多車王不孚眾望，大臣補砂蜜多羅，握兵權，得婆羅門國師之助，乃弑王而自立。於是冒狸王朝亡，建熏伽王朝。補砂蜜多羅王，信婆羅門教，行迦王懸為厲禁之馬祠，開始為毀寺、戮僧之反佛教行為。佛教所受苦難之程度，傳記多不詳。《阿育王傳》，《舍利弗問經》，極言其寺空、僧絕，有避入南山以僅存者。王歿，佛教乃稍稍復興，然遠非昔日之舊矣。幸補砂蜜多羅王之排佛，僅及於中印，時西北印及南印，非其政力所及也。」

¹⁰¹ [原書 p.436 註 1]《阿育王傳》卷 3（大正 50，111b）。又見《阿育王經》卷 5（大正 50，149a~b）。《雜阿含經》卷 25（大正 2，181b~c）。

¹⁰² [原書 p.436 註 2]《舍利弗問經》（大正 24，900a~b）。

¹⁰³ [原書 p.436 註 3]《摩訶僧祇律》卷 40（大正 22，548b）。

¹⁰⁴ 印順導師著，《印度佛教思想史》，p.59。

¹⁰⁵ 《舍利弗問經》卷 1（大正 24，900a29-b1）。

◎從西北方來的異民族，對於印度的佛教——塔寺及比丘，起初是不會受到尊重保護的。在戰爭過程中，寺塔僧眾的受到損害，可說是勢所難免。直到西元二世紀初，案達羅（Andhra）王朝的瞿曇彌子（Gautamīputra Śrīśātākarni），擊破塞迦族的叉訶羅多人（Kshaharāta）¹⁰⁶，自稱為印度宗教的保護者；特別尊重婆羅門教，對佛教也相當尊崇。這可以推見塞迦族在西印度，對婆羅門教及佛教，都曾有過某種程度的傷害。

（三）小結：法滅預言的成立，勉勵佛子護持佛法

1、法滅思想之出現

中印度衰落，西北印度異族的不斷侵入，在佛教受到損害時，不免泛起了佛法末日將臨的感覺。

2、舉證

◎這所以《阿育王傳》中，敘述了三惡王的破壞佛法，接著說到拘舍彌（Kauśāmbī）法滅的預言¹⁰⁷。

◎在律典中，拘舍彌是僧伽首先諍論分部的地方，看作佛法衰危的主要原因。

3、結

面對三惡王的侵擾，佛教內部派別的紛歧，於是結合了「滿千年已，佛法欲滅」¹⁰⁸的「正法千年」說¹⁰⁹，拘舍彌諍論說，三惡王入侵說，作出拘舍彌法滅的預言，以勉勵佛弟子的護持佛法。

二、佛教在政局動亂中成長—特別與大乘興起相關

阿育王以後，佛教在政局的動亂中，與邊遠地區的異民族相接觸，漸漸的受到他們的信仰與尊敬，這與大乘佛教的興起，是有深切意義的，這可以從部派的分化發展去說明。

（一）阿育王時代的根本二部

阿育王時代，根本二部是已經存在了。

1、上座部的分化

◎上座部（Sthavira）以摩偷羅（Madhurā）為重心，分出了分別說（Vibhajyavādin）、說一切有（Sarvāstivādin）二系。

¹⁰⁶ 印順導師《佛教史地考論》，p.291：「傳說中的三王，確曾先後而同時的侵擾印度。依印度史的實際情形，研究《阿育王傳》的記載，從三王的地理分布上，可以推斷這是西元前三、五十年的局面。這一傳說，是闍賓作者，從闍賓以眺望印度西北的。那時，塞迦的叉訶羅多人（還有卡須那多系的前代）在坎貝灣一帶，確乎在西南。」

¹⁰⁷ 《阿育王傳》卷7（大正50，127a29-b21）：「爾時眾僧多利供養飲食衣服，無有誦習讀經行道，但晝則俗話，夜便睡眠，貪著利養，莊嚴身體，著好衣裳。……學惡法者、無智慧者必滅佛法，諸天不喜不加擁護。由此事故，却後七日正法當滅，諸天空中極大懊惱，發大音聲而作是言：『如來正法後七日夜，因諸比丘鬭諍故滅。』」時拘舍彌有五百優婆塞，為佛法故諫諸比丘滅其鬭諍，皆唱怪哉，如來正法必當滅壞，法流必斷釋師子法，今則為彼無常論斷。」

¹⁰⁸ 《阿育王傳》卷6（大正50，126b26-c2）：「滿千年已，法欲滅時，非法眾生極為甚多，於閻浮提壞破十善，放大惡風天不降雨，穀米勇貴，霜雹為災，河泉少水，樹無花果，人之威德，生酥、熟酥漸漸竭少。未來之世當有三惡王出：一名釋拘，二名閻無那，三名鉢羅擾。」

¹⁰⁹ 《釋迦方志》卷2（大正51，973c3-7）：「依《摩耶經》：『如來滅後正法五百年，像法一千年。』又依《善見毘婆沙》云：如來滅後正法千年，像法亦爾；以度女人故，正法滅五百年。若諸女人能遵八敬，如法行道，正法住世還得千年。」

2、大眾部的分化

大眾部 (Mahāsāṃghika) 是以東方的毘舍離 (Vaiśālī) 為中心。雖當時也許還沒有明顯的再分化的部派對立，然與分別說、說一切有同樣的，以教義的特色為名的，如一說部 (Ekavyāvahārika)、說出世部 (Lokottaravādin)、說一切行如灰聚的雞胤部 (Kukkuṭika)，相信在思想上已經分化了¹¹⁰。

(1) 據《部執論疏》傳此三部有大乘經

這三部，據真諦的《部執論疏》說：「大眾部併度（疑是「廣」字）行央掘多羅國。此國在王舍城北。此部引華嚴、涅槃、勝鬘、維摩、金光明、般若等諸大乘經」¹¹¹。

◎央掘多羅 (Aṅguttarāpa)，即上央伽，在央伽 (Aṅga) 的北方，恆河的那邊，與《大唐西域記》所傳的弗栗恃國相當¹¹²。

◎弗栗恃 (Vṛji) 即跋耆，跋耆族從毘舍離而向東分布¹¹³。

(2) 有大乘經的傳說，應解說為大乘學者意會到大乘思想的興起

在這一區域的佛教，傳說含有大乘經，或信或者不信，因而引起三部的分化。在阿育王時代，這是不可能的。如解說為大乘學者，意會到大乘思想的興起，是由此流行出來的，所以作出這樣的傳說，那就是不無理由了。

(二) 大眾部的再次分化

1、多聞部

此後，大眾部分出的多聞部 (Bahuśrutīya)，真諦 (Paramārtha) 傳說為還在央掘多羅。有關多聞部的銘文，在案達羅的 Nāgārjunikoṇḍa 及西北印度的 Pālātū Dherī (巴基斯坦境內) 發見，流行在這裏，是西元後二、三世紀的事¹¹⁴。

2、說假部—與大迦旃延、阿槃提有關

◎又分出說假部 (Paññatti)，與大迦旃延 (Mahākātyāyana) 有關；大迦旃延與阿槃提 (Avanti) 有關¹¹⁵。

3、南方的制多山部—與大天、案達羅有關

(1) 從制多山部又分出東山住、西山住部

◎大眾部分出的學派，流行在南方而有重要意義的，是阿育王時的大天 (Mahādeva)，傳教到摩醯沙漫陀羅 (Mahisamaṇḍala)¹¹⁶而分出的部派。

¹¹⁰ [1]《異部宗輪論》卷1(大正49, 15a26-27)。

[2]印順導師著，《印度之佛教》，p.106：「大眾部學者住王舍城北之央掘多羅，以所見不同，初分三部。有好作概略之說者，如以一音說一切法，以一切法皆了義者，別出『一說部』。有說一切佛語皆是出世間者，別立『說出世部』。有以『毘奈耶』在調伏煩惱，衣、食、住小事，但求適宜，可勿拘於舊習……從彼部主種姓為名，曰『雞胤部』。」

¹¹¹ [原書 p.436 註4]見《三論玄義檢幽集》卷5(大正70, 459b)。

¹¹² [原書 p.436 註5]《大唐西域記》卷7(大正51, 910a)。

¹¹³ 印順導師著，《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326：「跋耆為摩羅東南的大族，《西域記》說：由毘舍離『東北行五百餘里，至弗栗恃國』，弗栗恃為跋耆梵語 Vraja 的對譯。」

¹¹⁴ [原書 p.436 註6]塚本啟祥《初期佛教教團史之研究》(p.463)。

¹¹⁵ 印順導師著，《永光集》，p.66 ~ p.67：「《三論玄義檢幽集》卷五，依真諦之《部執異論》而說(大正70, 461a)：『此是佛假名說，此是佛真實說；此是真諦，此是俗諦。……分別說部即大迦旃延弟子。』說真說俗，說實說假，也許由此而落入『有無』中吧！說假部是大眾部所分出的；大迦旃延在佛世就弘法到阿槃提 (Avanti)，所以『句勒論』是流行於南天竺的。」

¹¹⁶ 印順導師著，《佛教史地考論》，p.131：「《善見律》(卷二)說：大天與阿育王同時，是王子摩哂陀 (Mahinda)」

◎依《異部宗輪論》說：大天住制多山（Caityaśaila），成為制多山部。從制多山部分出東山住部（Pūrvaśaila）、西山住部（Aparaśaila）¹¹⁷。

《大唐西域記》卷 10（大正 51，930c）說：

「馱那羯磔迦國，……（王）城東據山，有弗婆勢羅（〔唐言東山〕）僧伽藍。城西據山，有阿伐羅勢羅（〔唐言西山〕）僧伽藍」。

◎馱那羯磔迦（Dhānyakāṭaka）的東山與西山僧伽藍，無疑為古代東山住與西山住二部的根本道場。

◎據《東南印度諸國之研究》推定：馱那羯磔迦王城，為 Amarāvātī。今 Amarāvātī Tope，為古代的東山寺；而西面（實際是西西北）的 Dhāraṇi koṭa 古城，為西山寺的遺址¹¹⁸。

（2）、《論事》所傳一案達羅學派與根本大眾部，隨案達羅王朝興起而盛行

◎《論事》所傳的案達羅學派，即王山（Rājagiriya）、義成（Siddhattha）、西山、東山——四部。這四部，被稱為案達羅學派¹¹⁹。有關四部的銘文，及制多山部的，都在案達羅（Amarāvātī）一帶發見¹²⁰。可以推見這四部，是隨案達羅王國的興起而盛行的。

◎根本大眾部，在案達羅王朝下，也非常興盛，從案達羅東方，到西方那私迦，都有銘文可以證實¹²¹。

4、大眾部弘傳的方向

（1）向西北

大眾部也還向西北流行，

A、西印度

◎西元前一世紀起，有關大眾部的銘文，在摩偷羅發見¹²²。

◎《摩訶僧祇律》，特地說到摩偷羅的眾多精舍¹²³，也可以知道大眾部在這裡的流行。

B、北印度

其後，傳向北印度，

◎有犍陀羅地方的銘刻¹²⁴。

◎玄奘也說到：迦溼彌羅（Kaśmīra）、烏仗那（Udyāna）有大眾部。

C、西北印度

而大眾部分出的說出世部，流行於西北的梵衍那（Bāmiyān）¹²⁵。

D、結

的阿闍黎，到摩醯沙漫陀羅（Mahisamaṇḍala）的傳教師。」

¹¹⁷ [原書 p.436 註 7]《異部宗輪論》（大正 49，15b）。

¹¹⁸ [原書 p.436 註 8]高桑駒吉《東南印度諸國之研究》（p.165~166）。

¹¹⁹ 《漢譯南傳大藏經·論事》第 61 冊，p.155：「稱安達派者是東山住部、西山住部、王山部、義成部是等後世出現之眾。」

¹²⁰ [原書 p.436 註 9]塚本啟祥《初期佛教教團史之研究》（p.463~477）。

¹²¹ [原書 p.436 註 10]塚本啟祥《初期佛教教團史之研究》（p.458~462）。

¹²² [原書 p.436 註 11]塚本啟祥《初期佛教教團史之研究》（p.453~454）。

¹²³ [原書 p.436 註 12]《摩訶僧祇律》卷 8（大正 22，295a~c）。

¹²⁴ [原書 p.437 註 13]塚本啟祥《初期佛教教團史之研究》（p.455~457）。

¹²⁵ [原書 p.437 註 14]《大唐西域記》卷 3「烏仗那」（大正 51，882b）。「迦溼彌羅」（888a）。卷 1「梵衍那」（873b）。

大眾部傳到西北，是西元以後，特別是貴霜（Kuṣāṇa）王朝的時代。

（2）向東南

◎大眾部雖也分化到西北，而主要是從東方（沿海岸）而傳入南方——案達羅。

◎從東方而向南方的中途，烏荼（Udra（古代屬羯[食+麥]迦）是值得重視的地方。在玄奘的時代——西元七世紀初，烏荼是「僧徒萬餘人，並皆習學大乘法教」¹²⁶。烏荼的補澀波祇（Puṣpagiri）僧伽藍，推定為今 Puri 州的 Kondgiri 或 Udayagiri（優陀延山）。這裡的峒窟很多，有早在西元前二世紀開鑿的。這裡發見的 Hāthi-gumphā 銘刻，就記載著羯[食+麥]迦國（Kaliṅga）質多（Cheta）王朝佉羅毘羅（Khāravela）的勳業¹²⁷。

（三）上座分別說系的分化

I、上座分別說系分化成四部

上座分別說系，以阿槃提（Avanti）為重鎮，發展分化而成四部。

（1）錫蘭島—銅鑼部

其中，銅鑼部（Tāmraśātīya）是南傳於錫蘭的，就是現代所稱的南傳佛教。

（2）印度本土分成三部

在印度本土，分成三部：

A、化地部—流行於西印莫醯

一、化地部——彌沙塞（Mahīśāsaka），從來解說為「正地」、「教地」、「化地」，是創立部派者的名字。然近人研究，認為這是流行於西印度莫醯（或作莫訶 Mahī）河地方的學派，所以名為 Mahīśāsaka¹²⁸。

B、法藏部—達摩勒棄多傳教於阿波蘭多迦

二、法藏部（Dharmaguptaka），也可譯為法護部。

◎阿育王時的與那人達摩勒棄多（Yonaka Dhammarakkhita），也是「法護」的意義。《善見律毘婆沙》，將達摩勒棄多譯作曇無德¹²⁹，那是認為這就是「法藏」了。

◎達摩勒棄多傳教於阿波蘭多迦（Aparāntaka），可能與佛世富樓那（Pūrṇa）傳教所到的西方相近，推定為今孟買（Bombay）以北的 Sopārā，與北面的 Koṅkan 地方。

※這二部的早期教區，從分別說系由阿槃提而向南來說，分化在這裡，倒是相當合適的。

C、飲光部—迦葉族末示摩傳教於雪山

三、飲光部（迦葉遺 Kāśyapīya）：阿育王派遣的傳教師中，有迦葉族的末示摩（Majjhima）等，到雪山邊（Himavantapadeśa）。在 Sāñcī（刪至）的塔裏，發見有傳教於雪山的，迦葉族末示摩等的舍利銘刻。傳教到雪山，而舍利卻在鄢闍衍（Ujjayinī）附近的 Sāñcī（刪至）發見，可說（生前或死後）回到了分別說的故鄉。這可能就是分別說所分出的飲光部的來源！

※銅鑼部自稱上座部，而《異部宗輪論》說：先上座部（Pūrvasthāvira）又轉名為雪山部（Haimavata）¹³⁰，也許與傳教到雪山邊有關。總之，這都是屬於上座分別說系的。

¹²⁶ [原書 p.437 註 15]《大唐西域記》卷 10(大正 51, 928b)。

¹²⁷ [原書 p.437 註 16]高桑駒吉《東南印度諸國之研究》(p.18)。

¹²⁸ [原書 p.437 註 17]李思傑《印度部派佛教哲學史》(p.193)。

¹²⁹ 《善見律毘婆沙》卷 2(大正, 684d, n.54)：Yonaka-Dhammarakkhita(曇無德)。

¹³⁰ [原書 p.437 註 18]《異部宗輪論》(大正 49, 15b)。

2、化地部與法藏部教義相近於大眾部

(1) 依《異部宗輪論》所說

依《異部宗輪論》，知道化地部與法藏部的教義，大都與大眾部相同¹³¹。

(2) 依《論事》所說

A、與大眾部所分出的案達羅學派相近

然依《論事》所說，那應該是與大眾部所分出的案達羅學派相近（也可能與大眾部的晚期說相同）。

B、與同受案達羅政權之下有關

大眾部與分別說部，阿育王時代，分化而都還簡樸。到案達羅王朝興起，從東到西，橫跨全印度。分別說向南分化的化地與法藏，都在案達羅的政權下。化地、法藏部與案達羅學派相近，應該是與此有關的。

(3) 依《大唐西域記》所說—西印廣大地區佛教的共同性

◎《大唐西域記》說到西印度的阿折羅（Ācāra）羅漢，所造的寺塔，也橫跨東西，如¹³²說：

「案達羅國……瓶耆羅城側不遠，有大伽藍，重閣層臺。……伽藍前有石窠堵波，高數百尺，並阿折羅（〔唐言所行〕）阿羅漢之所建也」。

「摩訶剌佉國……東境有大山，……爰有伽藍，基于幽谷。高堂邃宇，疏崖枕峰。重閣層臺，背巖面壑，阿折羅（〔唐言所行〕）阿羅漢所建。羅漢，西印度人也。……精舍四周，彫鏤石壁」。

「伐臘毘國，……去城不遠，有大伽藍，阿折羅阿羅漢之所建立」。

◎案達羅的瓶耆羅城（Veṅṅipura），推定為今 Krishnā 州 Ellore 市北八英里的 Pedda Vegi¹³³。

◎摩訶剌佉（Mahārāṣṭra）的阿折羅伽藍，就是現存著名的 Ajanta（與阿折羅音相近）窟，在今 Nizam 州。

◎伐臘毘（Valabhī）在今 Kathiawar 半島的東岸。

※三處的距離那麼遠，而都有阿折羅阿羅漢建造寺窟的記錄。雖阿折羅羅漢的事跡不明，但至少說明了這一廣大地區佛教的共同性。Ajanta 石窟的建造，最早的在西元前二世紀¹³⁴。

(4) 小結—大眾部影響大陸分別說系對大乘興起有重要意義

大眾部分化南方，深深影響了大陸的分別說系。在大乘興起的意義上，是應該特別重視的！化地部等離開了本土，流入北方，應是以後的事。

(四) 上座說一切有系的分化

上座說一切有系，是七百結集中的西方系，從拘舍彌（Kauśāmbī）、摩偷羅（Mathurā），

¹³¹ 印順導師著，《印度佛教思想史》，p.58：「留在印度的，與南方大眾部系的化區相啣接，所以再分化出的化地部（Mahīśāsaka），法藏部（Dharmaguptaka），飲光部（Kāśyapīya），思想都接近大眾部。如《異部宗輪論》說：法藏部『餘義多同大眾部執』；飲光部『餘義多同法藏部執』。」

¹³² [原書 p.437 註 19]《大唐西域記》卷 10(大正 51, 930a)。卷 11(大正 51, 935a、936b)。

¹³³ [原書 p.437 註 20]高桑駒吉《東南印度諸國之研究》(p.148)。

¹³⁴ [原書 p.437 註 21]《望月佛教大辭典》(p.29)。

而向西北發展的。

1、拘舍彌一帶的犢子部

後分二大系，留在拘舍彌一帶的，是犢子部（Vātsīputrīya）。

(1) 分出四部

從犢子部又分出四部：法上部（Dharmottarīya）、賢胄部（Bhadrāyānīya）、正量部（Saṃmatīya）、密林山部（Śaṇṇagarika，南傳作六城部 Chandagārika）。

(2) 在流行中，正量部取代犢子部的地位

◎在流行中，正量部盛行，取代了犢子部的地位，自稱根本正量部（Mūlasaṃmitīya）。

◎銅鑠部的傳說，由於東方跋耆子（Vajjiputtaka）的非法，分出了大眾部；而屬於上座系的犢子部，也寫作 Vajjiputtaka。跋耆子與犢子部的語音一致，使我們感到非常的困惑！

A、正量部的化區廣大

玄奘的時代，代犢子部而盛行的正量部，化區非常廣大。

◎如鞞索迦（Viśoka）¹³⁵、室羅伐悉帝（Śrāvastī）¹³⁶、劫比羅伐罕堵（Kapilavastu）¹³⁷、婆羅痾斯（Vārāṇasī）¹³⁸、阿耶穆佉（Ayamukha）¹³⁹、劫比他（Kapitha）¹⁴⁰、聖醯掣咀羅（Ahicchatra）。這都是以犢子國（Vatsa）拘舍彌為中心，而流行於恆河（Gaṅgā）、閻浮那河（Yamunā）中上流域。

◎摩偷羅出土的銘文，也有屬於正量部的¹⁴¹。

B、正量部往西南進入分別說系的故鄉

◎正量部更西南進入分別說系的故鄉——摩臘婆（Mālava）、伐臘毘（Valabhī）。

◎在西印度那私迦等，發見與法上部、賢胄部有關的銘文¹⁴²，這是與案達羅王朝勢力下，大眾部與大陸的分別說系有關涉的。

C、正量部深入西北沿海

正量部並深入西北沿海區，如信度（Sindh）、阿點婆翅羅（Audumbatira）、臂多勢羅（Pitāsīlā）、阿耆茶（Avaṇḍa）。

(3) 犢子部的風格——與法藏部、大眾部相近

◎犢子系分化的事跡，極不分明。

◎犢子部是屬於上座說一切有系，而保持簡樸學風的一流。

◎犢子部學習《舍利弗阿毘曇》，被稱為《犢子毘曇》¹⁴³，與分別說系的法藏部等相近，不像南方銅鑠部，北方說一切有部那樣的論義繁廣。

¹³⁵ 鞞索迦(Viśoka)---毘舍佉

¹³⁶ 室羅伐悉帝(Śrāvastī)---舍衛城

¹³⁷ 劫比羅伐罕堵(Kapilavastu)---迦毘羅衛城

¹³⁸ 婆羅痾斯(Vārāṇasī)---婆羅奈

¹³⁹ 阿耶穆佉(Ayamukha)---阿踰陀

¹⁴⁰ 劫比他(Kapitha)---僧伽施國

¹⁴¹ [原書 p.437 註 23]塚本啟祥《初期佛教教團史之研究》(p.483)。

¹⁴² [原書 p.437 註 23]塚本啟祥《初期佛教教團史之研究》(p.484~486)。

¹⁴³ [原書 p.437 註 24]《大智度論》卷 2(大正 25, 70a)。

◎犢子系的戒律，是比丘具足戒二百戒¹⁴⁴，為現在所知的戒律中最古樸的。

◎犢子部立不可說（an-abhilāpya）的我，傾向於形而上的實體，與大眾部的重於理性相近¹⁴⁵。

※犢子系簡易而傾向形而上的學風，也許是銅鑠者所厭惡的（我國也有稱之為附佛法外道的）¹⁴⁶，所以因語音的近似，而呼之為跋耆子吧！

（4）犢子系的教區

正量部發展的廣大形勢，不知是什麼時候形成的。

◎大抵是阿育王以後，大眾系向南，分別說系向西南，說一切有系向西北；在中印度王權衰落，南北地方政權動亂中，犢子系保持原有教區，擴展而幾乎取得恆河、閼浮那河中流以上的大部分地區，並伸向東、西南與西北——印度河下流地區。

◎在西方，大抵是塞迦族向南發展的地區。這樣的解說，與事實該不會有太大的出入吧！

2、從摩偷羅向西北發展的說一切有部

上座說一切有系，從摩偷羅而向西北發展的，是說一切有部（Sarvāstivādin），又從說一切有部分出說轉部（Saṃkrāntivādin）。說一切有部立假名我，說轉部立勝義我，犢子系立不可說我，都有類似的地方¹⁴⁷。

（1）佛法向西北印的傳布

佛法向西北印傳布，應該是很早的。

A、傳布的過程

◎自亞歷山大（Alexander）王侵入印度，與那人（Yona, Yavana）與希臘文化，與印度的關係密切起來。

◎阿育王派遣的傳教師中，有與那人達摩勒棄多，那時的與那人，不但信佛，而且有出家的，並為僧伽的大德了。阿育王派遣正法大臣，去希臘五國，佛法開始深入西方。

¹⁴⁸

◎革新猶太教的耶穌，有禁欲色彩，或者說是受到印度佛法的影響。

◎多馬福音說耶穌聽說阿字的妙義，那是更不用說了，但這是以後的事。

◎依佛教傳說：七百結集時代的商那和修（Sāṇavāsi），阿育王時的優波笈多（Upagupta），

¹⁴⁴ [原書 p.437 註 25]印順導師著《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p.174~179)。

¹⁴⁵ 印順導師著，《華雨集第四冊》，p.96：「『諸行無常印』，在初期佛教中，或覺得剎那生滅不能說明業果的相續與縛脫間的聯繫；它們要求用中之體，動中之靜，犢子系的不可說我，經量本計的勝義我，大眾系的意界是常，一心是常，走向真我常心論。」

¹⁴⁶ 印順導師著，《如來藏之研究》，p.132：「部派佛教中，犢子部（Vātsīputrīya）等立『我』。被稱為附佛法外道。然犢子部與說轉部（Saṃkrāntivādin），成立『我』論的目的，是為了成立生死流轉，從繫縛到解脫的聯繫，而不是以『我』為真理，為證悟的內容。」

¹⁴⁷ [原書 p.437 註 26]參考印順導師著《性空學探源》(p.171~179)。

印順導師著，《如來藏之研究》，p.51：「犢子部的不可說我，似乎非常特出，其實依蘊施設，與說一切有部的假名我，說轉部的勝義我，一脈相通，只是解說上有些差別而已。」

¹⁴⁸ 印順導師著，《印度之佛教》，p.93：「迦王初置正法官，融道德宗教於政治，以促進民生之和樂。次派傳教師，專力於弘布佛教，努力於國際之和平。王與敘利亞、埃及等王國，締結友善之邦交；並藉佛教以宣達國際間之信義和平，雖維持和平僅五十年，然實開國際和平運動之先聲也。迦王之傳教事業，以西北及東南為最成功。正法官所至之國家及國王之名，見於敕令之刻文者，有敘利亞之安提柯斯，埃及之度萊梅，馬其頓之安提谷那斯，克萊奈之馬迦斯，愛毘勞斯之歷山王（此上即希臘五王國）；以及北印之健駄羅，南印之安達羅、錫蘭等，可見此皆佛教宣揚之地也。」

都遊化到西北印；**提多迦**（Dhītika）到了吐火羅大夏（Tho-kor）¹⁴⁹。阿育王時，**摩田提**（Medhyantika）的遊化罽賓（Kaśmīra），更是當時的一件大事。

※從此，印度西北成為說一切有部的化區。

B、說一切有部受異民族信仰，於迦膩色迦王達到極盛

◎西元前二世紀中，猶賽德摩（Euthydemus）王家的彌難陀王（Menander.Milinda），與龍軍（Nāgasena）比丘問答佛法，表示信受。撰集當時的問答，如南傳的《彌蘭王問》，北傳的《那先比丘經》，這是與那王家信佛的大事。

◎摩偷羅獅頭石柱銘文，說到塞迦（Saka）王家，建塔奉佛舍利，施與說一切有部，這是西元前一世紀的事¹⁵⁰。

※佛法——**說一切有部**，受到從西北而來的異民族的信仰，到西元二世紀，大月氏的迦膩色迦王（Kaniška）而達到極盛。

（2）有部論師的分布情形

A、西方師—世友、妙音

說一切有部的論師中，如世友（Vasumitra）、妙音（Ghoṣa），在阿毘達磨論師中，屬於犍陀羅及以西的「西方師」。

◎如**世友**是摩盧（Maru），今屬蘇聯的 Merv 人；

◎**妙音**是吐火羅人。

B、東方師—迦溼彌羅師

說一切有部正統的迦溼彌羅（Kaśmīra）師，是東方系。

C、吐火羅是說一切有部的重鎮

◎以犍陀羅、（及以後發展到）迦溼彌羅為中心，向西北發展，到達吐火羅、安息（波斯）、康居等地。

◎特別是吐火羅的縛喝（Balkh），古稱「小王舍城」。玄奘所見，「僧徒三千餘人，普皆習學小乘法教」。聖賢的塔基，共一千多所¹⁵¹，可想見過去佛教興盛的情形。這是深受希臘文化，又受月氏人所治化的地區，實在是從犍陀羅而傳向西方的小乘——說一切有部的重鎮。

◎西域（《漢書》所謂北道）的阿耆尼、龜茲、跋祿迦、佉沙——疏勒、烏鎡、竭盤陀，崇信說一切有部教法的，都由吐火羅（縛喝）一線而來。

（3）近於大乘的持經譬喻者

◎說一切有部的西方師，還不能說是與大乘相近的。

◎說一切有部中，原有持經者（sūtradhara）、譬喻師（dārṣṭāntika），如法救（Dharmatrāta）是睹貨羅人；覺天（Buddhadeva）可能為摩偷羅人；世友——《尊婆須蜜菩薩所集論》的作者，都是。

◎古代的持經譬喻師，如法救、世友、彌多路尸利（Mitraśrī）、僧伽羅剎（Saṃgharakṣa），在中國都是被尊稱為菩薩的¹⁵²；思想簡易而近於大乘。¹⁵³

¹⁴⁹ [原書 p.437 註 27]參考印順導師著《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p.99~106)。

¹⁵⁰ [原書 p.438 註 28]塚本啟祥《初基佛教教團史之研究》(p.488~489)。

¹⁵¹ [原書 p.438 註 29]《大唐西域記》卷 1(大正 51, 872c)。

¹⁵² 印順導師著，《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 6 章，p.376：「說一切有部的持經譬喻師，內重禪觀，

※在民族複雜的西北印度，持經譬喻者近於大乘，而與北方大乘有更多關係的，應該是塞迦族地區的佛教。

（五）結論

- ◎上面所說，阿育王以來，適應邊區民族而展開的佛教，除極少數的，如銅鑠部的大寺派¹⁵⁴，說一切有部的迦溼彌羅師，都有大乘的傾向。
- ◎其中，¹⁾佛教從東而向南的，有烏荼、案達羅民族；²⁾從西而向北的，有與那、塞迦民族：大乘在這裡興盛起來。

外重教化，以聲聞比丘的身分，與大乘興起的機運相關聯，被稱為菩薩。」

¹⁵³ 印順導師著，《印度佛教思想史》，p.207~208：「法救被稱為菩薩，對菩薩確有獨到的見地……這位有部譬喻師，這樣的推重菩薩的般若！法救，婆須蜜，彌帝利尸利，僧伽羅剎，馬鳴，都被稱為菩薩；還有肯認《般若經》的脇尊者，正是『初期大乘』時代的有部大師。北方的持經者、譬喻師，以聲聞佛法立場而含容兼攝菩薩精神，在北方『大乘佛法』興盛中，不應該忽略這一學系的影響！」

¹⁵⁴ 印順導師著，《以佛法研究佛法》p.235：「錫蘭的佛教，是阿育王時代傳去的，為大寺派的赤銅鑠部。不久，又有佛教傳入，住無畏山寺，成為無畏山寺派，兼學大乘，與大寺派的爭執很熱烈。」

第三節、塞迦族與佛教

第一項、北印度的塞迦族

(p.438-448)

一、塞迦與釋迦族同種的傳說

北印度的塞迦(Saka)人，除政治而外，與佛教結成深切的關係，而有塞種與釋迦(Śākya)族同種的傳說，

(一) 塞迦與釋迦族同種之引證

1、唐·顏師古《注漢書》

◎如唐顏師古《注漢書》說：

◎塞種：「即所謂釋種者也，亦語有輕重耳」¹⁵⁵（西域傳）。

◎「西域國名，即佛經所謂釋種者。塞、釋聲相近，本一姓耳」¹⁵⁶（張騫傳）。

顏師古的解說，並非臆說¹⁵⁷，而是根據佛教的傳說。

2、引《大唐西域記》為證

(1) 舉證

《大唐西域記》卷 6 說：

「劫比羅伐罕堵國……誅釋西南，有四小罕堵波，四釋種拒軍處。……毘盧釋迦嗣位之後，追復先辱，便興甲兵，至此屯軍。釋種四人，躬耕畎畝，便即抗拒，兵寇退散。……四人被逐，北趣雪山：一為烏仗那國王，一為梵衍那國王，一為呬摩咄羅國王，一為商彌國王。奕世傳業，苗裔不絕」。¹⁵⁸

(2) 釋義

◎玄奘從印度得來的傳說：釋迦佛在世時，毘盧釋迦王(Virūḍhaka)，或譯為毘流(琉璃王(Vaiḍūrya)¹⁵⁹，誅滅釋種時，有釋種四人，抗拒敵兵，後來流散到北方，成為北印度四國的先人。四國是：烏仗那(Udyāna)、梵衍那(Bāmiyān)、呬摩咄羅(Hematāla)、商彌(Śamī)。

◎《西域記》雖沒有說到「塞種」，但這四國的地域，正與古代「塞種王罽賓」，及西方史書所記的 Saka（塞迦）相當。

(二) 佛教中也有二說

這一塞迦即釋迦的傳說，佛教中也有二說：

1、釋種四人四國說

一、釋種四人四國說，這是《大唐西域記》所傳的。

◎《西域記》說到：「呬摩咄羅國……王釋種也」¹⁶⁰；「商彌國……其王釋種也」¹⁶¹，

¹⁵⁵ 《四庫全書·史部·正史類》，p.13。

¹⁵⁶ 《四庫全書·子部·類書類》，p.14。

¹⁵⁷ 《漢語大詞典》卷 6，p.1394：【臆說】1.只憑個人想象的說法。2.主觀地毫無根據地敘說。

¹⁵⁸ 《大唐西域記》卷 6(大正 51，900c22-901c16)。

¹⁵⁹ [1]《佛說琉璃王經》卷 1(大正 14，783b22-23)：「舍衛國王，時有太子名維樓黎一產育之初，與琉璃寶俱，因以為號。」

[2]《翻譯名義集》卷 3(大正 54，1094c11)：「毘盧釋迦，《西域記》云：舊曰毘流離王，訛也。」

¹⁶⁰ [原書 p.448 註 1]《大唐西域記》卷 12(大正 51，940b)。

◎而特別重視烏仗那與釋迦族的關係，如卷3（大正51，882b~884a）說：

- ◎「烏仗那……有窣堵波，高六十餘尺，上軍王之所建也。昔如來之將寂滅，告諸大眾：我涅槃後，烏仗那國上軍王，宜與舍利之分」。¹⁶²
- ◎「昔毘盧釋迦王前伐諸釋，四人拒軍者，宗親擯逐，各事分飛。其一釋種……（與龍女結婚）……受龍指誨，便往行獻烏仗那王，躬舉其[疊+毛]，釋種執其袂而刺之。……咸懼神武，推尊大位。……釋種既沒，其子嗣位，是為嚧咀羅犀那王（唐言上軍）」。¹⁶³
- ◎「上軍王嗣位之後，其母喪明。如來伏阿波邏羅龍還也，從空下其宮中。上軍王適從遊獵，如來因為其母略說法要，遇聖聞法，遂得復明。如來問曰：汝子，我之族也」。¹⁶⁴

嚧咀羅犀那（Uttarasena），即上軍王。佛化上軍王母，《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¹⁶⁵，也有說到。四國中特別重視烏仗那，是很有意思的，這正是「塞種王闍賓」的地方。

2、釋種一人一國說

二、釋種一人一國說：

（1）舉證

◎如《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8（大正24，240a~c）說：

「有一釋種，名曰閃婆，住于外邑，撿校農作。聞彼惡生（即毘盧釋迦）親領四兵，至劫比羅，欲誅釋種。……乃嚴兵眾，來襲惡生，倉卒橫擊，即便大敗。……閃婆釋子，心欲入城，……既不容入，請還家口，眾出與之。……佛以慈悲，持自髮爪，授與閃婆。……往婆具荼國，……共立為主，號為閃婆國。閃婆立後，遂乃敬造大窣堵波，安置如來髮爪以申供養，即號其塔為閃婆窣堵波」。

◎《增壹阿含經》卷26（大正2，691c）說：

「有釋童子，年向十五，名曰奢（或作「舍」）摩。聞流離王今在門外，……獨與流離王共鬥。是時，奢摩童子多殺害兵眾。……奢摩童子即出國去，更不入迦毘羅越」。

（2）釋義

◎奢摩（Śama）或閃婆（Śambha），就是《西域記》釋種四國中的商彌。在西方史書中，塞迦人中的 Śam，是卓越的勇士。

◎這一人一國說，也有獨特的意義。烏仗那與商彌相鄰，據《八十四成就者傳》說：烏仗那分為二國，其中一國名 Sambhala¹⁶⁶，也就是商彌——閃婆。

3、結

所以這一傳說，早期也許只是奢摩一人，後依實際的情形，作成釋種四人四國說吧！這一傳說，是不能早於塞迦人進入印度以前的。

¹⁶¹ [原書 p.448 註 2]《大唐西域記》卷12（大正51，941b）。

¹⁶²《大唐西域記》卷3（大正51，882b10-883b6）。

¹⁶³《大唐西域記》卷3（大正51，883b27-884a14）。

¹⁶⁴《大唐西域記》卷3（大正51，884a15-18）。

¹⁶⁵ [原書 p.448 註 3]《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卷9（大正24，40c26-27）：「世尊復到稻穀樓閣城，於此城中化勝軍王母，令住四諦已。」。

¹⁶⁶ [原書 p.448 註 4]日譯《印度密教學序說》（五六）。

(三) 佛法主張民族平等，然後人卻欲以「釋迦」為中心

1、欲建立釋迦集團的標幟

我們知道，佛法是主張民族平等的。

◎但在佛法的開展中，佛陀晚年，就有以釋族比丘為領導中心的運動¹⁶⁷。

◎七百結集時代，有東方的釋迦同族，聯結成東方中國，與西方邊地比丘抗衡的事實。

168

◎漢譯《長阿含經》，也有「釋種（Śākya）、俱利（Koṭi）、冥寧（Mina）、跋耆（Vṛji）、末羅（Malla）、酥摩（Himā）」——六族奉佛的傳說¹⁶⁹。

◎以釋迦佛的宗教文化為中心，企圖造成一文化族，所以「四姓為沙門，皆稱釋種」¹⁷⁰；在家佛弟子而見諦的，也稱為釋。

※「釋迦」，被作為佛教（通於在家）集團的標幟。這一運動，當時並沒有太大的成功。

2、塞迦與釋迦音聲相近，被視為其後裔，對北印佛教的發展有其重要意義

◎在佛法進入印度西北，發見 Saka（塞迦）人與釋迦的音聲相近，有意無意的看作釋迦族的後裔。釋迦與塞迦的特殊關係，在西元前一世紀起，漸漸形成。不只是佛教的傳說，塞迦人也應有同感，引以為榮。

◎釋迦與塞迦是否同族，為另一問題，而以塞迦為釋迦族，在北印度佛教的發展上，實有不可忽視的意義！

二、釋種四國的所在地

被稱為釋種四國的所在地，近代學者研究的結論，細微處雖有異說，大體都所說相近。

(一) 烏仗那國

◎烏仗那國，或作烏菴、烏長，在蘇婆伐罕堵河（Śubhavastu），今蘇婆河（Swāt）兩岸。

◎首府為曹揭釐（Maṅgali），即今蘇婆河左岸的 Mangalaor。

◎從曹揭釐向東北行，到達麗羅川（Darada），今達拉特地方（Dardistan），是烏仗那的古都¹⁷¹（《高僧法顯傳》作「陀歷」¹⁷²）¹⁷³。

¹⁶⁷ 印順導師著，《華雨集第三冊》，p.16~22。另參見《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6章，p.316~318。

¹⁶⁸ 印順導師著，《華雨集第三冊》，p.71~73：「釋尊被稱為『釋迦牟尼』，意義為釋迦族的聖者。而佛的堂弟，多聞第一的阿難，竟被尊稱為『毘提訶牟尼』——毘提訶族的聖者……而北岸的毘提訶族，散為跋耆、摩羅、拘利、釋迦等族。阿難晚年遊化於東方，受到恆河兩岸（摩竭陀、跋耆等）民族的崇奉：被稱為『毘提訶牟尼』，即毘提訶族的聖者。……東方比丘以民族文化為理由，以佛教的正宗自居，實與佛世的釋族比丘中心運動相近。闍陀說：『佛是我家佛，法是我家法，汝等不應說我，我應教汝等』。這豈非與「佛出東方，長老莫與毘耶離中國比丘共諍」的意境一致嗎？……七百結集中的東方比丘，繼承了這一傳統。……這次評議中的『十事』——『器中鹽淨，兩指淨，近聚落淨，住處淨，後聽可淨，常法淨，不攪乳淨，閤樓伽酒淨，無纏邊坐具淨，金銀淨』（此依《銅鑠律》，諸部律小有出入）；除金銀戒外，盡是些衣食住等瑣細規制。跋耆比丘的容許這十事，實只是繼承阿難所傳如來的遺命，『小小戒可捨』的學風而已。」另參見《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6章，p.323~326。

¹⁶⁹ [原書 p.448 註 5]《長阿含經》卷 15(大正 1, 95a、98a)。

¹⁷⁰ [原書 p.448 註 6]《高僧傳》卷 5(大正 50, 353a)。

¹⁷¹ 《大唐西域記》卷 3(大正 51, 884b9)：「至達麗羅川，即烏仗那國舊都也。」

¹⁷² 《高僧法顯傳》卷 1(大正 51, 857c27-29)。

¹⁷³ 印順導師著，《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p.108：「在古代，烏仗那的中心，遠在陀歷地方（Dardistan）。」

◎《高僧法顯傳》的宿呵多（Svāta），在蘇婆伐罕堵（Śubhavastu）與印度河的兩河間——Bunir 谿谷間。在《西域記》中，也是屬於烏仗那的。

（二）商彌國

商彌國，

1、《往五天竺國傳》：商彌即奢摩（拘衛國）

如慧超《往五天竺國傳》（大正 51，977c）說：

「從烏長國東北入山，十五日程，至拘衛國，彼自呼云奢摩褐羅闍國。……衣著言音，與烏長國相似」。

商彌即奢摩（褐羅闍，譯為「王」）¹⁷⁴。

拘衛，《唐書》作俱位，《悟空入竺記》作拘緯，這是與烏菴國「衣著言音」都相同的國家。¹⁷⁵

2、《西域記》：商彌在波謎羅川

商彌的地位，《西域記》說：在波謎羅川（Pamirs）即 Wakhan（瓦罕）山谷的西南七百餘里¹⁷⁶。

3、《洛陽伽藍記》：商彌為瓦罕西南的山國

《洛陽伽藍記》卷 5（大正 51，1019c）說：

「十一月中旬，入賒彌國。此國漸出蔥嶺，……峻路危道，人馬僅通，一直一道。從鉢盧勒國，向烏場國：鑊鎖為橋，懸虛為渡，下不見底，旁無挽捉，倏忽之間，投軀萬仞」。

◎蔥嶺包括帕米爾全部（八帕及 Wakhan），賒彌——商彌是 Wakhan（瓦罕）西南的山國。

◎文中的鉢盧勒（Palolo），為當時的小勃律，在今 Gilgit（吉爾吉特）一帶。從此地到烏仗那，就要經過懸度。

4、《唐書》：俱位國在大雪山勃律河北

《唐書》也說：俱位國在大雪山勃律河北¹⁷⁷。

5、商彌國為庫納爾河上流的 Chitral 處

◎古代從烏仗那到商彌，是先經陀歷而後西向的，所以《往五天竺國傳》說：「從烏場國東北入山」¹⁷⁸。

◎商彌國的所在地，為喀布爾（Kabul）河支流 Kunar（庫納爾）河的上流，Chitral 地方。這裡近 Wakhan（瓦罕）谷，所以《雜事》說閃婆童子，到婆具茶成立閃婆國¹⁷⁹，婆具茶應即 Wakhan 的對譯。

¹⁷⁴ 印順導師，《印度佛教思想史》，p.394：「『摩褐羅闍』（Śama-rāja），意思是奢摩王。」

¹⁷⁵ 印順導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459：「奢摩王家（烏仗那出於此族）的國名，是拘衛，或作俱位、拘緯。」

¹⁷⁶ 《大唐西域記》卷 12（大正 51，941b13-14）。

¹⁷⁷ [原書 p.448 註 7]《唐書》（西域列傳）。

¹⁷⁸ 《遊方記抄·往五天竺國傳》卷 1（大正 51，977c11-13）：「又從烏長國，東北入山十五日程，至拘衛國，彼自呼云奢摩褐羅闍國。」

¹⁷⁹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 8（大正 24，240c9-10）。

6、《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商彌在瓦罕附近

-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也說到這一地區：大迦多演那（Mahākātyāyana）與紺顏童子（Śyāmaka），到濫波（Lampāka）；又到一小國，紺顏童子留此為王；大迦多演那「從此復往步迦拏國」；然後路過雪嶺，回到中國¹⁸⁰。步迦拏也就是 Wakhan（瓦罕）。◎紺顏童子所住的小國——沙摩，就是商彌，這是佛教的又一傳說，商彌是在 Wakhan（瓦罕）附近的。

（三）梵衍那國

梵衍那國（Bāmiyān），在大雪山中，依《唐書》「西域列傳」，考定為今 Ghorband 河上流的 Bāmiyān（梵衍那）山谷間¹⁸¹。

（四）呬摩咀羅國

呬摩咀羅國，在舊睹貨羅（Tukhāra）境內，鉢鐸創那（Badakshān，即佛敵沙、蒲持山）西二百里地方，已在大雪山邊下。

（五）小結

總之，傳說的釋種四國，都在興都庫斯（大雪山）山區。

三、罽賓所在地的考證

（一）中國史書中罽賓名義紛歧

《漢書》說到「塞王南君罽賓」，在論究「南君罽賓」的塞王，是否從北方來以前，先應確定罽賓的所在地。在中國史書中，罽賓的名義是紛歧的。

（二）《罽賓國考》——漢代的罽賓以犍陀羅為中心

白鳥庫吉的《罽賓國考》，考定漢代的罽賓，是以犍陀羅（Gandhāra）為中心，喀布爾河（Kabul）流域，並 Gilgit（吉爾吉特）河流域。

（三）佛教古說——罽賓是包含烏仗那在內的犍陀羅地區

今從佛教的古說來加以證實。

1、引《阿育王傳》說明——罽賓是總名

編於西元前的晉譯《阿育王傳》卷 2（大正 50，105a）說：

「居住罽賓：晝夜無畏、摩訶婆那、離越諸聖」。

罽賓，梁譯《阿育王經》作：「於罽賓處」¹⁸²，

※可見罽賓為總名，離越等都在罽賓區內。

（1）晝夜無畏（闇林）

- ◎「晝夜無畏」，梵語為 Tamasāvana，意思為闇林¹⁸³。闇林本為森林地的通名，但這裡所說的，是北印度有名的聖地。

- ◎《大莊嚴經論》說：弗羯羅衛（Puskarāvātī）畫師，從石室國回家，路見晝闇山作大

¹⁸⁰ [原書 p.448 註 8]《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 46(大正 23，881a-b)。

¹⁸¹ [原書 p.448 註 9]《望月佛教大辭典》(p.4674)。

¹⁸² 《阿育王經》卷 3〈3 供養菩提樹因緣品〉(大正 50，139c6-7)：「於罽賓國處，大林及暗林，有諸阿羅漢，當來攝受我。」

¹⁸³ 荻原雲來，《梵和大辭典》(p.530)。

會，就將所得的三十兩金供僧¹⁸⁴。《大智度論》¹⁸⁵與《雜寶藏經》¹⁸⁶，也有這一故事。

○弗羯羅衛，《智度論》作弗迦羅，即《西域記》的布色羯邏伐底¹⁸⁷，在犍陀羅。

○石室，即怛叉始羅（Takṣaśīla）¹⁸⁸。

※從石室回弗羯羅衛，中途經過晝闇林，這必在犍陀羅東部。

〔2〕摩訶婆那（大林）

「摩訶婆那」（Mahāvana），即大林¹⁸⁹，這是非常著名的聖地。

◎《西域記》說：曹揭釐城南二百里，有大林僧伽藍¹⁹⁰。

◎《大莊嚴經論探源》，¹⁹¹考為在今印度河西岸，阿多克城（Attock）北。

〔3〕離越

「離越」（Revata），或作離越多、利跋陀、頡離伐多，及理逸多。

《藥事》所說的及理逸多，在稻穀樓閣城（即曹揭釐）¹⁹²與佛影洞——那竭羅喝（Nagarahāra）¹⁹³的中途，還在蘇婆河（Swāt）流域。

〔4〕小結—罽賓的三大聖地在犍陀羅地方

被稱為罽賓的三大聖地¹⁹⁴，就是蘇婆河流域，犍陀羅地方。

2、引降伏阿波羅（無稻芋）龍王說明

還有，降伏阿波羅（Apalāla）——無稻芋龍王，也可以證明。

〔1〕南傳：傳說於犍陀羅與迦溼彌羅

A、原始傳說—只有犍陀羅

南傳《島史》說：摩闍提（Majjhantik）傳教於犍陀羅，降伏龍王¹⁹⁵。

B、後來補上一迦溼彌羅

《善見律注序》與《大史》說：降伏犍陀羅、迦溼彌羅（āsmīra）的 Aravāla（阿邏婆羅）龍王¹⁹⁶，這是西元四、五世紀編集的。

〔2〕北方的傳說

A、原始傳說

〔A〕《大唐西域記》：在烏仗那降伏龍王

¹⁸⁴ [原書 p.448 註 10] 《大莊嚴論經》卷 4(大正 04, 279a16-b29)。

¹⁸⁵ 《大智度論》卷 11〈1 序品〉(大正 25, 141c18-142a13)。

¹⁸⁶ 《雜寶藏經》卷 4(大正 4, 468a16-b11)。

¹⁸⁷ [1]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 2(大正 50, 230b5)。

[2] 印順導師著，《印度佛教思想史》，p.183：「布色羯邏伐底（Puskarāvātī）」

¹⁸⁸ 印順導師著，《佛教史地考論》，p.126：「石室，解說為怛叉始羅（Takṣaśīlā）的很多。」

¹⁸⁹ 《翻梵語》卷 9(大正 54, 1046c4)：「摩訶槃（應云摩訶槃那，亦云摩訶婆那。譯曰：摩訶者大，槃那者林）。」

¹⁹⁰ [原書 p.448 註 11] 《大唐西域記》卷 3(大正 51, 883a1-3)。

¹⁹¹ Levi Sylvain 著，馮承鈞譯《大莊嚴經論探源》，p.16，上海：商務印書館，民 23 年（1934）。

¹⁹²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卷 9(大正 24, 40c26-27)。

¹⁹³ 《大唐西域記》卷 2(大正 51, 878b27-879a3)：「那揭羅曷國，……昔有佛影，煥若真容，相好具足，儼然如在。」

¹⁹⁴ 印順導師著，《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p.637：「晝夜無畏，是闇林。摩訶婆那，是大林。離越，是離越寺。這都是罽賓的大寺，賢聖所住的大寺。」

¹⁹⁵ [原書 p.448 註 12] 《島史》（南傳 60・58）。

¹⁹⁶ [原書 p.448 註 13] 《大史》（南傳 60・231）。《一切善見律注序》（南傳 65・80~81）。

然在北方的傳說，降伏阿波邏龍王的，在烏仗那，如《大唐西域記》卷 3(大正 51, 882b~c)說：

「耆揭釐城¹⁹⁷東北行，二百五六十里，入大山，至阿波邏羅龍泉，即蘇婆伐窣堵河之源也。……釋迦如來……降神至此，欲化暴龍。執金剛神杵擊山崖，龍王震懼，乃出歸依」。

(B) 諸說中有提到烏菴、月氏、北天竺，然皆未說是迦溼彌羅

降伏阿波羅龍王，

- ◎《阿育王傳》說在烏菴；
- ◎《大智度論》說在月氏國；
- ◎《藥事》泛說「往北天竺，調伏阿鉢羅龍王」¹⁹⁸，
- ※都沒有說是迦溼彌羅。

B、後來的傳說—《藥事》：在迦溼彌羅國

而迦溼彌羅所降伏的龍王，如《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卷 9(大正 24, 40c)說：

「此迦溼彌羅國境，我滅度後百年中，當有苾芻弟子，彼苾芻當調伏虎嚙荼毒龍」。

- ◎迦溼彌羅的虎嚙荼龍，《雜事》作忽弄龍¹⁹⁹。

(3) 小結—原始傳說：罽賓是烏仗那在內的犍陀羅地區

◎可見原始傳說的降伏阿鉢羅龍，無論是佛或摩闍提，都在包括烏仗那的犍陀羅地區，就是罽賓。

◎等到迦溼彌羅佛法漸興，也推為摩闍提所開化的，也傳有降伏惡龍的傳說。於是北方才別說迦溼彌羅的忽弄龍，南傳也在犍陀羅以外，補入迦溼彌羅。

※不知摩闍提的開化罽賓，是烏仗那在內的犍陀羅地區。

3、藥叉歸佛傳說

◎又如南方傳說，當時罽賓(迦濕彌羅)的夜叉槃度(Pañcika)，與女夜叉訶黎帝耶(Hārītī)及五百子，也歸依了佛。

◎然北方《根有律雜事》，正說訶黎底藥叉女，是犍陀羅藥叉半支迦(即「槃度」)的妻子。

4、小結：罽賓是烏仗那在內的犍陀羅地區

佛教古傳的罽賓，是烏仗那在內的犍陀羅地區，沒有懷疑的餘地。

四、塞迦族的歷史

烏仗那、商彌等釋種，佛教傳說是釋種被破滅時流散出來的。

(一) 節錄藤田豐八的《西域研究》之考察

1、總述

然在西元前六世紀，強悍勇武的塞迦人，對波斯的抗爭，服屬，而出現於歷史的記錄。

¹⁹⁷ 印順導師著，《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441：「烏仗那國，或作烏菴、烏長，在蘇婆伐窣堵河(Śubhavastu)，今蘇婆河(Swāt)兩岸。首府為耆揭釐(Maṅgali)，即今蘇婆河左岸的 Mangalaor。」

¹⁹⁸ [原書 p.448 註 14]《阿育王傳》卷 1(大正 50, 102b13-14)。《大智度論》卷 9(大正 25, 126b27-28)。《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卷 9(大正 24, 40a2-3)。

¹⁹⁹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 40(大正 24, 411a8)：「於迦濕彌羅國調伏毒龍。其名忽弄。」

- ⊙西元前四世紀的希臘史家太史阿斯（ktesias）傳說了塞迦；
- ⊙而大流士（Darius）王的碑文，都一再說到塞迦，

2、內容

這裡節錄《西域研究》的解說²⁰⁰：

（1）希臘史太史阿斯傳說的塞迦

- 「⊙據波斯古史，Šam 王家，起源悠久。……經時稍久，遂成 Zal 之父，而成路司登（Roustem）祖先特有之名。
- ⊙……此一族之人，在波斯史上最著名者，當為路司登，波斯人以此王為理想的英雄。
 - ⊙……在路司登之子中，有費拉莫斯（Fer-Amorz Feramor）一名者。相傳有名之居魯士（Cyrus），攻伐 Zawoul 地方時，此地 Šam 王族，毅然抗之，費拉莫斯被生擒，後遭赦，乃與其父路司登等，共從居魯士經略諸國，建立大功。
 - ⊙按此事不僅見於費多塞之 Shah-naméh（《諸王書》），且西元前約四百年頃之希臘史家太史阿斯亦傳之，而將 Fer-Amorz 寫作 Amorges，顯係 Sacae 之王子也」。

（2）大流士碑文傳說的塞迦

- 「在 Behistun（貝希斯頓）之大流士碑文中，Sacia（塞迦）記於 Bactria（大夏）、Sogdiana（粟特）、Gandaria 之次，Sattagydia 之前；

（3）波基波利斯碑文傳說的塞迦

而 Persepolis（波斯波利斯）碑文則記此地於 Sattagydia、Arachosia（阿拉科西亞）、India（印度）之次，Mecia 之前；

（4）Nakhah-i-Rustam 碑文傳說的塞迦

Nakhah-i-Rustam 碑文，則記此地於 Zarangia、Arachosia（阿拉科西亞）、Sattagydia、India（印度）之次。

- ⊙其中 Bactria（大夏）、Sogdiana（粟特）、Gandaria、Zarangia、Arachosia（阿拉科西亞）、India（印度）等，毋須說明，
- ⊙而 Sattagydia 應在 Cabul（喀布爾）河上流地方，
- ⊙而 Mecia（Mycia）者，殆即今 Mckran 之遺名。
- ⊙……西元前第五六世紀時，Sacae（塞迦）之所在。……要之，謂西元前五六世紀時，印度西北地方，居有 Sacae（塞迦）之民族者，不得一概斥其說也」。

（二）導師的看法

1、塞迦族中奢摩王家的所在地南遷

塞迦族中的奢摩王家，大體在今 Kunar（印度河）河流域。

（1）白鳥庫吉：大流士王時代的塞迦（奢摩）在瓦罕

白鳥庫吉以為：大流士王時代的塞迦（奢摩），在 Wakhan（瓦罕），鉢鐸創那（今 Faizabad）為中心，南達 Citral 河上流，北抵 Surkh-āb 河流域，為居住於 Oxus（滄水）河上流的騎馬民族²⁰¹。

※這大概是從塞迦為良好的騎兵，而北方也還有塞迦，所以這樣推定的！

²⁰⁰ [原書 p.449 註 15]藤田豐八〈論釋迦、塞、赭羯、紇軍〉，編入《西域研究》（楊鍊譯・商務本）。

²⁰¹ [原書 p.449 註 16]白鳥庫吉〈塞民族考〉（編入《西域史研究》上，p.482）。

〔2〕瓦罕以南，興都庫斯山北部，今 Chitarat、Gitrit 地區

上面曾說到：烏仗那與商彌，有本為一國（同族別支）的傳說；而烏仗那的故都，又在陀歷地方。所以（奢摩王家）塞迦族的住地，應在 Wakhan（瓦罕）以南，興都庫斯山北部，今 Chitarat、Gitrit 地區。

〔3〕民族往南，而佛教文化卻經瓦罕而傳向東方

民族是向南移動的，發展到蘇婆河流域；而佛教文化，卻經 Wakhan（瓦罕）而傳向東方。

2、塞迦族被迫往南建立塞迦王朝

〔1〕大夏為北方來的部隊所滅亡

◎斯特雷朋（Strabo）說：西元前 160 年頃，Bactria（大夏）為從北方來的 Asii、Pasiani、Tochari、Sakarauli 部隊所滅亡。

◎其中 Tochari，就是吐火羅——月氏人；

◎Sakarauli 就是塞迦人。

◎這與《漢書》所說：月氏侵奪塞種故地，塞種向南流竄；月氏為烏孫所攻，於是南下到滂水（Oxus）流域，再佔領大夏的傳說，大致相合²⁰²。

〔2〕往南到阿拉科西亞的塞迦人，與波斯人合作或衝突

◎塞迦人，不但是奢摩王家，在滂水以北，藥殺水（Jaxartes）以北的塞迦人，在西元前五、四世紀，都與波斯王朝有過長期的從屬關係，受到波斯文化的影響。

◎所以在塞種受到月氏的攻擊時，向南經 Bactria（大夏）而到阿拉科西亞（Arachosia）（《漢書》稱為烏弋山離），與波斯人合作或衝突。

〔3〕一部分向印度侵入，與同族會合，建立塞迦王朝

一部分向印度侵入；那時北印度奢摩王家的住地，成為大月氏雙摩翕候的治區，在被迫下，與達麗羅川一帶的同族——烏仗那，一起南下，進入 Swāt（蘇婆）河流域，會合從西而來的塞族，取代希臘人而成為高附河流域、旁遮普（Panjāb）一帶的塞迦王朝。

五、結論

對於從北而來的塞迦人，與《漢書》所說的「塞王南君屬賓」，學者間的意見紛紜。我想，忽略北印度的（烏仗那與）奢摩王家，或忽略從北而來的塞迦人，都是不會適合的。

²⁰² 《四庫全書·史部·正史類》，p.2：「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縣度，大月氏居其地；後烏孫昆莫擊破大月氏，大月氏徙西臣大夏。」

第二項、罽賓（塞族）與北方大乘佛教

(p.449-462)

一、北印度佛法逐漸適應與興盛，並傾向大乘佛法

（一）北印度國王奉佛的傳說

◎西元前二世紀中，與那（Yavana）人彌難陀（Menander）王信仰佛法，北印度的佛法，在異民族中，能逐漸的適應起來。

◎接著，塞迦（Saka）人取代了與那人的政權。西元前 120 年後，塞迦的茂斯（Maues，或寫作 Moga 王），也有信佛的傳說。

（二）北印度罽賓佛教對大乘佛法傳入東方有特殊之關係

高附（Kabul）河下流、蘇婆（Swāt）河流域的佛法，在佛法傾向大乘的機運中，北印度罽賓中心的佛教，有了卓越的貢獻。特別是對大乘佛法的傳入東方，有著特殊的關係。

（三）與大乘思想有關的本生在罽賓區流行

本生談（闍多迦 Jātaka）²⁰³，是釋迦佛過去生中的事跡。本生與大乘思想間的關聯，是近代學者所公認的。

1、本生的起源地

起源於「佛教中國」——恆河（Gaṅgā）流域，所以多數傳說在迦尸（Kāśī）；也有說雪山（Haimavata），但或指希馬拉耶（Himālaya）山說，起源是很早的，

◎現存中印度 Bhārhut 古塔的玉垣，有西元前二世紀的浮雕本生；

◎西南 Sāñcī（刪至）大塔門浮雕的本生，有屬於西元前一世紀的。²⁰⁴

2、罽賓成為本生之聖跡

（1）大乘特有的本生，於罽賓區流行起來

佛法傳入北印度，本生談，有些是大乘特有的本生，在罽賓區流行起來。為了滿足信者的希望，都一一的指定為在這裡，在那裡，成為聖跡，為後代佛弟子巡禮瞻仰的聖跡。

（2）引《大唐西域記》為證

西元前後的情形，雖然不能明瞭，但從流傳下來，為中國遊方僧所親身經歷的，都集中於古代的罽賓地區。

今依《大唐西域記》（卷 2、卷 3），摘列如下：

²⁰³ [1]印順導師著，《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p.558：「『本生』（Jātaka），音譯為闍多伽、闍陀等。義譯為生、本生。在『九分教』與『十二分教』中，這是對佛教未來的開展，有重大意義的一分。」

[2]參考印順導師著，《初期大乘之起源與開展》第 3 章〈本生·譬喻·因緣之流傳〉，p.114~115。

²⁰⁴ [原書 p.460 註 1]干渴龍祥《闍陀迦概觀》（p.53、56）。

地區	事跡
那揭羅曷	買花獻佛布髮掩泥見佛受記 ²⁰⁵
健陀羅	千生捨眼 ²⁰⁶
	商莫迦孝親 ²⁰⁷
	蘇達拏太子施象施男女 ²⁰⁸
烏仗那	聞半偈捨身 ²⁰⁹
	忍辱仙人被割身體 ²¹⁰
	析骨寫經 ²¹¹
	尸毘王代鵠 ²¹²
	化蟒療疾 ²¹³
	孔雀王啄石出泉 ²¹⁴
	慈力王刺血飼五藥叉 ²¹⁵
咀叉始羅	月光王千生施頭 ²¹⁶
僧訶補羅	薩埵王子投身飼虎 ²¹⁷

A、本生聖跡在罽賓區的烏仗那最多

本生的聖跡，都在罽賓（不是迦溼彌羅）區，而烏仗那的最多。如捨眼、捨頭、聞法輕身，都表現了大乘的特性。

B、重要的二則本生

在這些聖跡中，這裡想提到二則：

（A）各派共有的一儒童蒙佛授記

一、儒童——遊學的青年，布髮掩泥見燃燈（Dīpaṃkara）佛授記，為各派共有的本生。在菩薩修行歷程中，這是重要關鍵。在北方，被指定為那竭羅曷（Nagarahāra），在高附河下流，今 Jalālābad（闐羅羅城）地方（南傳沒有買花獻佛，地名為 Rammaka），表示了這裡菩薩法的重要。

（B）與塞迦族有關的一商莫迦的孝行

二、商莫迦（Śyāmaka，Śyāma，P. Sāma）披著鹿皮，在山中採鹿乳來供養盲目的父母，

²⁰⁵ 《大唐西域記》卷 2(大正 51，878b27-c8)。

²⁰⁶ 《大唐西域記》卷 2(大正 51，881a20-24)。

²⁰⁷ 《大唐西域記》卷 2(大正 51，881b3-6)。

²⁰⁸ 《大唐西域記》卷 2(大正 51，881b7-10)。

²⁰⁹ 《大唐西域記》卷 3(大正 51，882c20-883a1)。

²¹⁰ 《大唐西域記》卷 3(大正 51，882b24-26)。

²¹¹ 《大唐西域記》卷 3(大正 51，883a7-13)。

²¹² 《大唐西域記》卷 3(大正 51，883a14-17)。

²¹³ 《大唐西域記》卷 3(大正 51，883a18-26)。

²¹⁴ 《大唐西域記》卷 3(大正 51，883a27-b2)。

²¹⁵ 《大唐西域記》卷 3(大正 51，883b12-16)。

²¹⁶ 《大唐西域記》卷 3(大正 51，884c15-23)。

²¹⁷ 《大唐西域記》卷 3(大正 51，885c13-20)。

被遊獵的國王誤射了一箭。感動了天帝，不但箭瘡平復，父母的雙目也重見光明²¹⁸。這是大孝感天的故事。

◎商莫迦的原語，與「奢摩」可說相同。而且，在（釋種四人四國的）《大唐西域記》中，佛去烏仗那（Udyāna）時，上軍（Uttarasena）王遊獵去了。佛為上軍王的盲目老母說法，盲母也重見了光明²¹⁹。在這個故事中，釋種或 Śyāma，童子，遊獵，（父）母的盲目重明：故事的主要因素，大體一致。所以商莫迦本生影射的事實，是塞迦族的 Sāma（奢摩）。

※塞族在北印度——罽賓區，對佛法的影響，是非常明顯的！

二、烏仗那於北方大乘勃興中占有重要之地位

（一）導師的看法：北方大乘勃興的機運，烏仗那比犍陀羅重要

北印度佛教的隆盛，一般都重視犍陀羅。當然，在希臘人，波斯（Pahlava）與塞迦人，月氏人，先後進入北印度，尤其是月氏的貴霜（Kuşāna）王朝，以布路沙布邏（Puruṣapura）為首都，促成北方大乘的非常隆盛，犍陀羅是有其重要性的。

※然在北方大乘勃興的機運中，我以為烏仗那占有更重要的地位。

（二）依流傳記載而言

從流傳下來的事實，可以推想而知。

1、專學大乘之記載

（1）北魏·惠生所見

如《北魏僧惠生使西域記》（大正 51，867a）說：

「烏場國……國王菜食長齋，晨夜禮佛」。

惠生是神龜元年出發，正光二年（西元 518—521）回來的。所見的烏長國王，分明是大乘行者。

（2）唐·玄奘所見

玄奘去印度（西元 627—645），所見烏仗那佛教的情形，如《大唐西域記》卷 3（大正 51，882b）說：

「崇重佛法，敬信大乘。夾蘇婆伐窰堵河，舊有一千四百伽藍，多已荒蕪；昔僧徒一萬八千，今漸減少。並學大乘，寂定為業。善誦其文，未究深義。戒行清潔，特閑禁咒。律儀傳訓，有五部焉」。

從西元五世紀末起，因嚙嚙的侵入印度，寐岐曷羅俱邏（Mihirakula）王破壞北印的佛法²²⁰，北印度佛教，普遍的衰落下來。如玄奘所見的情形，真是蕭條已極²²¹。但那時的烏仗那佛教，還勉強的在維持。

²¹⁸ 《大唐西域記》卷 2（大正 51，881b3-6）。

²¹⁹ [原書 p.460 註 2]《大唐西域記》卷 3（大正 51，884a）。

²²⁰ [原書 p.460 註 3]《大唐西域記》卷 4，（大正 51，888b24-889b3）；《付法藏因緣傳》卷 6（大正 50，321c15-25）；《蓮華面經》卷 2（大正 12，1075c4-25）。

印順導師著，《佛教史地考論》，p.408：「寐岐曷羅俱邏，即《西域記》之摩訶邏矩邏（大族），是大破壞犍陀羅——罽賓的佛法者。」

²²¹ [原書 p.460 註 4]參閱印順導師著〈北印度之教難〉，編入《妙雲集》下編《佛教史地考論》（p.315-378）。

〔3〕唐(新羅)·慧超所見

◎再遲一些，慧超所見的烏長，還是「足寺足僧，僧稍多於俗人也。專行大乘法也」²²²。
這是純粹的大乘教區。

〔4〕結

烏仗那的戒律謹嚴，而所奉行的，是五部通行（義淨所見也如此），這正是兼容並蓄的大乘精神。《大集經》說：「如是五部雖各別異，而皆不妨諸佛法界及大涅槃」²²³，不正是這一事實的說明嗎？

2、皆學小乘之記載：東晉·法顯所見

但《高僧法顯傳》（大正 51，858a）說：

「烏菴國，是正北天竺也。……凡有五百僧伽藍，皆小乘學」。

◎法顯去印度，在隆安三年到義熙十年²²⁴，比惠生西行，只早一百年，怎麼「皆小乘學」，與「專學大乘」完全不同呢？

◎然《法顯傳》沒有說到迦溼彌羅（Kaśmīra），所說的五百僧伽藍，實是迦溼彌羅佛教的傳說。如《西域記》說：「迦溼彌羅國，……立五百僧伽藍」²²⁵。

〔三〕烏仗那為純大乘區的原因

烏仗那為純大乘區，雖然小乘與大乘的流行，有複雜的原因，但與區域性、民族性，也應該是多少有關的。

1、依地區而言

從地區來說：

〔1〕犍陀羅在平地，是論議發達的地區

◎犍陀羅（Gandhāra）是平地。

◎怛叉始羅（Takṣaśīlā）在內的犍陀羅，一向是北印度的文化學術中心。這裡的文化發達，經濟繁榮，有都市文明的特徵。

◎從《西域記》看來，小乘與大乘論師，幾乎都集中在這裡，這是論義發達的佛教區²²⁶。

〔2〕烏仗那進入山陵，是適合禪觀的地區

◎烏仗那在犍陀羅北面，進入山陵地區。

A、引《大唐西域記》：烏仗那重持誦與禪定

◎《西域記》說是：「並學大乘，寂定為業。善誦其文，未究深義」²²⁷，與犍陀羅的學風，截然不同。重信仰，重修證，烏仗那是著重持誦與禪定地區。

〔A〕烏仗那是適宜修禪觀的地方

◎原來這裡是特別適宜於修習禪觀的地方，

◎如《阿育王傳》卷 5（大正 50，120b）說：

「佛記罽賓國，坐禪無諸妨難，床敷臥具最為第一，涼冷少病」。

²²² [原書 p.460 註 5] 慧超《遊方記抄》卷 1《往五天竺國傳》（大正 51，977c8-9）。

²²³ [原書 p.460 註 6] 《大方等大集經》卷 22（大正 13，159b2-3）。

²²⁴ [原書 p.460 註 7] 岑仲勉《佛遊天竺記考釋》（p.6-7）。

²²⁵ [原書 p.460 註 8] 《大唐西域記》卷 3（大正 51，886a9-18）。

²²⁶ [原書 p.460 註 9] 縛喝（Bactria）為大夏的文化中心，被稱小王舍城，也多出論師。《大唐西域記》卷 1（大正 51，872c7-8）：「大雪山北作論師，唯此伽藍，美業不替。」，與犍陀羅的論義中心，情形相同。

²²⁷ [原書 p.460 註 10] 《大唐西域記》卷 3（大正 51，882b18-19）。

◎《大智度論》對這北方雪山區的適宜修行，也有所解說²²⁸。

◎《洛陽伽藍記》卷2（大正51，1005b~c）說：

「講經者，心懷彼我，以驕凌物，比丘中第一羸行。今唯試坐禪、誦經，不問講經。……

自此以後，京邑比丘，悉皆禪誦，不復以講經為意」。

※以坐禪、誦經為修行，輕視講說經義，正與烏仗那的學風一樣。

（B）導師對玄奘說「未究深義」的詮釋

◎玄奘說他「未究深義」，那因為玄奘是論師型；玄奘的觀點，是論師的觀點。

◎我們知道，佛法是「從證出教」的²²⁹，「先經後論」的。釋迦佛是這樣的，阿毘達磨（abhidharma）²³⁰、中觀（madhyamaka）、瑜伽（yoga），都是從修證而發展出來的；中國的臺、賢、禪宗，也都是如此。

B、烏仗那是北印度推動大乘而勃興的力量

印度佛法，在大乘機運成熟時，推動而勃興的力量，在北印度，就是烏仗那。從此而發展出來，引起犍陀羅佛教的隆盛，但犍陀羅又傾向於大乘理論化。

（A）以烏仗那山陵地帶為中心而延伸的大乘教區

◎烏仗那東南的烏剌尸（Uraśā）今 Hazara；怛叉始羅，今 Taxila（在山陵邊沿）；僧訶補羅（Sāmpura 今 Jhelum 地方的 Ketās），山區的佛教，都「並學大乘」。

◎烏仗那以西，山區的濫波（Lampura 今 Lamgan）；迦畢試（Kapiśā 今 Kabul 地方），都是大乘教區。

※可見北印度的大乘教區，是以烏仗那山陵地帶為中心，而向東西山地延申的。

（B）往南是重教義的犍陀羅佛教

向南而進入平地，就是重於教義的犍陀羅佛教。

2、依民族而言

如從民族來說，烏仗那、梵衍那（Bāmiyān），是釋種（塞迦）。

（1）梵衍那一曾經流行大乘的地方

梵衍那信奉小乘的說出世部（Lokottaravādin），此部有菩薩十地說²³¹，境內也有觀音（Avalokiteśvara）菩薩像²³²，這是近於大乘，曾經流行大乘的地方。

（2）塞迦人曾住過的地區

西南 Helmand（赫爾曼德河）流域的漕矩吒（Jāgudā），就是塞迦人所住而被稱 Śakasthāna 的地方，也是「僧徒萬餘人，並皆習學大乘法教」²³³。

²²⁸ [原書 p.460 註 11]《大智度論》卷 67(大正 25，531b23-c3)。

²²⁹ 印順導師著，《佛法是救世之光》，p.198：「佛法不是假設的推理，是有事實，有經驗，而後才有理論的，名為「從證出教」。」

²³⁰ [原書 p.460 註 12]阿毘達磨的意義，為「現法」，是無漏慧的現觀、現證，起初是以修行為主的。

²³¹ 印順導師著，《如來藏之研究》，p.62~63：「說出世部（Lokottaravādin）的《大事》，說到菩薩的十地，十地是：一、難登（durāroha），二、結慢（baddhamānā），三、華莊嚴（puṣpamaṇḍita），四、明輝（rucirā），五、廣心（citta-vistara），六、妙相具足（rūpavatī），七、難勝（durjayā），八、誕生因緣（janmanideśa），九、王子（yauvarājyātā）十、灌頂（abhiṣeka）。」

²³² 編者按：依據《大唐西域記》諸國記載中，境內有觀音菩薩像的有迦畢試國、烏仗那國、摩揭陀國、奔那伐彈那國；而於梵衍那國的記載中，並未有觀音菩薩像之記錄。

²³³ [原書 p.460 註 13]《大唐西域記》卷 12(大正 51，939b27)。

A、塞種人的地區對北方大乘有深切的關係

塞迦人曾經住過的，或當時還是塞種人的地區，都是大乘盛行，所以「塞王南君闕賓」，對北方大乘的隆盛，是有著深切的關係。

B、從一類似神話的傳說考察地域的關係

(A) 傳說的解釋

現在要從一類似神話的傳說說起：《穆天子傳》（顧惕生校本）卷 2 說：

「天子北升于春山之上，以望四野，曰：春山，是唯天下之高山也！……春山之澤，清水出泉，溫和無風。飛鳥百獸之所飲食，先王所謂縣圃」。

◎周穆王 14 年（西元前 988），登春山，對春山作了這樣的稱歎！春山，後代又寫作鍾山、蔥嶺。《西域記》解說為：「多出蔥，故謂蔥嶺」²³⁴。又以「山崖蔥翠，遂以名焉」²³⁵。其實，春、鍾、蔥，都是同一語音的不同寫出。

◎在我國文字中，崇、嵩、崧，古代是音義相通的；還有「高聳入雲」的聳，都與春音相通。《詩大雅》說：「崧高維嶽，峻極于天」。春、崧，只是高入雲際的形容詞。

◎蔥嶺，西人稱為帕米爾（Pamirs）高原，有「世界屋脊」的稱譽，這所以名為春山——「天下之高山」。

◎春山現分八帕，在山與山間，有湖，有平地，雖沒有高大樹木，但青草、湖水、鳥獸是有的，可說是天然的幽靜的園地。從平地來說，「實半天矣」。高在雲天以上，似乎懸在半空，所以稱為「縣圃」²³⁶。

◎「先王」，當然是周人的先王——軒轅氏族的黃帝了。

※這一傳說，在西亞巴比倫，曾模擬縣圃而造出著名的懸空花園（Hanging Gardens）。

(B) 從蔥嶺的「縣圃」來看

a、烏仗那、商彌往南到了「縣圃」的帕米爾

◎上面說到，烏仗那與商彌（Śamī），是同族，起初都在大雪山北部。只要越過婆羅摩羅（Baroghil）大嶺，就到了被稱為「縣圃」的帕米爾。所以這一傳說，也因烏仗那的向南移動而移動。

◎烏仗那是什麼意義，《大唐西域記》附注說：「唐言苑，昔輪王之苑囿也」²³⁷。烏仗那是「昔輪王之苑囿」，春山是「先王之所謂縣圃」，是多麼類似！

b、懸空飛行的傳說—西邊的濫波與烏仗那聯合正是「縣圃」

◎在烏仗那的西鄰，有一佛教化了的傳說，如《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 46（大正 23，881a）說：

「紺顏童子執法（師？）衣角，騰空而去。……紺顏童子執師衣角，懸身而去。時人遙見，皆悉唱言：濫波底，濫波底（是懸挂義）！其所經過方國之處，因號濫波」。

◎紺顏童子，就是 Śyāmāka——奢摩童子。

²³⁴ 《大唐西域記》卷 12（大正 51，940a22）。

²³⁵ [原書 p.460 註 14] 《大唐西域記》卷 12（大正 51，940a22-23）。

²³⁶ [1] 《漢語大詞典》卷 9，p.962：【縣圃】傳說中神仙居處，在崑崙山頂。亦泛指仙境。

[2] 《漢語大詞典》卷 3，p.629：【圃】〔pǔ ㄆㄨˇ〕“甫”的被通假字。1.種植蔬菜、花果或苗木的園地。2.泛指園地。

²³⁷ [原書 p.461 註 15] 《大唐西域記》卷 2（大正 51，882a）。

◎奢摩執著師長——迦多演那（Mahākātyāyana）的衣角，懸空而飛過這裡，這裡就名為濫波²³⁸。

◎濫波在烏仗那西邊，如聯合起來，濫波烏仗那，不正是先王之所謂「縣圃」嗎？

c、蔥嶺與烏仗那等塞迦的奢摩王家有關

◎縣圃與濫波、烏仗那有關，與塞迦的奢摩王家有關。這是傳說，但暗示了蔥嶺高原與商彌、烏仗那、濫波間的關係。

（C）從蔥嶺向東，看到與于闐的關係

從蔥嶺的「縣圃」，見到與南方塞迦、商彌、烏仗那、濫波的關係；從蔥嶺向東，也見到與于闐的關係。

a、從于闐語義的解析來看

（a）于闐即烏仗那的對音

如《翻梵語》說：「于闐，應云優地耶那」²³⁹，優地耶那即烏仗那的對音。

（b）飛去—佛像凌空飛來的傳說與前懸空飛行傳說有關

縣（懸）是懸空；梵語烏仗那，也有「飛去」的意義，而這是于闐特有的傳說，如《大唐西域記》卷 12（大正 51，943a-945b）說：

「瞿薩旦那國……王城南十餘里，有大伽藍。……忽見空中佛像下降」。

「王城西南十餘里，有地迦婆縛那伽藍，中有夾紵立佛像，本從屈支國而來至此。……夜分之後，像忽自至」。

「媲摩城，有彫檀立佛像，高二丈餘。……聞之土俗曰：……佛去世後，自彼凌空，至此國北曷勞落迦城中。……東趣此國，止媲摩城；其人纔至，其像亦來」。

瞿薩旦那（Kustana）即于闐的梵語。在于闐境內，竟有佛像凌空飛來的傳說三處，這是與懸空飛行的傳說有關的。

（c）沙摩、奢末—飛來的傳說與奢摩王家有關

還有，于闐古稱迦邏沙摩，曇無竭《外國傳》作迦羅奢末（Kara syama）²⁴⁰。沙摩或奢末，都就是奢摩的異譯。塞迦的奢摩王家，是 Kho 族。而于闐或寫作 khostan 或 Khotan，意思應為 Kho 族住地（kho 地）。于闐有飛來的傳說，與奢摩及 Kho 族的名稱相關。

b、于闐人可能是塞族

◎這使我們想起另一傳說：

◎《于闐國懸記》說：阿育（Aśoka）王子，來到于闐，阿育王的大臣也來到。雙方交戰，後和解而成立于闐國²⁴¹。

◎《大唐西域記》的早期傳說是：育王謫遷部分豪族，來到于闐，恰遇從東方遷移來的。戰爭的結果，東方勝利而併合了西來的，成立國家²⁴²。

◎于闐人的相貌，「不甚胡」，可能為東方（氐）與西來的混合民族。部分人是從西方來

²³⁸ 印順導師著，《印度佛教思想史》，p.395：「從烏仗那分出的另一國家 Laṅkāourī，是『懸』的意思。這就是烏仗那西鄰的濫波（Lampāka）；在紺顏（Śyāmāka）童子的故事中，濫波正是『懸』的意思。」

²³⁹ [原書 p.461 註 16]《翻梵語》卷 8（大正 54，1036b16）。

²⁴⁰ [原書 p.461 註 17]岑仲勉《佛遊天竺記考釋》（二四）。《大方等大集經》卷 45（大正 13，294c16-17）。

²⁴¹ [原書 p.461 註 18]《望月佛教大辭典》（222a）。

²⁴² [原書 p.461 註 19]《大唐西域記》卷 12（大正 51，943a14-b8）。

的，從上來傳說來研判，這可能是塞族。

◎據考古者所發見，于闐語屬於波斯語系，受有印度語的影響。H.Lüders 稱之為 Śaka Language。

※塞迦人與波斯王朝有長期的關係；于闐語屬於波斯語系，足以證明于闐人中有部分塞迦族的推定。而且，于闐人的相貌「不甚胡」²⁴³，也可以說明是東方（氏）與西來的混合民族。

三、西域的佛法從北印度傳來

西域的佛法，是從北印度傳來的。

（一）小乘的傳播（西北向）

1、小乘從犍陀羅、迦涇彌羅傳到西域的走向

◎犍陀羅也有大乘，但小乘的論風極盛。犍陀羅與迦涇彌羅的小乘，向西傳布到 Bactria（大夏）——「小王舍城」（更西到波斯），再東經 Wakhan（瓦罕）。

◎傳向西域的路線，是西北向的，經塔什庫爾干（Tush-kurghan）而到佉沙（Kash）。然後向東發展，成為小乘為主的教區。

2、小乘主要教區與「佉沙」族有關

◎在這一交通線上，與 Kash（佉沙）氏族有關。

◎唐代有竭師，在今 Citral 河上流，地位在商彌西南。Citral 河也名 Kashkar 河。

◎從此到 Wakhan（瓦罕），有 Kara-panja；到塔什庫爾干，有羯囉槃陀（即 Kara-panja 的音變），國王為「葛沙氏」。再向東北，就是佉沙。

◎佉沙，慧超《傳》作迦師祇離²⁴⁴；慧琳《一切經音義》作迦師結黎²⁴⁵，也就是 Kashgar（疏勒）。

※從北印度到佉沙，都留下同一氏族居留的地名。

◎佉沙國人「文身綠睛」²⁴⁶；在 Wakhan（瓦罕）中的達摩悉鐵帝國（Dharmasthiti），「眼多碧綠」²⁴⁷。這一民族是由西方而東來的。

（二）大乘的傳播（向東傳）

1、大乘從烏仗那、商彌傳到西域的走向

◎大乘佛法的東來，主要是從烏仗那、商彌而到 Wakhan（瓦罕）。一直向東行（不一定經過塔什庫爾干），經崑崙山區（Karakoram）東行，或經葉城（Karghalik）到葉爾羌（Yarkand），即法顯所到的子合²⁴⁸，玄奘所說的斫句迦²⁴⁹。或經皮山（Guma），或從于闐南山，才抵達于闐，成為以大乘為主的教區。

²⁴³ [原書 p.461 註 20]《梁書》「西夷傳」。

²⁴⁴ 《遊方記抄·往五天竺國傳》卷 1(大正 51, 979a23-24):「又從葱嶺步入一月，至疎勒，外國自呼名伽師祇離國。」

²⁴⁵ 《一切經音義》卷 100(大正 54, 927c18):「迦師結黎[黎-(暴-(日/共))+(恭-共)](佉勒乙反胡語唐云[什/公/心]嶺鎮)。」

²⁴⁶ 《大唐西域記》卷 12(大正 51, 942c17)。

²⁴⁷ 《大唐西域記》卷 12(大正 51, 940c22-23)。

²⁴⁸ 《高僧法顯傳》卷 1(大正 51, 857c3-4)。

²⁴⁹ 《大唐西域記》卷 12(大正 51, 942c24-943a13)。

※大乘的向東傳布，與烏仗那、商彌地區，也與這地區的民族——塞族有關，也就留下優地耶那、奢摩等名稱。

2、子合的位置

(1) 漢代時位於瓦罕 (wakhan) 谷東端

這裏，不想作古代交通要道的考證，但要指出的，漢代的子合，「治呼犍谷」²⁵⁰，顯然還在 Wakhan (瓦罕) 谷東端。

(2) 晉代後位於舊沙車 (葉爾羌) 境內

可能由於大月氏的迫逐，與同族 (依耐、無雷) 東移到平地，所以晉代以後所見的子合，都在舊沙車 (葉爾羌) 境內了。

(3) 法顯所到的「子合」考

A、從于闐國推論「子合」的位置

◎法顯從當時的子合，「南行四日，至蔥嶺山，到於麤國安居」²⁵¹。

◎於麤，《魏書》作「權於摩」。「權於」而讀為「於」，等於 Khostan 而讀為于闐²⁵²。

◎我以為，這是於麤而不是 (權) 於摩。

◎《山海經》〈海內東經〉說：

「國在流沙中者，埵端，璽[日+奐]，在崑崙墟東南」。²⁵³

◎埵端²⁵⁴，是于闐；璽[日+奐]，是權於摩 (麤)。

※法顯從子合南行，經四日而入蔥嶺 (這裡指崑崙山)，一定是經葉城南來，由青坪 (Kok Yor) 進山。

B、依英人、俄人遊歷所見，「於麤」可能在今 Raskam

◎英人揚哈斯班、俄人庫才甫斯基遊歷所見，從此入山，在葉爾羌河上流，現在 Raskam 地方，有水流與平地，草原與生著灌木的平地。

◎法顯所到的於麤，可能在此，然後「山行二十五日到竭叉」²⁵⁵。

C、大乘佛教及古代塞族可能由于闐而來

◎奢摩王家 (烏仗那出於此族) 的國名，是拘衛，或作俱位、拘緯；原語為 Ghour，不正是權於摩 (麤)、璽[日+奐]的對音嗎？大乘佛教 (及古代的塞族) 是由此山地而來的。

(4) 西夜族的子合在瓦罕谷

西夜族的子合²⁵⁶，在 Wakhan (瓦罕) 谷，是純大乘區。

3、小結

子合的大乘傳說，多少類似神奇，甚至方位不明。這是大乘法經子合而來，形成傳說；

²⁵⁰ 印順導師著，《永光集》，p.27：「呼犍谷就是瓦罕谷 (Wakhan)，即蔥嶺南側山谷平地。」

²⁵¹ [原書 p.461 註 21] 《高僧法顯傳》卷 1(大正 51, 857c5-6)。

²⁵² 印順導師著，《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457：「于闐或寫作 khostan 或 Khotan，意思應為 Kho 族住地 (kho 地)。」

²⁵³ 《四庫全書·子部·小說家類》p.1。

²⁵⁴ 《漢語大詞典》卷 2，p.1130：【埵[guó《ㄍㄨㄛˊ》端]】傳說中的古國名。

²⁵⁵ 《高僧法顯傳》卷 1(大正 51, 857c6-7)。

²⁵⁶ 印順導師著，《永光集》，p.27：「子合是西夜族的一支。……子合等西夜族，被迫而一部分東下蔥嶺，進住平地，那就是法顯所見的子合了。」

等到子合東移到平地，傳說就有點想像了²⁵⁷。

四、總結：邊區民族的佛化對大乘佛法勃興不容忽視

◎總之，大乘佛法與塞族——烏仗那、商彌有緣；由烏仗那、商彌而傳入西域，也傳到與塞族有關的地區——于闐。

◎大乘在南方興起，是與案達羅（Andhra）族有關。

◎佛法向邊區發展，邊區民族的佛化，對大乘佛法的勃興，是一項不容忽視的因素。

²⁵⁷ [原書 p.461 註 22]子合，即遮居迦、斫句迦，為一大乘教區。藏有眾多的大乘教典，出於隋闍那崛多（Jñānagupta）的傳說。《歷代三寶記》卷 12；《續高僧傳》卷 2；《闍那崛多傳》；《開元釋教錄》卷 7，都有相同的記錄。玄奘《大唐西域記》卷 12，所說大同。但所說：『國南境有大山，……此國中大乘經典，部數尤多，佛法至處，莫斯為盛也！十萬頌為部者，凡有十數』（大正 51，943a）：也只是傳聞。《西域記》作（斫句迦）『國南』；《法苑珠林》卷 30 作『于闐國南二千里』；而《歷代三寶記》等作『于闐東南』，地點都不明確。這似乎與《龍樹菩薩傳》的『遂入雪山，山中有塔，塔中有一老比丘，以摩訶衍經典與之』（大正 50，184b），意趣相同。子合在 Wakhan 谷東端，『西南與烏秣接』，烏秣就是烏菴。這些地區都是大乘教法的淵源地。

第七章、邊地佛教之發展

第一節、佛教向外的發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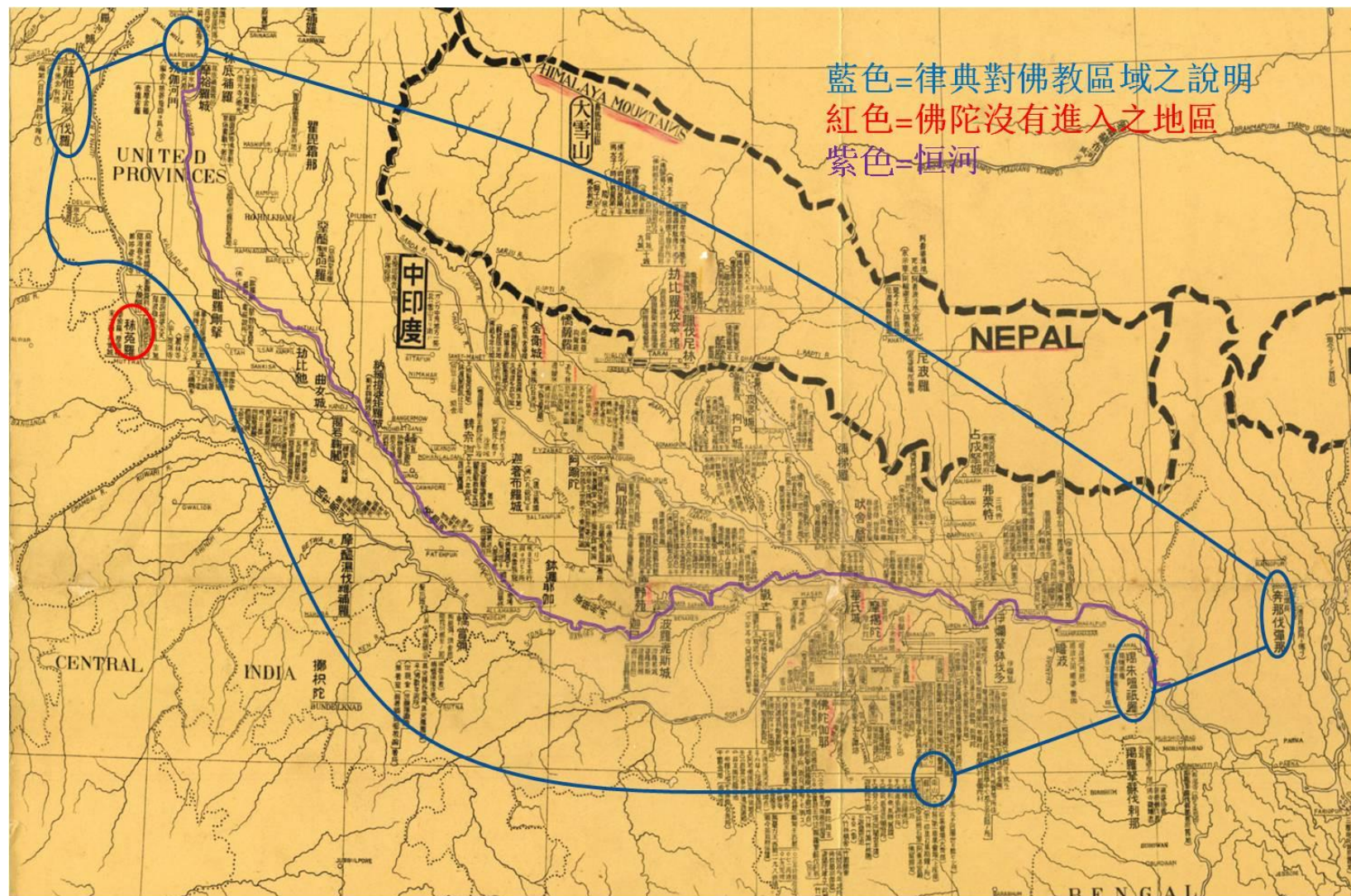
001 佛教的中國與邊地

- 佛教中國
- 邊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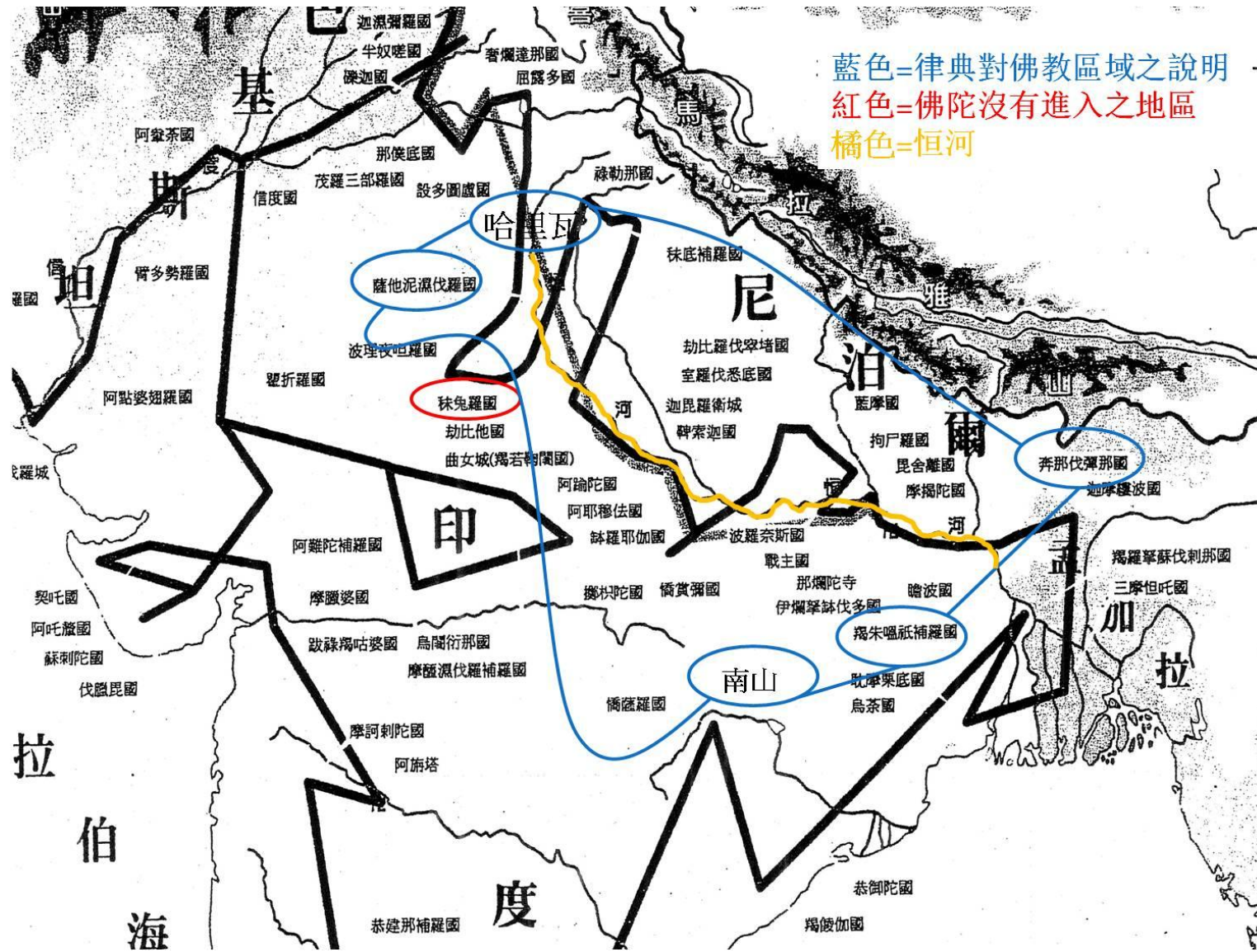


002 佛教中國的區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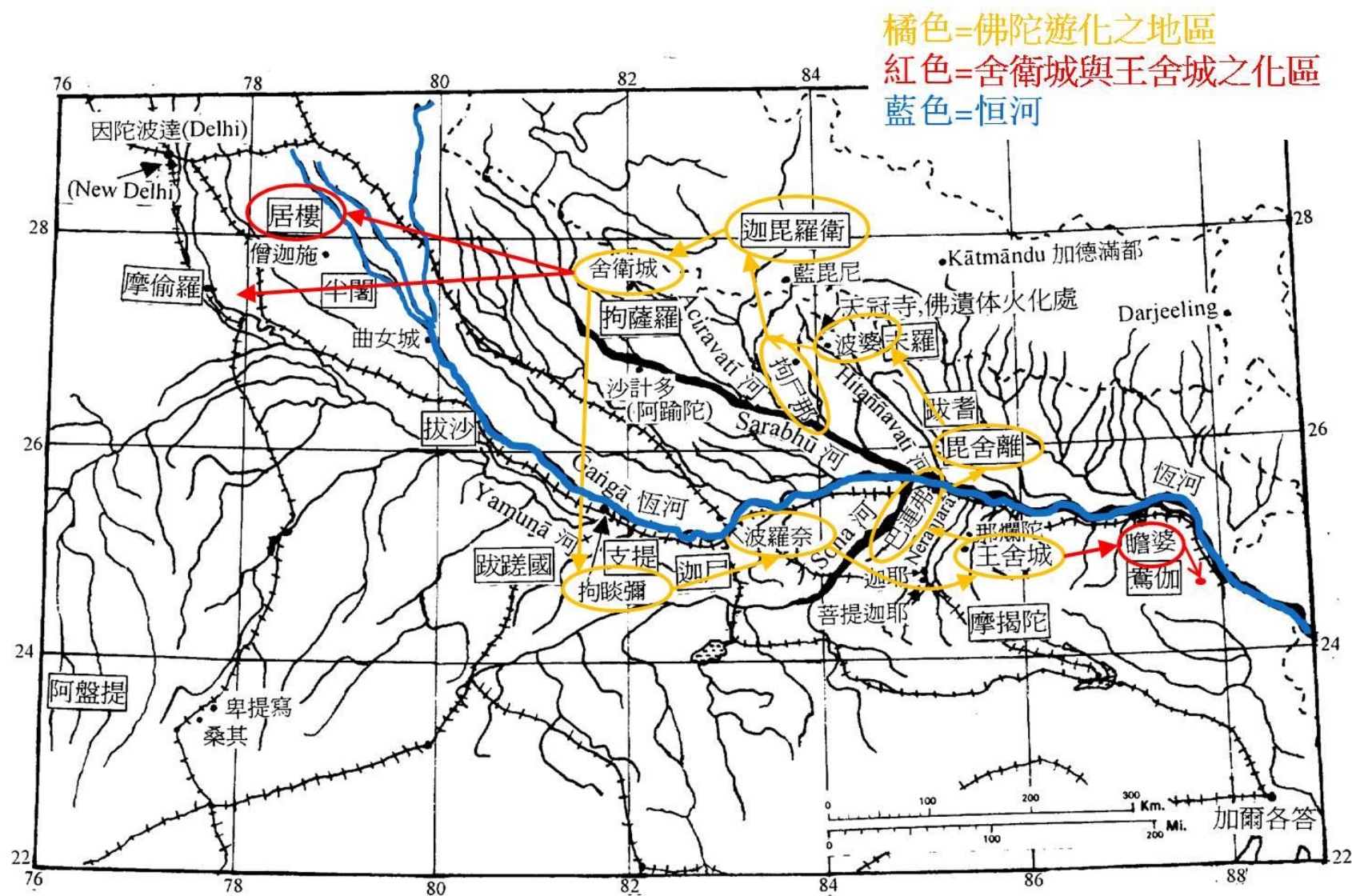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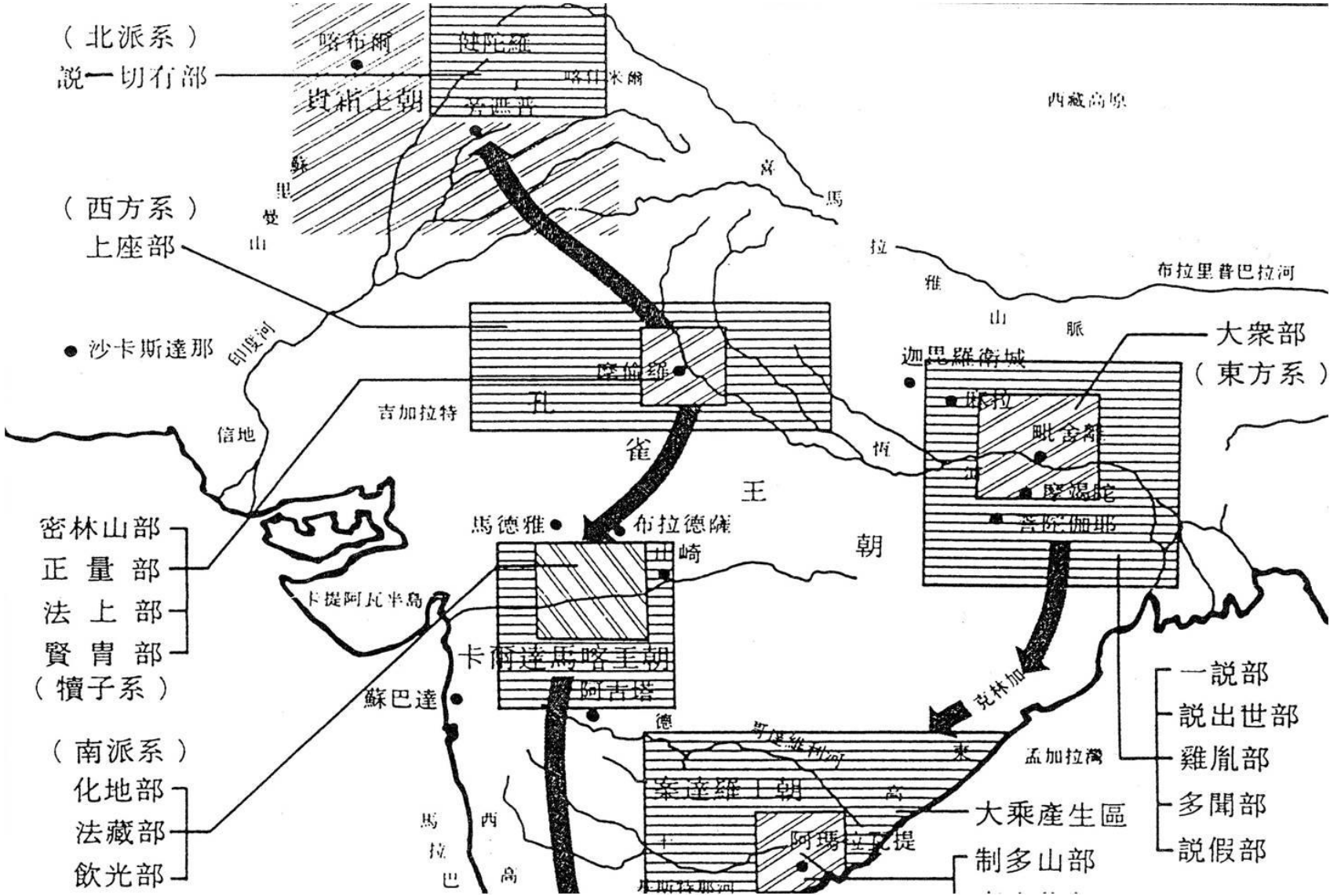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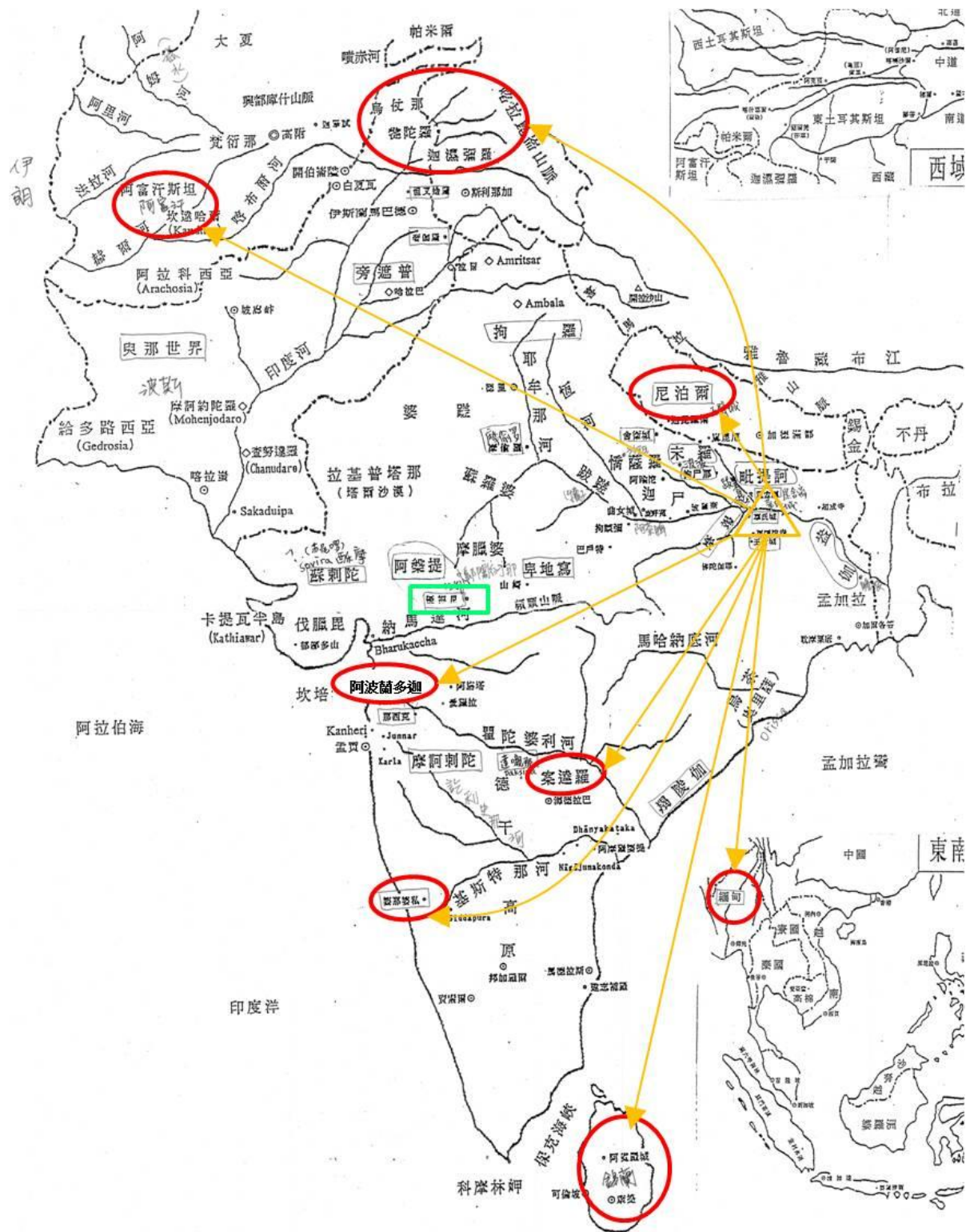
003 佛陀遊化往來路線



005 七百結集時代，分化情勢逐漸表露出來



006 阿育王派遣傳道師的區域之遼遠，已超出其統治範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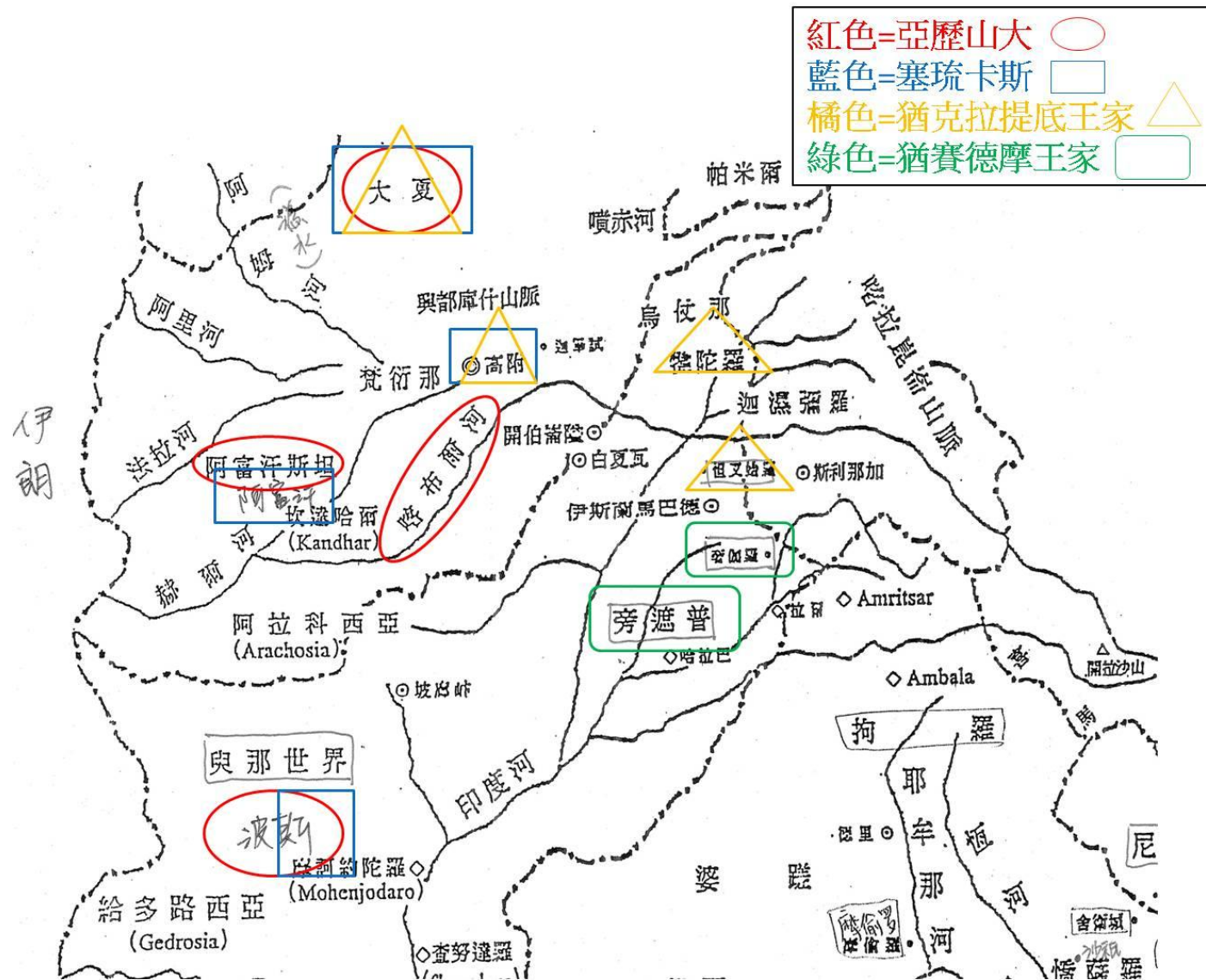


第二節、政局動亂中的佛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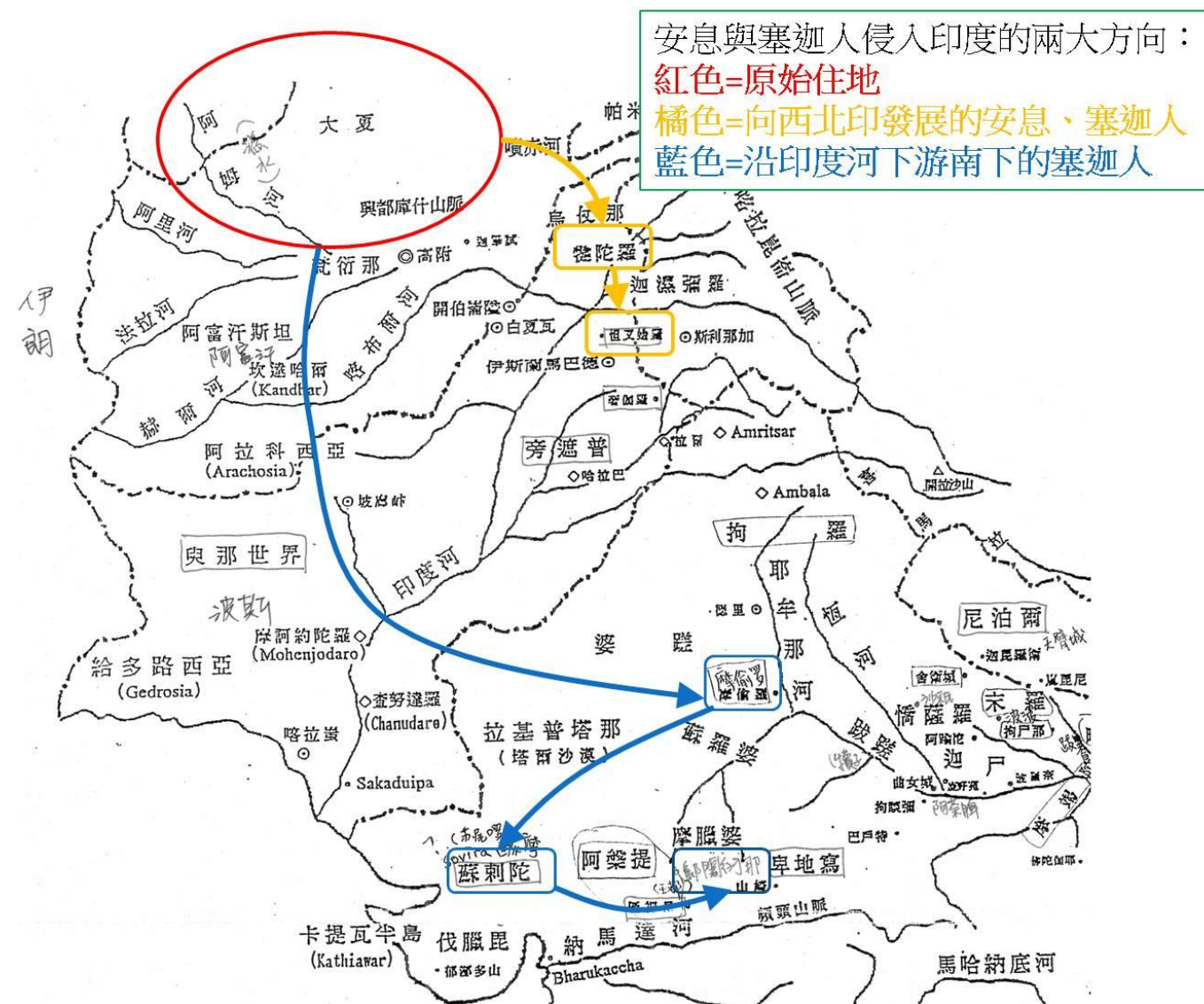
007 東南方政權分布圖



008 奧那（希臘）人勢力所及範圍



009 安息與塞迦人侵入印度的兩大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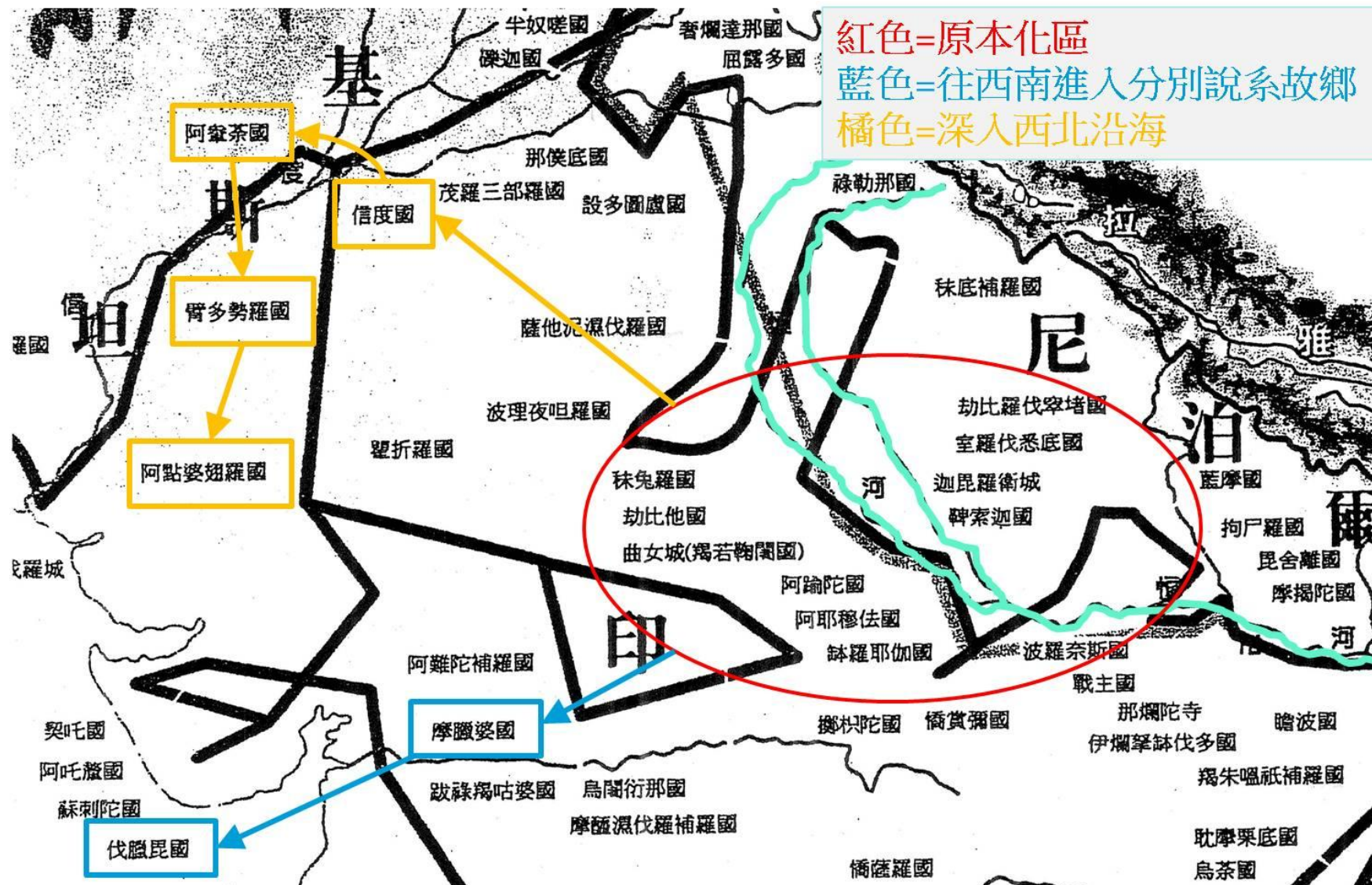
010 佛教在政局動亂中成長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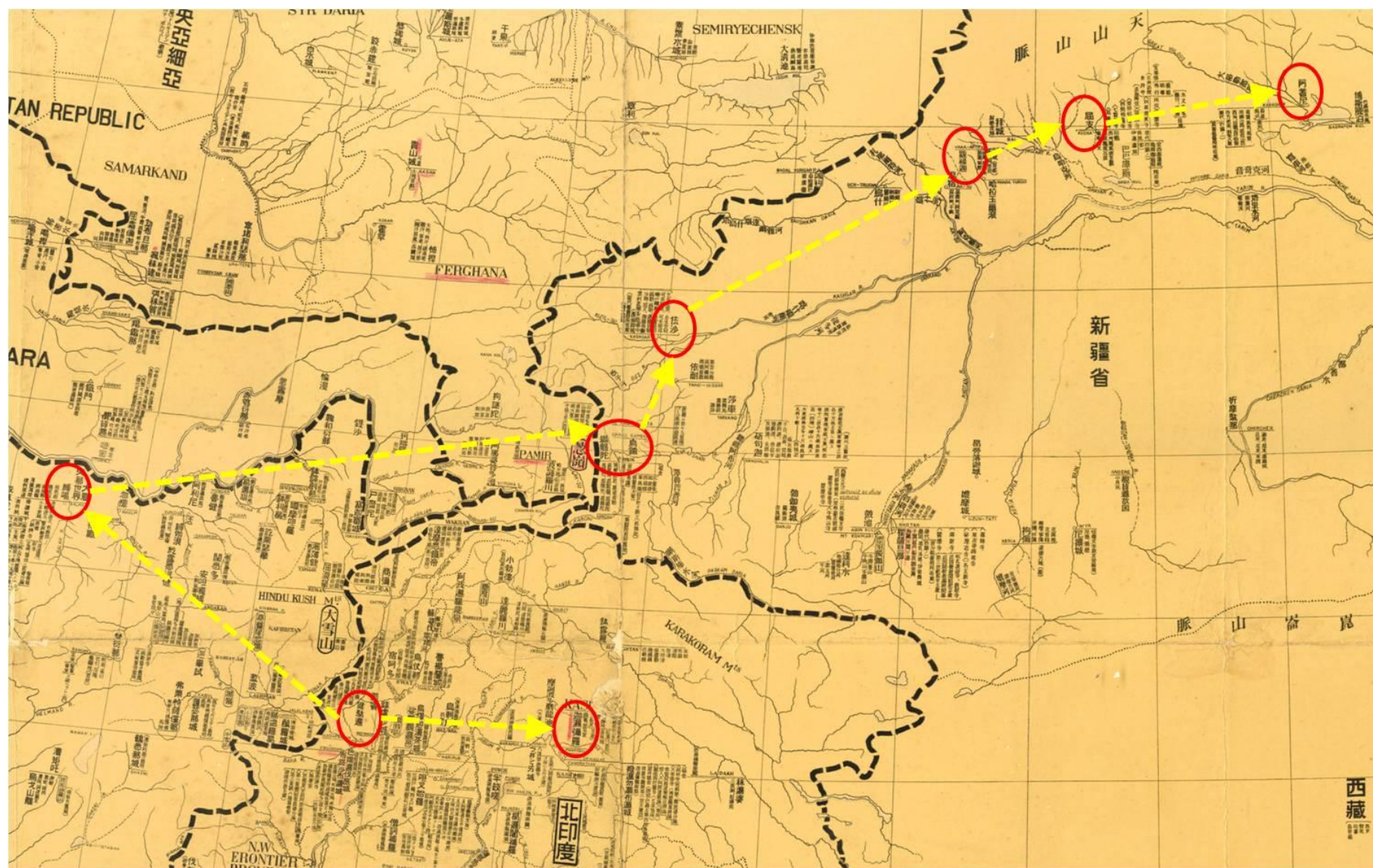
約西元前	三 百 年	二 百 七 十 年	二 百 三 十 年	一 百 年
名稱特徵	依 形 勢	依 所 持 法 義	依 人 名、地 名	依 所 持 法 義
階 段	第一階段	第 二 階 段	第 三 階 段	第 四 階 段
和合僧團	上座部 大眾部	(上座)分別說部	赤銅鑊部 飲光部 法藏部 化地部	(經量部) 說轉部
		上座部 說一切有部	犢子部 密林山部 正量部 賢曹部 法上部	
		雞胤部 (說出世部)	制多部 西山部 東山部	(方廣部) 說大空部
		說假部 多聞部 說部		



011 正量部化區示意圖



012 說一切有部的傳化示意圖



013 大眾弘傳方向示意圖



第三節、塞迦族與佛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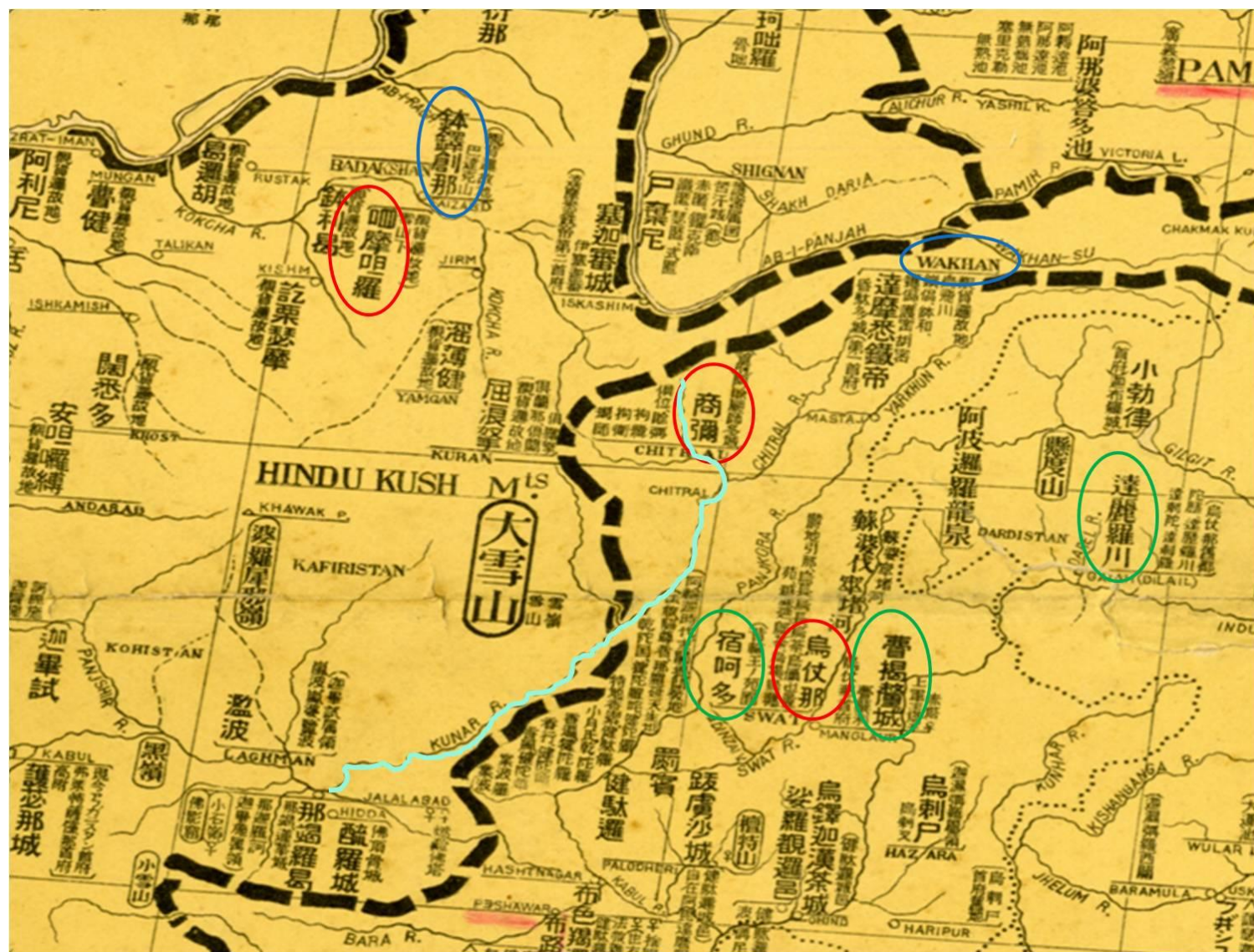
014 釋種四國所在地

釋種四國所在地，近代研究雖有異說，但大體相近	
烏仗那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今蘇婆河兩岸；左岸的岸的耆揭釐為首府，從此向東北至達麗羅川為其古都（《法顯傳》作陀歷） ➤ 《法顯傳》中的宿呵多亦屬烏仗那
商彌國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慧超·《往五天竺國傳》→ 即奢摩，也就是拘衛國（俱位、拘緯） ➤ 玄奘·《西域記》→ 波謎羅川（瓦罕山谷西南七百餘里） ➤ 楊衒之·《洛陽伽藍記》→ 瓦罕西南的山國 ➤ 《唐書》→ 大雪山勃律河北 ➤ 庫納爾河上流的 Chitral 地方 ➤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 在瓦罕附近
梵衍那國	今 Ghorband 河上流的 Bāmiyān（梵衍那）山谷間
呬摩咀羅國	舊睹貨羅境內，鉢鐸創那西二百里地方
※傳說的釋種四國，都在興都庫斯（大雪山）山區	

(1)



(2)



016 大小乘傳播示意圖

